



d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记忆传授人 / (美) 劳里 (Lowry, L.) 著; 郑荣珍译。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9.4
(启发精选纽伯瑞大奖少年小说)
书名原文: The Giver
ISBN 978-7-5434-7119-1

I. 记… II. ①劳… ②郑… III. 儿童文学—中篇小说—
美国—现代 IV.I71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76281 号

冀图登字 03-2008-011

The Giver by Lois Lowry

Copyright © 1993 by Lois Lowry
Originally Published as a Walter Lorraine Book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9
by TAIWAN MAC EDUCATIONAL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本简体字版 © 2009 由台湾麦克股份有限公司授权出版发行

书 名 记忆传授人
作 者 洛伊丝·劳里 (Lois Lowry)
译 者 郑荣珍
策 划 北京启发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台湾麦克股份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颜达 马海霞
装帧设计 苗 苗

出 版 河北教育出版社 <http://www.hbep.com>
(石家庄市联盟路 705 号, 050061)
发 行 河北教育出版社
印 刷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7
字 数 95 千字
印 数 1-8,000 册
版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34-7119-1
定 价 18.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调换 电话: 010-60695281
发行电话: 010-51690767/68

我向文学献辞

梅子涵

世界上有不少的文学家。他们写书给我们看。

他们写诗、写小说、写童话，让我们过上了文学的生活。

那真是一些才华横溢的人，多么能够想象和讲述！

他们编出吃惊的故事。他们说啊说啊总能说出吃惊的感情。

他们成功地写了一个个人，无数的人就知道了这个人，这个人就成为世界的人。

他们智慧地表达了一种思想，这个思想就成了灯光，我举过头晃动，你也映照，大家都提在手里照来照去了。

他们写出一个个句子，连成一个个段落，语言、文字就这么变为了完美的一篇、完整一本。在文学里面，我们能读到语言、文字为自己兴奋的表情，它们为自己的妙不可言吃惊！

文学的阅读、文学的生活就这样让我们平常的日子里能有喜悦掠过，能有诗意荡开，能有些渴望，能有很多想不起来的爱……

我们开始讲究情调了，注意斯文，注意轻轻地呼吸。

看见了天空的颜色，看见了风筝。

看见黑夜平淡地接在白天的后面，可是活着是不能马马虎虎的。

看见人是活在人格里的，人格都是有一个方向的，文学里的好人也是我们的友人，因为我们喜欢他们的方向；文学里的坏人也是我们的仇敌，因为我们憎恶他们的方向。

序
02序
03

看见梦幻不是空洞的浪漫，梦幻是可以让生活成为童话的。
文学的阅读、文学的生活，让人不舍得离开。
它们成了一个人日常生活外的另一种生活，因而也成了日常生活里的一种生活。

我们就这样既是在文学的外面，也是在文学的里面；我们想念着文学的里面，也呼应着文学的外面；我们说着文学里面的故事给文学外面的人听，文学里面的快乐和感动就成为文学外面的日子的部分。

这样活着，珍贵的生命多了丰富，感觉的位置也不是在低处了。
我们在高处站立。
我们看望得很远。

文学就是这么好的一种东西。
所以文学是必须搁在童年面前的；童年必须经常地在文学中。
这不是一件需要举行启动仪式的事。
它越是简单地开始，越是能最真实地进行。它越是不隆重地被捧在手里了，它就越是在真的接近隆重。

这么说的时候，我就又想起那本法国小说里的少年，他十四岁，叫扬内茨，是波兰人。波兰被纳粹德国占领了，他住在父亲为他挖的三米深四米宽的洞里，洞在森林里，他的父亲已经战死。不远处的公路上有德国人的巡逻车和子弹，可是他却从洞里走出来走到另外一个洞里去。那里聚集着二十几个游击队员，很多都是年轻的大学生。他们有的是走了十几公里的危险道路而来，他们挤在这洞里，聆听一种

声音，这种声音就是音乐。他们聆听肖邦的钢琴曲，它正从一张唱片里放出来。然后聆听一个人朗读童话，童话的名字叫《山丘小故事》，是英国的吉卜林为孩子们写的。

在这个藏身躲命的洞里，音乐和童话是如此隆重！
年少的孩子、游击队员和年轻的大学生们如此隆重。
因为他们小的时候，这样的聆听和阅读是日常的，所有的盼望都来自记忆。有了体面的习惯的人，甚至会在艰难的呻吟里把隆重安排好。这个十四岁的少年和那些游击队员们，后来解放了祖国。

我把这一些话搁在我们的这一套完美的儿童文学书籍的前面。
这是我对文学的献辞。
我对阅读的献辞。
我对童年的献辞。
我对纽伯瑞的献辞。

这位叫纽伯瑞的英国人，是人类最早的为儿童写书、设计书、出版书的人。他是一个让儿童的阅读快乐着荡漾起来的人。他的生命、他的实业和事业、他的人格名声、他身后的一切，也都在童书和童年的快乐里荡漾。这个杰出的人，在这个非常有重量的儿童文学奖里，一直灿烂了！这么多年来，当那些手里拿着选票的人，把它投给一本书的时候，心里都会珍重地掂量掂量，它会影响灿烂吗？

纽伯瑞奖，盛放进它的奖里的一本本给孩子们的书，于是也就灿烂了。很多年都灿烂。我们把这些灿烂捧到手里吧。

儿童文学评论家 郑荣珍

找回选择权

儿童文学评论家 郑荣珍

对于未来，我们总是怀抱奇思梦想。也许穿越时空的飞行器已经发明，也许饮食方式起了革命，也许学校的学习不再是一场噩梦，也许星球之间早已没有了藩篱。因此科幻小说兴起，以破除现实世界规则的天马行空，建构虚拟的未来世界；然而未来世界出其不意的逻辑，乍看之下或许充满新意，但是新世界的新逻辑，却可能隐含更多生存的难题、人性的考验，这也是科幻小说令人怦然心动的地方，它迫使人们正视文明演进的轨迹，提出未来可能产生的危机，让读者不得不回头审思眼下的生活和脚步。

在1994年获得美国纽伯瑞儿童文学金牌奖的《记忆传授人》，看似写实，细读之下，方知进入了一个乌托邦世界，是一部描绘未来社区生活形态的科幻小说。书中没有邦国观念，取而代之的是社区意识。

故事以即将迈入十二岁的乔纳思为主轴。乔纳思最喜欢每年的十二月，因为众人翘首盼望的社区“大庆典”就要来了，它不是指的圣诞节，因为社区里没有宗教意识，而是所有十二岁以下的孩子，都将在这一天一起进级，领受长一岁的贺礼。比如一岁的孩子将有自己的名字，八岁的孩子可以开始依据兴趣当义工，九岁的孩子可以领到自己的自行车，最重要、也最受关注的是：十二岁的孩子将获知将来被派任什么工作。

在这则科幻故事里，令人眩目的不是机器战警或奇形异状的外星人，而是截然不同的生活型态：一个经过精心设计的社区。它的领导结构很简单，最高单位是长老会，由一群社区里最具智能的长老组成，负责决定社区的大事、法则、众人的生活和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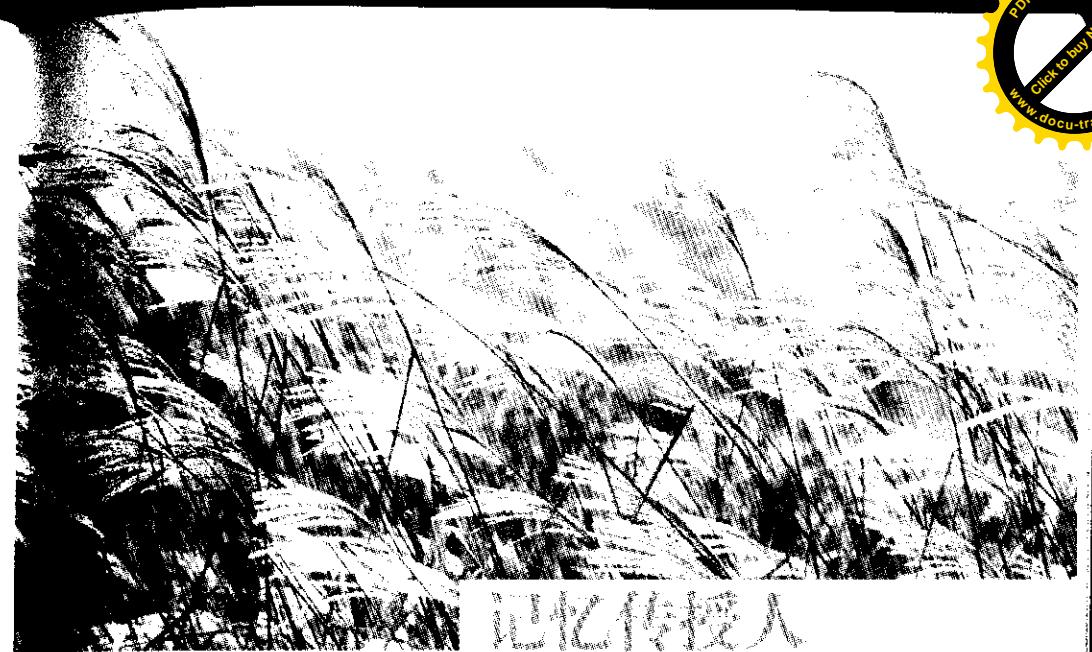
为了让农作物有最佳产能，这里始终保持恒温，没有春夏秋冬，没有

太阳、月亮、动物和风雨。为了将危险减到最低，不让大家有病痛，这里没有汽车，用药免费，一般的妇女不用生育，而由职业“孕母”代理。为了避免增加社区成本和保持稳定，成长迟缓的婴儿、年纪过大的老人、第三次犯错的犯人，都要被“解放”，也就是安乐死。

这里崇尚一致性，避谈个人特质，以免凸显差异。因此不需色彩，每个人也丧失色彩辨识能力，每家每户住同样的房子，用同样的家具，吃分配的食物，过着单调统一的生活。

唯恐居民判断力不足，做了错误的选择，长老会还为大家决定人生的伴侣、一生的工作，为每个家庭分配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只有八岁到十二岁的孩子可以选择自己想要担任的义工，享受自由选择的快乐，并借此让长老了解每个孩子的特点和能力，然后在十二岁的庆典中，每个孩子就会知道自己被派任的工作。

书中主角乔纳思在“十二岁的庆典”里，被指派担任“记忆传授人”的职务。这是一项备受尊崇的工作，只有最聪明、最有智能和勇气超强的人，才可能中选。在“上级指导员”——现任记忆传授人的带领下，乔纳思一点一滴地领略到：过去的世代里，所有的东西都有颜色，生活中处处有选择，有冒险的快乐，也有温馨的情与爱；当然也有残酷的战争，病痛、伤害、饥饿的痛楚，以及使人心碎的生离死别。而这些，在他十二岁生日以前不曾经历过；甚至整个社区除了记忆传授人之外，也无人知晓。所以他们需要像他这样的人，来传承过去的经历，以便在适当的时机，给予大家智慧的建议。



记忆传授人

目录 CONTENTS

乔纳思在接收记忆的过程中，体验了过去家庭组成方式特有的温馨、关爱，享受了色彩缤纷的喜悦，也经历了战争严酷的伤痛，他这才发现：在自己所处的乌托邦社会里，虽然不用担心饿肚子，不用担心没工作，甚至不用担心身体不适，但是单调、没有变化、没有选择权的生活竟是如此的无趣。

他慢慢体会到现有的社区缺乏真爱，逐步认清社区制度的不合理与严重缺失：人与人之间过度冷淡，缺乏对生命最基本的怜惜、对个人差异的尊重；于是他最后决定逃亡。因为记忆传授人曾经说过，记忆传授人一旦离开，所有的记忆就会重回社区成员的身上，让大家体会人与人间的差异性，并能运用判断力获得选择权的快乐。

在本书的最后两个章节里，作者描绘了乔纳思身心受到饥饿、恐惧、寒冷的煎熬，以及逐渐步入另一社区的喜悦，却没有明确点出乔纳思的逃亡行动是否成功，而是以乔纳思仿佛看见圣诞节佳节合家团聚的温馨情境结束，留下了一个让读者思考、想象的空间。因而这本虽然没有感官刺激，却被公认为最能激发阅读兴趣的科幻小说，在美国出版后，旋即引起孩子们的热烈讨论。到底乔纳思是否抵达了另一个他所向往的社区？或一切只是他临终前的幻想？学校的老师也很喜欢在课堂上让学生讨论书中想要传达的价值观，探讨社会的各种形式，并借此引导孩子尊重历史、珍惜眼前所拥有的一切。

01 分享	001
02 养育婴儿	013
03 视觉变化	023
04 义工	030
05 激情	038
06 升级典礼	045
07 分派工作	056
08 记忆传授人	066
09 特殊规则	074
10 储存记忆的人	082



记忆传授人

目录 CONTENTS

11 记忆传送	092
12 看见颜色	102
13 异于常人的生活	113
14 安抚加波	126
15 战争的痛苦	138
16 爱的传导	141
17 格格不入	151
18 记忆回流	161
19 解放真相	169
20 计划远离	177
21 逃亡	190
22 亲身体验	199
23 向往的地方	204

01 分 享

十二月就要到了，乔纳思开始感到恐惧。不对，不是恐惧，乔纳思心里想着，恐惧是指对即将发生的事情深感不安。一年前，一架来路不明的飞机在社区上空盘旋了两圈，当时他确实觉得恐惧。那两次，他都亲眼所见。当时他眯着眼睛望着天空，看见那架外型优美的喷气机快速飞掠而过，飞机的身影远去后，才听到它轰轰的声响。过了一会儿，同样一架飞机，又再次从另一端疾飞而来。

起初，他只是单纯地被吸引，因为平常飞行员飞越社区上空是有规定的，所以以前从没机会这么近距离打量飞机。有时候飞机载运补给品，横越河面后降落在河对岸，孩子们就会骑着自行车，来到河岸，着迷地看着飞机卸货、起飞，最后朝西方远离社区的地方飞去。

但是，一年前的那架飞机不一样。它不是那种外型矮

壮、肚子圆鼓鼓的货机，而是一架机头尖尖、单人驾驶的喷气机。当时乔纳思焦虑地四处张望，看见其他人包括大人和小孩，也跟他一样，通通停下手边的工作，困惑地等待着，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接着所有的居民接到指令，进入最近的建筑物，不准随意走动。扩音器里传出刺耳的声音：“立刻行动，把自行车留在原地。”

乔纳思不假思索，马上把自行车丢在家后头的小径上，跑进屋子里，独自留在屋内。他的父母都外出工作了，妹妹莉莉那时正在幼儿园消磨她下课以后的时光。

他从前面的窗户看出去，街道上空无一人。平常在这时刻，往来频繁的清道夫、环境美化人员和食品送货员，这会儿都不见了。路边到处是被匆忙扔下的自行车，有辆自行车车轮朝天，还在旋转着。

那时他真的害怕，他强烈地感觉到整个社区剑拔弩张的气氛。他的胃不禁剧烈地翻腾起来，身子也不由自主地跟着发抖。

可是，什么也没发生。几分钟之后，扩音器再度响起，这次语气较缓和、轻松，广播员解释说：有位正在受训的驾

驶员读错了航行指示说明，所以转错了弯，飞错了方向。

“不用说，他会被解放的。”扩音器里的播音员在播送最后这条消息时，语气带着嘲讽，仿佛自己都觉得有点儿好笑。虽然乔纳思深深明白这种声明背后的严肃意涵，却也不禁微微一笑。对于在社区中奉献心力的市民来说，解放就是最后的判决，是一种可怕的惩罚，一项令人惊惧的失败声明。

如果孩子们在玩游戏时，用这个词语来嘲笑玩伴接球失误或赛跑时跌跤，是会被大人斥责的。乔纳思以前就有过一次这种经历，那次亚瑟犯下一个不该发生的错误，害得他们球队输了比赛，他对自己最要好的朋友大叫：“就这样，亚瑟！你被解放了！”结果他马上被带到旁边去，教练严厉地批评了他一顿。他低头认错，非常惭愧，赛后还跟亚瑟道歉。

现在，他一边沿着河边小径骑着自行车回家，一边回想起那种恐惧的感觉。

他记得那次飞机在天空快速飞行，带给他一种难忘的、胃痉挛的恐惧，这跟现在十二月缓缓逼近所带给他的感受大不相同。他努力寻找最精确的字眼，好形容自己的感觉。

乔纳思对遣词用字一向小心翼翼。不像他的朋友亚瑟，

老是说得太快，又夹七夹八的，单字和词组乱用一气，说到最后，让大家听也听不懂，还很有“果笑”。

乔纳思微微一笑，想起那天早上，亚瑟跟平常一样又迟到了。当他上气不接下气地冲进教室时，大家正在唱颂早晨的《圣歌》。等全班同学唱完最后一段爱国者的赞美诗，回到自己的座位时，亚瑟仍旧杵在那儿，按照规定向大家道歉。

“很抱歉，我给共同学习的班级添了麻烦。”亚瑟一边喘气，一边快速地说了一遍标准道歉语。老师和全班同学都耐心地等待他的解释。有的同学则在窃笑，因为大家已听过太多次亚瑟的解释了。

“我准时出门，但是骑车到养殖场附近，看见工作人员在为鲑鱼分类，我实在忧心如焚，就立在旁边呆呆地看着。”

“我向所有的同学道歉！”最后亚瑟说完，将皱巴巴的袍子抚平，坐了下来。

“亚瑟，我们接受你的道歉！”全班整齐划一地念诵标准答复，许多同学咬住嘴唇，以免笑出声来。

“亚瑟，我接受你的道歉。”老师也微笑着说，“此外，我还要感谢你又提供一个机会，让大家上上语文课。用‘忧心

如焚’这个词来形容对鲑鱼分类的担心，太强烈了一点。”他转身在黑板上写下“忧心如焚”四个字，接着又在旁边写出“有些担心”四个字。

乔纳思快到家了。一想起这件事，不禁又笑了起来。他一边想着，一边把自行车停进门边窄窄的停车位。他也知道用“恐惧”这个词来形容自己的感觉是不对的。现在十二月就要到了，这个形容词太强烈了。

这个别具意义的十二月，他期待已久。既然日子就快到了，他也不用再恐惧了。但是他很……急切——没错，就是这个字眼，他急切地希望日子快点到。当然，他也很兴奋，所有十一岁的孩子对未来要做什么，都很兴奋。可是一想到可能发生的状况，他不禁又紧张得哆嗦了一下。

焦虑，乔纳思决定了，用这个字眼来形容自己目前的心境最准确。

“今天晚上谁第一个志愿分享他的感觉？”在晚餐的最后分享时段，乔纳思的爸爸问。

每天晚上分享他人的感觉，是每户人家的例行活动。有时候，乔纳思和妹妹莉莉会为了谁先讲话而起争执。他们的

双亲也会在每天晚上说说他们的感觉；不过，就像所有的父母、所有的大人一样，他们不会为了谁先谁后费心思。

乔纳思今晚也不会，今天晚上他的感觉太复杂了。他想跟大家分享这些感觉，但是即使他知道爸妈会给他协助，他也还不急着跟大家述说自己错综复杂的情绪。

“你先，莉莉。”他对妹妹说。莉莉才七岁，还非常小，她正不耐烦地坐在椅子上扭来扭去。

“今天下午，我好生气，”莉莉开始说话，“我们幼儿园这一班原本在游乐场玩，突然来了另一个也都是七岁孩子的班级。他们完全不遵守规则。其中有个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的男孩儿，直接插队到最前面去溜滑梯，根本不管我们这些排队等候的人。我很生气，就把手握成拳头，像这样。”

她把手握紧，变成拳头状。家人看她做出这个挑衅的动作，不禁微笑了起来。

“为什么你会觉得那些孩子不守规矩呢？”妈妈问。

莉莉想了一下，摇摇头：“我不知道，他们的行为就像……就像……”

“动物？”乔纳思猜着，然后哈哈笑起来。

“没错，”莉莉也哈哈笑起来，“就像动物。”没有一个孩

子确切地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不过大家常用这个字眼来形容没有受过教育、笨拙或环境适应能力不良的人。

“那些孩子是从哪里来的？”爸爸问。

莉莉皱皱眉头，努力回想。“老师说过，但是我想不起来。我想我没有很专心听。他们是从另一个社区来的，他们很早就出门，必须在巴士上吃午餐呢。”

妈妈点点头：“你想，会不会是他们的规矩跟我们的不一样？所以不知道你们游乐场的规矩？”

莉莉耸耸肩，点点头：“可能是吧。”

“你们不是也拜访过其他社区吗？”乔纳思问，“我们班上常有这种活动。”

莉莉又点点头：“我们六岁时，曾经去另一个社区参观，一整天都跟他们六岁的班级一起生活。”

“在那里你有什么感觉？”

莉莉皱皱眉头：“我觉得很奇怪，因为他们的方法跟我们很不一样。他们学习一些我们还没学过的习俗，所以我们觉得自己像笨瓜。”

爸爸兴味十足地听着。“我想，莉莉，”他说，“那个男孩儿为什么不守规矩，你看，那个男孩子来到一个新地方，

完全不懂这里的规矩，他会不会也觉得很奇怪，觉得自己像笨瓜？”

莉莉想了一会儿，最后说：“会。”

乔纳思说：“我觉得他蛮可怜的，虽然我不认识他，但是想到有人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对什么都好奇，又时时觉得自己很笨，我就为他感到难过。”

“你现在有什么感觉呢，莉莉？”爸爸问，“还在生气吗？”

“不生气了，”莉莉肯定地说，“我想他的确很可怜。很抱歉我曾经气得握拳头。”她微微一笑。

乔纳思也对妹妹笑了笑。莉莉的感觉非常直接、单纯，也非常容易解决。回想自己七岁的时候，应该也是同样的状况吧！

接下来轮到爸爸说话了，虽然乔纳思不够专心，但仍礼貌地表现出聆听的模样。爸爸解释当天因为有位新生儿成长得不太顺利，让他十分担心。乔纳思的爸爸是个养育师，每位新生儿在生命初期，不管是身体或情绪上的需求，都由像他这样的养育师来负责照顾。这是一份非常重要的工作，但乔纳思很清楚，他对这项工作始终不感兴趣。

“小宝宝是男生还是女生？”莉莉问。

“男生。”爸爸说，“长得很讨人喜欢，性情也很好。但是他的成长速度跟不上同龄的孩子，又睡得不安稳。我们把他转到特别看护区，给他补充更多的营养和照顾。但是，委员会已经在考虑要将他解放。”

“天哪！不会吧！”妈妈同情地叫了起来，“我知道你一定会很难过的。”

乔纳思和莉莉也同情地点点头。解放新生儿总是伤感，因为他没犯什么错，就丧失了享受社区生活的机会。

“解放”通常用来惩罚，只有两种情况例外：一个是对老年人的解放庆典，欢庆一生丰足圆满；另一个就是新生儿的解放仪式，让人有万般无奈的感觉。对于养育师，比如像爸爸这样的人来说，那无异于是宣称自己的任务失败了，幸好这种情况很少发生。

“不过，”爸爸说，“我会加把劲儿努力改善的。我想要求委员会允许我晚上带他回家过夜，希望你们能同意。你们也知道那些夜班养育师的水准，我认为这个小家伙需要特别的照顾。”

“当然没问题。”妈妈说，乔纳思和莉莉也点点头。他们

OIO

记忆传授人

以前就听过爸爸抱怨晚班工作人员的素质不佳。由于要求不严，所以晚班的养育工作都由一些缺乏兴趣、技术较差或无法胜任白天工作的人来担任。也因为这样，有许多晚班的工作，是由申请不到配偶的人来担任的，偏偏他们天生缺乏跟别人互动的能力，而这却是建立家庭的必备素质。

“也许，我们可以把他留下来。”莉莉露出甜美的笑容，一副天真无邪的模样。乔纳思很清楚，那表情是装出来的，其他家人也都明白。

“莉莉，”妈妈笑着提醒她，“你明明知道规矩。”

两个小孩——一男加一女，这是每个家庭的标准模式。社区法则里写得清清楚楚。

莉莉咯咯笑了起来。“好吧！”她说，“我还以为可以破例呢。”

接下来轮到妈妈说她的感受。妈妈在司法院地位很高，今天她审判了一位有前科的违规者。她原本希望这个人在上次犯规后，接受了公平的惩罚，会重新开始工作，融入家庭生活，没想到他又被带到她面前。她感到无比地沮丧和愤怒——她竟然对他的人生毫无影响，这一点甚至让她觉得愧疚。

The Giver

OII

“我很替他忧心，”她倾诉着，“你们也知道，法则上明明白白地规定，没有第三次机会了，如果第三次违规，就只有解放一条道儿了。”乔纳思打了个冷战，这种事发生过。在他十一岁的班上，有个男孩儿的爸爸在很多年前被解放了。没有人敢提这件事，因为不光彩的事是禁止讨论的。这实在太难想象了。

莉莉站起来，走到妈妈身边，轻抚着妈妈的手臂。爸爸从他的座位上伸出手，握住妈妈的手。乔纳思则握住妈妈的另一只手。

他们一个接一个安慰妈妈，很快地，妈妈重展笑颜，说谢谢大家，自己的心情好多了。

分享的仪式继续进行，爸爸问：“乔纳思，你今天是最后一个喔。”

乔纳思叹了一口气。今晚，他宁可把自己的情绪隐藏起来，不过，当然喽，这是违反规定的。

“我非常地焦虑。”他坦白道，一边心底暗自高兴，终于找到贴切的字眼。

“为什么会这样呢，儿子？”爸爸露出关怀的神情。

“我知道其实没什么好担心的，”乔纳思解释说，“而且

012

记忆传授人

The Giver

013

每位成年人都通过了这关。我知道爸爸是，妈妈也一样。现在十二月就快到了，一想到典礼我就焦虑不安。”

莉莉睁大眼睛往上看，用敬畏的声音小声说：“十二岁的典礼哇。”即使是小孩，就像莉莉，或比她更小的，也都知道自己未来要经历这道关卡。

“我很高兴你说出自己的感受。”爸爸说。

“莉莉，”妈妈对小女孩招招手说，“去做该做的事，先把睡衣换上。爸爸和我留在这里，跟乔纳思再多谈一会儿。”

莉莉叹了一口气，顺从地爬下椅子：“是个别谈话吗？”她问。

妈妈点点头说：“对，我们要跟乔纳思单独谈一谈。”

02 养育婴儿

乔纳思耐心地等着爸爸又倒了一杯咖啡。

“你知道，”爸爸终于开口了，“在我小时候，每年的十二月，我都非常兴奋。我很确定你和莉莉也一样。十二月总会带来很多的变化。”

乔纳思点点头，他还记得自己变成四岁的那个十二月，之前的十二月他就不复记忆了。不过，他努力地观察了莉莉早年的每个十二月。他还记得他们家接受莉莉的日子，她就在那天接受命名，变成一岁。

为一岁孩子举办的典礼非常热闹、有趣。每年的十二月，所有在这之前一年诞生的新生儿，都变成一岁。每个岁级通常都有五十个小孩——除非有人被解放。打从一出生就负责照料他们的养育师，会把他们带到台上来。有的小孩已经会迈开小腿，摇摇晃晃地走路；有的可能才几天大，还包

在襁褓里，由养育师抱着出场。

“我很喜欢命名典礼。”乔纳思说。

妈妈也颇有同感地微笑着：“在接受莉莉那一年，我们当然事先就知道会获得到一名女婴，因为我们提出申请，也获得批准。但是我们很好奇，不知她会叫什么名字。”

“在典礼之前，我原本是可以偷偷地溜进去查看名单，”爸爸说，“因为委员会事先拟好的名单就放在养育中心的办公室里。”

“事实上，”爸爸继续说，“这样做会让我觉得不安。但是，今天下午我还是溜进去偷看命名的名单。我赶紧找到第三十六号，也就是我一直很关心的那个小家伙。因为我突然想到，如果我可以叫他的名字，也许他的发育会更好。当然是趁私下里旁边没人的时候才叫。”

“你找到了没有？”乔纳思问。他被爸爸的话给吸引住了，虽然爸爸违反的规则不严重，但是光想到爸爸违规，就够他心惊胆战的了。他偷偷瞄了妈妈一眼，因为妈妈平常的工作就是维护法规。还好，妈妈在微笑，他松了一口气。

爸爸点点头：“如果他没在命名典礼前被解放的话，他会叫做加波。所以现在趁着每四个小时喂食的机会，还有做

运动和玩游戏的时间，我就这样小声地叫他。只要不被人听见就行了。”

“事实上，我是叫他‘加波’。”爸爸说完，笑了一下。

“加波。”乔纳思觉得这是个好名字。

当年，他们家获得莉莉并知道她的名字时，乔纳思才五岁，但他仍清楚地记得家中兴奋的气氛，以及围绕她的话题：不知妹妹长什么样子？个性怎样？能不能跟他们一家合得来？他还记得跟着爸爸妈妈上台时，爸爸就站在他身边，因为这年爸爸自己要领新生儿，不是以养育师的身份出席。

他还记得妈妈抱着新妹妹，放到他的臂弯中，在这同时，大会当众宣布文件上的资料：“第二十三号新生儿，莉莉。”

他还记得爸爸笑容满面，小声咕哝着：“她是我最喜欢的宝宝之一，我一直希望就是她。”大家鼓掌庆贺，乔纳思也不禁露齿一笑。他喜欢妹妹的名字。那个时候莉莉已经醒了，正挥舞着小拳头。后来他们便走下台来，让位给下一个家庭。

爸爸开口说道：“当我十一岁、跟你现在一样年纪时，也是急切地等着十二岁典礼的到来。典礼长达两天，但我只对

一岁的典礼和妹妹的典礼有兴趣，至于其他的典礼就不怎么在意了。在她九岁那一年，她得到了自行车，事实上，之前我已经用我的自行车，偷偷教她怎么骑了。虽然按规定我不应该这样做。”

乔纳思笑了起来，有些法则大家不是很当一回事，不太遵守，甚至还违规。照规定，孩子会在九岁那年得到自行车，所以九岁以前不准骑车。但是，几乎所有哥哥或姐姐，都会暗地里教弟弟或妹妹。乔纳思自己早就在想要怎样教莉莉了。

大家曾经提议修改法则，要求早一点提供自行车，也成立了专门委员会研究可行性，但始终没有下文，所以现在只要有议题要讨论，大家就会开玩笑地说，等修法完成，委员们早已经变成老人了。

改变规则很难，但如果事关重大——不像只是几岁给自行车这种小事——那就呈报给记忆传承人定夺。记忆传承人是社区里地位最崇高的长老。乔纳思从未看过他，只知道他不轻易露面。不过，委员们是不会拿自行车这种小事去打扰记忆传承人的。他们只会争辩上几年，直到人们忘了这回事。

爸爸继续说：“我兴奋地看着自己的妹妹卡迪雅变成九

岁，拿下头发上的蝴蝶结，得到她的自行车。”爸爸说，“至于十岁和十一岁的典礼我本来就心不在焉，我一直在等十二岁庆典，仿佛等了永恒那么久，在第二天结束之前，终于轮到我了——那就是我十二岁的庆典。”

乔纳思颤抖了一下，他在脑海里勾勒着爸爸少年时的模样，他那时一定很害羞、很安静地坐在同伴中，等着被叫上台。十二岁的典礼是整个典礼的压轴，非常重要。

“轮到我的时候，我爸爸妈妈感到无比光荣，我的妹妹也是。虽然她很想到外面光明正大地骑自行车，但是，她一点也不烦躁，反而坐得直直的，非常专注。不过，老实说，乔纳思，这场典礼的悬念对我来说没你的高。”爸爸说，“因为我已经很清楚自己会被指派什么工作。”

乔纳思很惊讶，不可能有人事先知道呀。这是一项秘密工作，由社区的领导者——长老委员会负责遴选。他们的保密工作可以说滴水不漏，甚至在指派工作时也不准开玩笑。

妈妈看起来也很惊讶：“你怎么可能事先知道？”

爸爸露出一贯温和的笑容：“因为情况太明显了——就连我的父母事后也承认，只要根据我的爱好判断，就不难推测出来。我一向喜欢新生儿，当同龄的朋友在比赛自行车

或用积木搭建交通工具、建筑物的时候，或……”

“没错，我跟朋友都做这些事。”乔纳思插话说。妈妈也同意地点点头。

“当然，我也参与各种活动，因为孩子本来就应该多方尝试。跟你一样，乔纳思，我在学校也很用功读书。但是，一次又一次，在课余时间，我总是不由自主地被新生儿吸引。我几乎把所有当义工的时间都花在育婴中心。长老们当然知道这件事，他们一直在观察。”

乔纳思点点头，过去这一年，他也意识到长老们对他的观察越来越密切。不管是在学校、娱乐中心或义工时间，长老们都注视着他和其他十一岁孩子的一举一动。他看到过他们写笔记，也知道长老们还跟所有十一岁孩子以往的老师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

“所以我期待这样的结果，也很开心有这样的结果。听到长老们指派我担任养育师，我一点都不意外。”爸爸说。

“即使是意料中的事，大家还会鼓掌喝采吗？”乔纳思问。

“哦，当然啦，大家都为我高兴，因为这是我最想要的工作，我觉得非常幸运。”爸爸微笑着说。

“在你那一年，有没有哪个十一岁的孩子感到失望？”

乔纳思问。不像爸爸，他对于自己未来可能被指派什么工作，一点儿概念都没有。但他知道有哪些工作自己肯定不喜欢。比方说，虽然爸爸的工作很崇高，但是他一点儿也不想当养育师。劳工也不是他羡慕的对象。

爸爸想了一下。“没有，我想是没有。毕竟长老们在观察和遴选时，是非常小心谨慎的。”

“这很可能是我们社区最重要的工作。”妈妈下评论。

“我的朋友尤雪蔻很惊讶自己被指派担任医生。”爸爸说，“知道消息后，她非常激动。让我再想想，还有安德烈，当我们还是小男孩时，他不喜欢运动，休闲时都在盖积木，义工时间也都在基地帮忙。长老当然非常清楚这一点，所以安德烈被指派当工程师，他可以说是如愿以偿。”

“安德烈后来设计了那座跨越河面、通往城西的大桥。”乔纳思的妈妈说，“在我们小时候，还没那座桥。”

“乔纳思，很少人志趣不符。你大可不用担心这件事。”爸爸再次安慰他，“万一你真的不满意，还可以向委员会上诉。”大家一听到“向委员会上诉”，又笑了起来。

“我很替亚瑟担心，不知道他会被指派什么工作？”乔

纳思承认，“亚瑟人很风趣，爱开玩笑，但是，缺少比较正经的兴趣。”

爸爸轻声笑了起来：“你知道吗？我记得当亚瑟还是个新生儿、尚未命名的时候，他就从来不哭，整天开心地嘻嘻笑。工作人员都很喜欢照顾他。”

“长老们知道亚瑟的个性，”妈妈说，“一定会找到最合适的工作给他。我想你不用为他操心。不过，乔纳思，虽然有些事不见得会发生在你身上，我还是得先警告你。我自己是在十二岁典礼之后才想到这一点。”

“什么事？”

“你也知道，这是你最后一个升级典礼。十二岁以后，年纪就不再重要，大部分的人甚至在时光流逝之后，忘了自己到底是几岁。不过，如果你想知道，随时可以到开放档案大厅去查。重要的是，我们要为成人以后的生活提前做准备，并且接受工作训练。”

“我知道。”乔纳思说，“每个人都知道。”

妈妈继续说：“这意味着你将迈入新的团体，你的每一个朋友都是这样。你不能再跟同龄的孩子共度时光了。十二岁典礼之后，你会跟指派给你的团体一起受训，再也没有

义工时间，也没有娱乐时间。所以朋友之间无法再像从前那样亲近了。”

乔纳思摇摇头说：“亚瑟和我永远都是朋友，”他坚定地说，“我们还会一起上学。”

“没错。”爸爸同意，“但是妈妈说的是事实，有些事会改变。”

“不过呢，是‘好的’改变。”妈妈指出，“十二岁典礼过后，我很怀念童年无忧无虑的生活；但是当我接受相关的法律和司法训练时，我发现能够和一群志趣相投的人共事，和另一个层面、各种年龄层的人交朋友也很好。”

“十二岁以后，您还玩游戏吗？”乔纳思问。

“偶尔。”妈妈回答，“但是不像以前那样重要了。”

“我就常玩。”爸爸大笑着说，“到现在还玩。我每天在育婴中心玩青蛙跳、藏猫猫，还有小熊抱抱的游戏。”他伸出手，轻抚着乔纳思修剪整齐的头发，“并不是一到十二岁，就结束所有的玩乐。”

莉莉穿着睡袍出现在门口，不耐烦地叹了一口气：“这次的个别谈话可真长，还有人在等玩具哩。”

“莉莉，”妈妈开心地说，“你就快八岁了，一到八岁，填

充玩具就要收回去，送给更小的孩子玩，你应该开始学着不抱它睡觉了。”

不过，爸爸已经走到柜子边，把上面的填充大象拿下来。这些填充玩具都是想象中的动物，里头塞满棉花，很柔软，以前乔纳思的是只小熊。

“在这里，莉莉小宝贝。”爸爸说，“我来帮你解开头上的蝴蝶结。”

乔纳思和妈妈翻了翻眼珠子，看着莉莉和爸爸拿着莉莉从出生时就得到的填充大象玩具，朝卧房走去。妈妈走到大桌子边，打开手提箱；即使晚上开夜车，她的工作好像还是永远做不完。乔纳思回到自己的书桌旁，开始构思怎么写报告。不过，他还是牵挂着即将来临的十二月庆典。

和爸爸妈妈谈过后，他安心了不少，但对长老们会分派给他怎样的工作，毫无概念。不知道到时自己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03 视觉变化

“哦！瞧！”莉莉开心地尖叫着：“他好可爱喔！你们看，个儿这么小！他的眼睛跟你的一样有趣！乔纳思。”乔纳思瞪了她一眼。他最讨厌她老提他的眼睛。他等着爸爸责骂莉莉，可是，爸爸正忙着卸下自行车后座的婴儿篮。乔纳思忍不住也走过去瞧了一眼。

他望着小宝宝，小宝宝也在提篮上回望着他，乔纳思留意到他有一对灰色的眼珠子。

社区里的人几乎都是黑眼珠，他的爸爸妈妈是，莉莉是，他同年级所有的同学和朋友是。只有少数几个人例外，乔纳思就是其中之一，他还注意到有一位五岁的小女生和他一样眼珠颜色比较淡。平常没有人提这些事，规则上也没有限制，但是大家都有这样的默契：不谈论别人的特点或与众不同的地方。乔纳思决心让莉莉早一点学会这一点，否则她

早晚会因为口无遮拦而受罚的。

爸爸把自行车放进停车位，提起婴儿篮，进入屋里。莉莉跟在后头，一边回过头来取笑乔纳思：“也许你们是同一个孕母生的！”

乔纳思耸耸肩，跟着进到屋内。不过，他真的被新生儿的眼睛吓了一跳。社区里虽然不禁用镜子，但因为大家觉得用处不大，所以镜子很少。就算去到有镜子的地方，乔纳思也从没想过要照一照，看看自己长什么样。现在看见小宝宝，他猛然想起，灰色的眼珠不但罕见，看起来还有种特别的神韵。是什么呢？……深邃，没错，就好像一眼望进清澈河底那个未知的地带。他突然惊觉，自己就是这种外观。

他走到书桌边，假装对小宝宝没兴趣。在房间的另一头，妈妈和莉莉正弯下腰，观察爸爸解开婴儿篮的带子。

“他的玩具叫什么？”莉莉拿起婴儿篮边的填充玩具，好奇地问。

爸爸看了一眼，回答：“河马。”

莉莉听到“河马”这个奇怪的字眼，吃吃笑着念了一遍，这才放下玩具。她瞄了一眼卸下包巾的小宝宝，发现他正挥舞着小手臂。

“小宝宝好可爱喔，”莉莉叹了一口气，“希望以后我也可以当‘孕母’。”

“莉莉！”妈妈大声喝止，“别这么说，那种指派工作并不光彩！”

“但是我跟娜塔莎聊过，你们也认识她的，她就住在街角，今年十岁。她在生产中心当过几个小时的义工，她跟我说，孕母的伙食很棒，还做适当的运动，每天悠悠哉哉地吃喝玩乐，等着小宝宝出生。我很喜欢这样的生活啊。”莉莉急忙反驳。

“三年，”妈妈用很坚定的语气说，“生产三次，好日子到此结束。接下来她的人生是劳工，直到进入养老院为止。这就是你想要的吗？莉莉！先过三年懒散的日子，然后一辈子做苦工？”

“好啦，不是啦，我不要这样啦。”莉莉很不情愿地承认。

爸爸让小宝宝翻身趴在婴儿篮里，然后坐在旁边，很有节奏地轻抚着他的背，亲切地说：“莉莉小宝贝，孕母是不能探望小宝宝的。如果你非常喜欢小婴儿，你可以期待跟我一样，当一名养育师。”

“当你八岁开始当义工时，可以到育婴中心试试看。”妈

妈建议。

“好，我会试试看。”莉莉说，一边在婴儿篮旁边跪下来，“你们说他叫什么名字？加波？哈啰，加波。”她用唱歌似的语调说话，然后吃吃地笑了起来。“糟了，”她马上轻声细语地说，“他想睡觉了，我最好安静一点。”

乔纳思回到书桌继续做作业。他心里暗自好笑，安静？怎么可能，莉莉根本就安静不下来。也许她应该当一名播音员，这样就可以整天坐在录音室里，对着麦克风说个不停。他轻轻笑了一下，脑海中浮现妹妹用播音员特有的那种训练有素、自以为是的声音，不断地说着：请注意！九岁以下的女生请注意！头发上的蝴蝶结必须随时系好！

他转向莉莉，没错！她的蝴蝶结跟平常一样又松开了，头发凌乱不堪。他确定待会儿就会有针对莉莉的广播。虽然广播员不会指名道姓，可是大家一听就知道指的是谁。

他回想起一次针对他的让他丢脸的广播：请注意！提醒一位十一岁的男孩，娱乐中心的物品不可以擅自带走。点心是用来吃的，不是用来收藏的。这件事发生在上个月，他胡里胡涂地把一个苹果带回家。事后没人再提起这件事，就连爸妈都没提，因为公开广播就够让他难堪的了。当然，第

二天上学前他赶紧去归还苹果，还跟娱乐中心的主任道歉。

再次回想这件事，乔纳思心里还是很困惑——不过不是来自广播或道歉，那些都是正常程序，也是他自找的，没什么好意外的，让他困惑的是事件本身。也许当天晚上在家庭分享时间，他就应该把感觉说出来，但是因为找不到确切的用语，所以放弃了。

事件发生在那天的游戏时间，他正在跟亚瑟玩，随手从点心篮里抓起一个苹果，扔给亚瑟，亚瑟又把它扔回来，就这样玩起接物游戏。

一开始并没有什么异常，因为这种游戏他们已经玩过无数回了，一扔一接，一扔一接，对乔纳思来说毫不费劲儿，甚至有些无聊。但是亚瑟喜欢玩，也必须玩，因为这样的活动可以促进手眼协调，在这方面，他还未达标准，有待加强。

但是，当苹果抛到空中的瞬间，他突然发现苹果的某一部分……老实说，到现在他也还搞不太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竟然变了。不过，一落到他的手中，它还是原来的苹果，大小相同，形状相同，依旧是完美的圆形，就跟他的外衣一样。

那个苹果毫不起眼，他用两只手来来回回地扔了几遍，

再把它扔给亚瑟。结果在半空中——在转瞬间——它又起了变化。

这种现象总共出现四次。乔纳思眨眨眼，望望四周，决定测试一下自己的视力。他眯着眼睛看外衣辨识标志上的小字，可以很清楚地看见自己的名字，也可以清楚地看见亚瑟在另一头准备接东西，同时他也轻易地接到了苹果。

乔纳思完全胡涂了。

“亚瑟？”他大声地喊，“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苹果不太对劲儿？”

“有啊，”亚瑟笑嘻嘻地喊回来，“它从我的手里跳到地上！”亚瑟刚才又漏接了一次。

乔纳思笑了笑，刻意掩饰心里的不安。不过，他违反了规定，把苹果带回家。那天傍晚，在爸爸、妈妈和莉莉回家以前，他把苹果握在手里，反复仔细地观察。由于亚瑟有几次失手，把苹果掉在地上摔伤了，但看起来跟其他苹果并没两样。

他找来一柄放大镜观察，又在房间里把它丢过来、丢过去，在书桌上滚过来、滚过去，等着变化再度出现。

但是什么也没发生，他等到的是不久后播音员的广播。

虽然播音员没有指出他的名字，但爸爸妈妈看到他书桌上的苹果，心里有数。

现在，他坐在书桌旁盯着作业，他的家人则围绕在婴儿篮旁边。他摇摇头，想要忘掉那件不愉快的往事。他强迫自己专心写报告，在晚餐前念点功课。篮子里的小宝宝加波开始不安地扭动，咿咿呜呜地说话。爸爸打开放着处方和设备的容器，轻声地对莉莉解说该怎么喂宝宝吃东西。

夜晚像往常一样降临，每个家庭、每座住宅、整个社区，按照正常的节奏运作，为明天做准备。但他们家跟以往不同，那就是多了一个眼珠灰色、清澈、仿佛明了一切的小宝宝。

04 义工

乔纳思骑得很慢，试着在各栋建筑物的停车棚里找亚瑟的自行车。他不常跟朋友一起当义工，因为亚瑟爱打闹，会增加工作的难度。不过，十二岁就快到了，义工的时间和次数即将结束，一起工作影响不大。

能够自由选择当义工的地点，对乔纳思来说，是一天当中最棒的时光，因为其他的时间都被安排得满满当当。

他还记得自己八岁时，面对自由选择的情形。莉莉很快也就会有这样的机会。八岁的孩子第一次当义工，心中难免紧张，喜欢咯咯笑着招朋引伴。结果大家几乎不约而同地选择到娱乐中心帮助年幼的孩子，因为在熟悉的地方比较自在。但是经过适当地引导，他们慢慢地培养出自信，个性也日益成熟，就会慢慢转向有兴趣和符合志向的工作。

有一位名叫本杰明的十一岁男生，整整四年的时间

就都投注在复健中心，帮助受伤的市民。据说他的技术跟复健中心的主管一样出色，他甚至还研发一些机器和手法来缩短复健时间。大家都相信本杰明一定会被指派到这个领域工作，说不定还可以获准跳过职前训练。

乔纳思非常佩服本杰明的成就，他们相同年龄，互相认识，却从未提过对方的专长，免得难堪。因为即使你不是故意的，可是只要当面提及或讨论别人的成就，就有违反不可吹嘘规定的嫌疑。这属于小规矩，跟鲁莽类似，顶多被当面温和地纠正。但即使如此，最好还是自我控制，连小错都不要犯才好。

住宅区已经落到身后去了，接下来是社区的主要建筑物，乔纳思希望可以在某个工厂或办公大楼外头看见亚瑟的自行车。他经过了莉莉下课后待的育儿中心旁边的游乐区，经过了中心广场和举行公共会议的大会堂，一路慢慢看着。

乔纳思放慢速度，顺着育婴中心外头那一排整整齐齐的自行车，寻找上头的名牌。接着来到食品配送中心——帮忙配送食品是一件很有趣的工作，他希望可以在这儿找到朋友，这样他们就可以把一箱箱的补给品，送给社区里的每户人家。最后，他终于发现了亚瑟的自行车——跟平常一样，

不是好好的停在停车位上，而是斜斜地靠着——就靠在养老院的门口。

那里还有另一辆朋友的自行车，是费欧娜的，她今年也十一岁。乔纳思很喜欢费欧娜。她是个好学生，文静又有礼貌，为人也很风趣，因此他一点也不惊讶她会跟亚瑟一起工作。他把自行车紧挨着他们的车停好，然后走进建筑物里。

“你好，乔纳思。”柜台的接待员说。她递给他一张签到单，并在他签名旁边盖上自己的图章。所有他担任义工的时间和次数，都仔细地登录在表格中，保存在开放档案大厅里。孩子们中间悄悄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很久以前，一位十一岁的孩子在升级十二岁的典礼上，大会宣布他义工时间不足，无法获得指派工作，他觉得非常伤心。后来大会答应额外给他一个月时间，让他补足义工服务次数，再单独指派给他一份工作。他就这样既没有获得大家的掌声，也没有在开始工作时得到祝贺，这个污点伴随了他一生。

“这里今天正缺人手。”接待员告诉他，“今天早上我们举行了一场解放庆典，耽搁了工作进度，现在得把落后的追回来。”她看着一张单子说：“亚瑟和费欧娜正在浴室里帮忙，干脆你也加入他们吧。你知道浴室在哪里，是不是？”

乔纳思点点头，谢过她，沿着长长的通道走进去。他瞥了一眼两旁的房间，房里有些老人安静地坐着，有的在交谈，有的在做简单的工艺品，还有一些睡得正甜。每个房间都铺着厚厚的地毯，布置得很舒适。这里是这样宁静、悠闲，节奏跟忙忙碌碌的制造中心和配送中心截然不同。

乔纳思很高兴自己在过去几年选择了不同的地方担任义工，获得了各种不同的经验（虽然他很清楚，就是因为这样他才未能在某个领域有杰出的表现）。他完全没有头绪——就算想猜也无从猜起——自己会被指派什么工作。

他微微一笑，再度想到典礼：乔纳思的未来是什么？随着日期的临近，他猜想他的朋友大都跟他一样心中无数。

看护陪着一位老人家慢慢穿过厅堂，“乔纳思，你好！”穿制服的年轻人看见他，一边愉快地打招呼，一边小心地扶着身边老妇人的手臂。老人家弓着背，拖着缓慢的脚步往前走。她朝乔纳思的方向望过来，微微一笑，黝黑的眼睛里却空洞无神，乔纳思知道她瞎了。

他走进浴室。里头洋溢着温暖的湿气和沐浴乳的芳香。他脱下外衣，小心地将它挂在墙壁的挂钩上，从柜子里拿出折叠得整整齐齐的义工罩衫穿上。

“嗨，乔纳思！”亚瑟跪在一个浴盆旁边朝他大叫。乔纳思看见费欧娜在附近另一个浴盆边。她抬头对他一笑，双手继续轻柔地帮躺在温水中的老人洗澡。

乔纳思跟大家打过招呼后，就走向等候区。那儿有一长排的斜背椅，供老人们坐着等候。他以前来过，知道该怎么做。

“莱莉莎，该您啦。”他读着老妇人外袍上的名牌说，“我先放水，再过来帮您。”他把空浴盆的按钮往下压，温水立即从两侧的水龙头流出来。浴盆会在一分钟内注满，之后自动停水。

他扶着老妇人从椅子上站起来，脱掉她的外衣，并用手撑住她的臂膀，协助她稳稳地跨入浴盆，坐下身体。她缓缓地往后靠，愉悦地呼出一口气，将头枕在柔软的头垫上。

“舒服吗？”他问。她点点头，闭上眼睛。乔纳思站在浴盆外，将清洁乳液挤在海绵上，开始清洗她衰弱的身体。

昨天晚上，他观察过爸爸给小宝宝洗澡的情形。两者其实很接近：肌肤柔弱，需要无刺激性的水质、轻柔的手部动作以及湿滑的肥皂。老妇人脸上放松、祥和的笑容，让他想起加波洗澡的模样。

社区规定不管是大人或小孩，都不可以看别人的裸体，例外的是新生儿或老人。乔纳思比较喜欢这种例外，不像比赛时更换衣服，一个不小心瞥见别人的身体就要道歉，那可真烦人！他始终不了解为什么要制定这条规定。

他喜欢沉浸在浴室里这种温暖、安静和安全的感觉中；他喜欢看着老妇人毫无遮掩地躺在水中，面露信赖的神色。

从眼角余光中，他看见费欧娜正协助一位老人站起来，用吸水性很强的毛巾，轻轻拍干他瘦弱、赤裸的身躯，再帮他穿上罩袍。

乔纳思发现莱莉莎不知不觉进入梦乡了，很多老人都是这样的，所以他很小心地维持规律、轻柔的动作，以免惊醒她。当她闭着眼睛说话时，他着实吃了一惊。

“今天早上，我们为罗伯特举行了一场解放庆典。”她告诉乔纳思，“整个过程太完美了。”

“我认识罗伯特！”乔纳思说，“几个礼拜以前我来当义工的时候，还喂他吃东西。他是一位很有趣的人。”

莱莉莎快乐地张开眼睛，“解放以前，委员会照例又介绍了一遍他的生平。不过，老实说，”她用一种调皮的表情说，“有些人的生平听起来挺无聊的。我就看过有些老人在

听艾德娜的生平时睡着了。你认识艾德娜吗？”

乔纳思摇摇头，想不起有谁叫做艾德娜。

“嗯，他们想要让她的生平听起来有意义一点。当然喽，”她加强语气说，“所有的生命都是有意义的，我无意批评别人。但是，艾德娜，我的老天，她只是一名孕母，生完孩子后就到食品制造厂工作，最后才来这里。她甚至没有成立家庭呢。”

莱莉莎抬起头张望了一下，确定没有其他人听到，才又继续吐露：“我觉得艾德娜不是很聪明。”

乔纳思笑了笑，冲冲她的左手臂，放入水中，开始洗她的脚。当他用海绵轻轻搓摩时，她不禁发出舒服的呢喃声。

“但是，罗伯特的人生就很精彩。”莱莉莎继续说，“他曾经担任十一岁的老师——你知道，这是多么重要的工作——他也在企划委员会任过职。而且，真不知他哪来那么多时间，还把两个小孩教养得很好，并且设计了中央广场的景观。当然，他不用亲自动手做。”

“现在要洗背了，身子请往前倾，我会帮您坐起来的。”乔纳思用手臂环住她，协助她坐好。他用海绵搓洗她瘦骨嶙峋的背部：“庆典都做些什么？”

“一开始是介绍他的生平，然后举杯祝贺。我们全举起酒杯，欢呼干杯。接着唱赞美诗，然后他发表了一篇感人的告别演说。我们当中也有人发言，祝福他一切顺利。不过，我没有讲。我不喜欢在众人面前讲话。

他很激动，当委员会让他离开的时候，你应该瞧瞧他脸上的表情。”

乔纳思抚背的动作慢了下来，陷入沉思：“莱莉莎，解放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罗伯特到哪里去了？”

她轻耸了一下肩膀：“我也不知道。除了委员会，应该没人知道。他只是对我们鞠个躬，然后就走了出去，跟以往那些人一样，穿过那道特殊的门，进入解放室。但是，你应该看看他的表情，在我来看，那才是真正的幸福和快乐。”

乔纳思微微一笑：“真希望我也在场。”

莱莉莎皱皱眉头：“我不懂他们为什么不让孩子参加。可能是场地不够大吧！他们应该扩建解放室。”

“我们可以跟委员会建议啊，也许他们会考虑的。”乔纳思顽皮地说，莱莉莎听了咯咯大笑。

“没错！”她朗声说着，乔纳思帮她跨出浴盆。

05 激情

通常，早晨的家庭活动——分享梦境，乔纳思的贡献很有限，因为他很少做梦。就算偶尔记得一些片断，也无法拼凑起来，说出个所以然。

但是今天早晨与往常很不一样，他前一晚做的梦是那样的鲜明。

当莉莉像往常一样，绘声绘影地详述漫长的梦境时，乔纳思的心思不晓得飞到哪儿去了。这次莉莉又做了一个噩梦，梦中她违反规定，骑着妈妈的自行车，被警卫逮个正着。

大家仔细聆听，并和莉莉讨论梦中所透露的警讯。

“谢谢你提供的梦境。”乔纳思心不在焉地公式化地响应着。他试着集中注意力，听妈妈的梦。妈妈的梦有点零乱，好像是违反了一项她不了解的规定而被人责备。大家认为可能是因为她不愿意对那位再次违法的市民下重罚，才会做这

样的梦。

爸爸说他没有做梦。

“加波呢？”爸爸低下头，问婴儿篮里的小宝宝。小宝宝刚吃饱，正咯咯笑着，等着回育婴中心度过白天的时光。

大家全都笑了。述说梦境从三岁开始，出生不久的小宝宝到底会不会做梦，大家都不知道。

“乔纳思呢？”妈妈问。虽然乔纳思很少有梦境可以分享，但他们还是会问。

“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乔纳思告诉大家。他换了坐姿，皱皱眉头。

“很好。”爸爸说，“快点告诉我们吧。”

“事实上，细节我已经不太记得了。”乔纳思试图把怪梦重温一遍。

“我好像是在养老院的浴室里。”

“你昨天是到那儿去过。”爸爸指出。

乔纳思点点头：“但又不完全像那里，梦中只有一个浴盆，可是养老院的浴室里有一排接一排的浴盆。梦中的房间既潮湿又温暖，我脱下衣服，也没有穿罩衫，全身赤裸。温度太高了，我不断地流汗。费欧娜跟昨天一样，也在那里。”

“亚瑟也在吗？”妈妈问。

乔纳思摇摇头：“不在。只有我跟费欧娜单独站在浴盆旁边。她正在笑，不过我没有。我甚至有点儿生她的气，因为她没把我的话当一回事。”

“什么话？”莉莉问。

乔纳思盯着自己的盘子，不知道为什么，他觉得有点窘：“我要她进到浴盆里去。”

他迟疑了一下。他知道自己必须说出整个梦境，不能只挑一部分来说，因此，他强迫自己把不安的那部分也说出来。

“我要她脱下衣服，进到浴盆里，”他飞快地解释，“我想帮她洗澡。我手里拿着海绵。但是她不愿意，一直笑着说不要。”

他抬头看着父母：“就是这样。”他说。

“儿子，你可以描述一下梦中那种强烈的感觉吗？”爸爸问。

乔纳思想了一下，过程虽然模糊，但感觉非常清晰，仿佛现在还在他脑海里回旋。“那是一种‘想要’的感觉，”他说，“我明知道她不愿意，也知道不应该这样，却渴望这样

做，我可以感觉到我全身上下都充满了这种需求。”

“谢谢你让我们分享了你的梦境。”过了一会儿，妈妈开口说话，她瞥了爸爸一眼。

“莉莉，”爸爸说，“上学时间到了。你要不要跟我一起走，顺便帮忙看着婴儿篮里的宝宝？他扭来扭去的，我担心会掉出来呢！”

乔纳思起身去整理课本。他很意外大家竟然没有讨论他的梦境，就跳到最后的谢词。也许他们也跟他一样困惑吧！

“等一下，乔纳思，”妈妈温和地说，“我会写张致歉字条给你的老师，这样你就不必为了迟到道歉。”

他纳闷儿地坐回到椅子上，挥手跟提着加波的婴儿篮的爸爸和莉莉再见，然后看着妈妈整理早餐剩余的菜肴，并将托盘放到前门，方便工作人员收取。

最后，妈妈坐到他身边来：“乔纳思，”她微笑着说，“你所描述的那种强烈的需求感，就是你的第一次‘激情’。爸爸和我一直在期待你产生这样的感觉。这是每个人成长必然会经历的过程，爸爸和我在你这个年纪时都有过。将来有一天莉莉也会有。”

“而且通常是从梦里开始的。”妈妈补充道。

激情！他听过这个名词。社区法则中有，只是不记得上头写些什么。广播员也不时提到：“请注意！提醒大家，如果产生激情现象，要往上呈报，以便开处方治疗。”

以前他并不在意这种宣布，因为他听不懂，也从未想过自己会有这些现象。他忽略这项宣布，就像大多数的居民会忽略广播员的很多命令和提醒一样。

“我要不要往上呈报？”他问妈妈。

妈妈笑了：“你已经报告了，就在梦境分享的时间啊。这就够了。”

“那治疗呢？广播员说要开处方治疗。”乔纳思觉得很沮丧。怎么会在十二岁典礼前的当儿发生这种事？他会被送到远方治疗吗？就因为他做了一个荒谬的梦？

妈妈再度露出安心、亲切的笑容，“不用，不用。”她说，“只要服用一些药丸就行了。你已经可以服用药丸了，这就是治疗激情的方法。”

乔纳思顿时开心了起来。他知道药丸是什么，爸爸妈妈每天早上都服用。据他所知，有些朋友也在服用。有一次，他和亚瑟一块儿上学，才刚蹬上自行车，亚瑟的爸爸就在跑道上大叫：“亚瑟，你忘了吃药丸了！”亚瑟温顺地呻吟了

一声，调转自行车，骑回屋前。

生活里面有些事是不能问的，即便是朋友也不能问，因为那样做就会“凸显差异”，令人不安。例如亚瑟每天早上服用一颗药丸，乔纳思没有。所以最好只谈论相同点，以免莽撞。

他马上吞下妈妈递给他的小药丸。

“就这样？”他问。

“就这样。”妈妈回答，把瓶子放回柜子里，“今后可别忘了吃。前几个星期我会提醒你，但以后你得自己记住。如果你忘了吃，激情会再度出现，激情的梦境也会再度出现。有时候，还得看情形调整药量。”

“亚瑟也吃药。”乔纳思透露。

妈妈点点头，一点也不惊讶：“你的很多男同学可能都在服用了。女生也快了。”

“我必须服用多久？”

“直到你进入养老院为止，”她解释，“整个成年生活都要服用。渐渐地这会变成习惯，就像例行公事一样。”

她瞧了瞧手表：“如果你现在出门，可能还不会迟到。快走吧。”

“还有，乔纳思，”他走到门口时，她又补充说，“谢谢你让我们分享你的梦境。”

乔纳思飞快地蹬着自行车往前冲，内心隐隐地觉得骄傲，很高兴自己加入服用药丸的行列。他又回想起那个梦，虽然有些困惑，感觉上却很愉悦。

他喜欢妈妈说是“激情”的这种感觉。他记得自己刚醒过来时，曾希望这种感觉能再出现。

当他骑车拐过路口，将家远远地抛在后头时，那个梦境也跟着被抛到脑后了。在那一瞬间，他有点失落，想要把那种感觉抓回来，但是那种感觉消失了，激情不见了。

“莉莉，拜托，不要动。”妈妈又一次说。

莉莉站在妈妈前面，急躁地抱怨：“我自己会绑啦，我一向都自己绑。”

“我知道你会。”妈妈一边回答，一边把莉莉辫子上的蝴蝶结拉紧，“不过我也知道，它们一到下午，就散落在你背上了。今天日子特殊，我要你这蝴蝶结整天都整整齐齐的。”

“我不喜欢绑蝴蝶结，还好只要再绑一年就够了。”莉莉生气地说，“明年我还会得到自行车。”说到这里她稍微高兴了一点。

“每年都会有美好的东西。”乔纳思提醒她，“今年你就可以开始当义工了。记不得去年你七岁时，有多高兴得到前面有扣的夹克呀？”

小女孩点点头，低头看自己的衣服。这件夹克胸前有一

06 升级典礼

排大扣子，说明她七岁了。四岁、五岁和六岁的孩子，全都穿着扣子在背后的外套，这是要他们互相帮忙，学习互助的精神。

穿胸前有扣的夹克，是成长的第一个标志，迈出独立的第一步；九岁时得到的自行车，则象征活动力的扩展，表示他们开始远离呵护他们的家，生活重心逐渐转移到社区。

莉莉挣脱妈妈，咧嘴一笑：“今年你会得到指派的工作。”她兴奋地对乔纳思说，“我希望你当飞行员，那你就可以上载着我飞翔。”

“我当然会。”乔纳思说，“而且我还会准备一个适合你用的迷你降落伞，然后把你载到空中，嗯，也许两万英尺高，然后打开门……”

“乔纳思！”妈妈发出警告。

“开开玩笑啦！”乔纳思叹了一声，说：“我才不想当飞行员。如果我真的被指派当飞行员，我会提出申诉的。”

“来吧！”妈妈将莉莉的蝴蝶结再绑紧一点，“乔纳思，你准备好了吗？吃药了没有？我想在观众席找个好位子。”她催促莉莉出门，乔纳思乖乖跟在后头。

到大礼堂的路并不远，莉莉坐在妈妈的自行车后座，对

一路上遇到的朋友挥手。乔纳思把自行车往妈妈的自行车旁边一停，就穿过人群，寻找同年的朋友去了。

每年，全社区的人都会参加这项典礼。对父母来说，这两天等于休假，不用工作，大家一起坐在大礼堂里；孩子们则跟同龄的同学坐在一起，等到被点名时，再一个一个上台。

爸爸不会马上坐到妈妈身边，因为典礼一开始就是命名大典，养育师要把新生儿带到台上。乔纳思跟十一岁的同学们坐在看台上，用眼光搜寻礼堂，希望看到爸爸的身影。没费多少工夫，他就找到养育师的专属区。小宝宝们就坐在养育师的膝盖上，不时传来号啕大哭或生气大叫的声音。社区的公开典礼，观众都是既安静又专心的，但是在这一年一度的大典上，大家对这群等着接受名字和家庭的小宝宝，总是宽容地微笑着对待。

乔纳思终于和爸爸的目光相遇，他赶紧挥手招呼。爸爸也笑着挥手响应，还把膝盖上小宝宝的手也举起来挥动。

那不是加波，加波回到育儿中心后由工作人员照顾。委员会特别通融，让他在命名典礼和受领之前，再接受一年额外的养育。这个请求是爸爸提出来的，因为他体重不足，晚

上睡不安稳，无法交给领养家庭。通常这样的小宝宝会被评定为体能不足，必须解放。

在爸爸的请求下，加波获得一年额外的养育期。他将继续待在育儿中心，晚上则住到乔纳思家。但这一家人，包括年幼的莉莉，都必须签署一份保证书，保证不会对这名小客人产生太强烈的感情。在来年的典礼上，他们必须毫无异议地放弃他，让小宝宝前往指派给他的家庭。

乔纳思心里想，不论明年加波被分配到谁家，起码他是社区的一分子，他们还是可以常看到他。如果他被解放，他们就永远看不到他了。那些被解放的人，包括新生的小宝宝，会被送到别的地方，再也回不来了。

今年爸爸不用解放任何新生儿，如果加波被解放，那不只是失败，也令人伤感。即使乔纳思不像莉莉或爸爸那么喜欢逗弄小宝宝，他还是很高兴加波没有被解放。

典礼准时开始，乔纳思观看一个个小宝宝接受命名，再由养育师亲手交给他的新家庭。有些家庭是第一次接获新生儿；不过也有很多家庭上台时是牵着一名眉开眼笑、得意洋洋的小孩儿，等着领小弟弟或小妹妹，就跟当年他自己五岁的时候一样。

亚瑟截住乔纳思的手臂：“你还记得我们获得斐莉的事吗？”他压低声量，不过声音还是很大。乔纳思点点头，那不过是去年的事。亚瑟的父母等了好长一段时间，才申请第二个孩子。乔纳思猜想，也许他们被亚瑟傻里傻气的举止搞得筋疲力尽，所以需要多一点时间来缓冲吧。

他们的两名同学，费欧娜和另一位叫西雅的女生，暂时离开，要跟他们的父母一起上台领新生儿。两个孩子的年龄相差如此悬殊，这种家庭还真是少见。

费欧娜上台后，又回到位于亚瑟和乔纳思前面的座位。她转过身来悄悄地对他们说：“他好可爱，不过，我不喜欢他的名字。”她做个鬼脸，笑了起来。费欧娜的弟弟叫布鲁诺，是不怎么好，不像……对了，不像加波这么顺耳，不过，也还可以啦。

观众对每一名新生儿的命名都鼓掌欢迎，尤其当大会说出“凯尔博”这个名字时，更报以最热烈的掌声。

这个新凯尔博是要取代另一位同名的小孩。这对父母失去了他们第一个名叫凯尔博的小孩，那时他活泼可爱，才刚四岁。失去孩子非常罕见，因为社区规划完善，每个居民都会注意并保护所有的孩子。但是不知为什么，没人注意到第

一个小凯尔博随便乱逛，最后竟然掉到河里淹死了。整个社区为此齐聚一堂举行哀悼仪式，在那一整天里，大家一起轻声呼唤凯尔博的名字，直到这阴沉漫长的一天即将结束，才渐渐把呼唤的频率减慢、声音放柔，就好像这名四岁的小男孩儿逐渐地从大家的意识中消失一般。

现在典礼转为特殊的“呢喃取代仪式”，大家在失去那名小男孩儿后，首度复诵这个名字。一开始是轻柔缓慢地低吟，然后速度渐快，音量渐大，直到这对夫妻站到台上，将熟睡的新生儿安安稳稳地抱在母亲怀里，就好像第一位凯尔博又回来了。

另一位新生儿被命名为罗贝特，乔纳思记得老罗贝特在上星期才刚刚被解放。新的小罗贝特不必举行“呢喃取代仪式”，因为“解放”和“失去”是不一样的。

他耐心地坐着等待两岁、三岁、四岁的典礼结束，这个过程跟往常一样无聊。还好，接下来就是午餐时间，他们在户外用餐后再回到座位上，参加五岁、六岁、七岁的典礼，最后终于等到今天的压轴戏——八岁的典礼。

当莉莉昂首阔步上台时，乔纳思不禁为她欢呼、喝彩。莉莉晋升为八岁，获得一件可证明身份的夹克，未来的一

年，她将穿着这件扣子较小、还缝有口袋的外衣。这说明她已经成熟不少，可以有自己的小物件了。她认真地聆听着八岁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开始担任义工的指示。不过，乔纳思很了解莉莉的心思，虽然她一副专心的模样，眼睛却时不时瞄着闪闪发亮的自行车——那是明天要送给九岁孩子的礼物。

乔纳思在心里说，莉莉宝贝别急，明年就轮到你了。

这真是累人的一天，就连加波也是从育婴中心带回来，就一觉睡到天亮。

终于，举行十二岁升级典礼的早晨来到了。

现在爸爸坐到妈妈的身边了。当九岁的孩子一个接一个地推着他们贴有闪亮名牌的自行车下台时，乔纳思可以看见爸妈尽职地拍着手。住在隔壁的小孩——佛立兹，上台领自行车时，一个不小心，扑倒在自行车上。佛立兹是个动作笨拙的孩子，经常被找去精神训话。他几乎是小过不断，比如鞋子穿错脚，作业放错地方，随堂测验不过关等等。每项错误都会给他的父母带来难堪。乔纳思和他的家人都不敢对佛立兹的自行车抱以厚望，他们早有心理准备，他的自行车不可能好好地放在停车位上，十之八九会随意丢弃在前门的走道上。

终于，九岁的孩子通通回到座位上了。他们要先把自行车推到门外，再回到座位上坐好。当九岁的孩子第一次骑自行车回家时，大家都会微笑着开他们玩笑：“我知道你没骑过自行车，要不要我示范给你看啊？”不过，这些咧着嘴笑的九岁孩子早就技术犯规啦，他们已经偷偷地练习了好几个星期，所以可以平稳地蹬上自行车，熟练地踩着踏板，双脚还不会落地。

接着轮到十岁的孩子。乔纳思一直觉得十岁的典礼很无趣——每个孩子都要修剪头发：女孩子剪掉辫子，男孩子剪掉稚气的长发，露出耳朵，剪成像大人般的短发型。

工作人员拿着扫把上台，很快将剪下来的头发扫干净。乔纳思看得出来，台下那些十岁的孩子的父母一直在交头接耳、议论纷纷。今天晚上，一定会有很多家庭会对这些仓促剪过的头发再加以修整的。

接下来是十一岁，乔纳思觉得自己好像不久前才经历过十一岁的典礼呢！不过，十一岁的典礼也没什么特别。在十一岁之前，大家只是等着十二岁的到来。十一岁只是一个时间的指针，变化不大。他们会得到新衣服：女生因为身体开始产生变化，所以会得到不一样的内衣。男生则会得到较长

的长裤，裤子上有形状特殊的口袋，方便他们放置小型计算器——从这一年开始，他们在学校就会用到了。不过这些衣服都装在袋子里，也不用多加说明。

又到了中午用餐时间。乔纳思觉得好饿，他和同学齐聚在礼堂前面的桌子上，拿出袋子里的食物。昨天的午餐时间非常快乐，大家活蹦乱跳、有说有笑的。但是今天全班都很焦虑，自然的就跟其他年龄的孩子区别出来。乔纳思看见那些刚刚晋升为九岁的孩子，赞叹地欣赏着他们梦寐以求的自行车。他看见十岁的孩子一直在抚摸新发型，女生则轻晃着头，少了辫子感觉很不习惯。

“听说有个家伙以为自己会被指派为工程师，”吃饭时，亚瑟小声告诉乔纳思，“结果却被指派到卫生所当工人。第二天他一气之下离家出走，跳进河里，游到另一个社区，再也没人见过他。”

乔纳思笑着说：“这是人家编出来的啦，我爸爸说他十二岁的时候就听过这个故事了。”

亚瑟可不这么想，他看着礼堂后头那条隐约可见的河流：“我连游泳都游不好，”他说，“游泳教练说我不懂漂力或什么的。”

“是浮力。”乔纳思纠正他。

“随便啦，反正我不会游，只会往下沉。”

“不管怎么样，”乔纳思指出，“亚瑟，你认识谁——我是说真的认识，不是听说的喔——去加入别的社区吗？”

“没有，”亚瑟很不甘心地承认，“不过，可以这么做的。法规里说，你如果不适应，可以申请到别的地方，或者被解放。我妈妈说十年前曾经有人提出申请，第二天就离开了。”他咯咯咯地笑了起来，“她所以会跟我说这个，是因为我快把她逼疯了，她威胁说要把我送走。”

“她是在跟你开玩笑。”

“我知道，但她说的是真的，真的有人这样做过。她说这是千真万确的事，今天还在这里，明天就走了。再也没有人看过他，连解放的仪式都没有。”

乔纳思耸耸肩。他才不担心这个，哪会有人不适应呢？委员会在做选择时都非常小心谨慎，指派工作时更是一丝不苟。

就连婚配也是小心翼翼，考量了再考量，所以有时某个成人申请配偶，竟然等了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才被批准。因为所有的因素，例如性情、能力、智力和兴趣都要配合得

天衣无缝。比如乔纳思的妈妈智力比较高，可是爸爸的性格比较温和，两人便可互相调和。他们的婚配，跟其他人的婚姻一样，经过长老们三年的观察，同意让他们申请孩子，可见很成功。

配偶的选择、命名、新生儿的家庭配置、工作指派等等，通通都是经过长老会谨慎、严密地考查的。

乔纳思相信不论他被指派什么工作，或亚瑟被指派什么工作，对他们来说都会是最恰当的。他只希望午餐时间赶快结束，观众赶快进入礼堂，让悬念早点解开。

好像是响应他内心的愿望似的，铃声在这时响起，人群开始往礼堂门口移动。

07 分派工作

礼堂的座位重新调整，乔纳思这个年龄层跟刚刚晋升为十一岁的孩子对调，所以他们现在就坐在讲台前方。

他们是根据原始号码入座的，那号码打从出生后就跟着他们。虽然命名之后号码就很少用了，不过，每个小孩都会记得自己的号码。有时小孩子调皮捣蛋，做父母的就会气得叫他们的号码，意思是捣蛋的小孩没有资格拥有名字。每次乔纳思听见一些父母对还在学步的幼儿怒吼：“够了，二十三号！”他就忍不住笑出来。

乔纳思是十九号，他是当年第十九位出生的新生儿，这意味着在他被命名的时候，已经会站立，视力良好，而且很快就会走路、说话。在前两年，这个位置让他占到一点便宜，因为跟比他晚几个月出生的小宝宝比较，他的发育比较快。但是等到三岁的时候，就相差不远了。

三岁以后，孩子的发展相当一致，不过透过号码，就可以分辨得出团体中谁比谁大上几个月。严格地说，乔纳思的完整号码是十一·十九号，因为每个不同的年龄层中，都有十九号，这是当然的喽。而今天，因为十岁的孩子已在早上晋升为十一岁，所以这时出现了两个十一岁的十一·十九号。午餐时，他曾跟这位新的十一·十九号——一位名叫海瑞的害羞女生，交换了会心的微笑。

不过，号码重复只有这短短几个小时，很快他就会升为十二岁，不再是十一岁，从此年纪也不再重要了。他跟他的父母一样是个大人了，是个崭新的个体，只不过尚未接受训练而已。

亚瑟是四号，坐在乔纳思前排，他将是第四个接到指派工作的人。

费欧娜是十八号，坐在他的左边。他的另一边则坐着二十号，一位名叫皮亚瑞的男生，乔纳思不太喜欢他。皮亚瑞道貌岸然的，整天愁眉不展，嘴里念念有词：“乔纳思，你有没有检查法则手册？”要不就是不安地嘀咕着：“我不知道这合不合乎规则？”偏偏他担心的又都是一些没人会在意的小事，比如：如果白天起风，可不可以敞开短上衣？可不

可以试骑朋友的自行车，体验不同的感觉？

十二岁典礼由首席长老致词，她是社区的领导人，每十年遴选一次。演说内容千篇一律：先回忆童年和准备时期的快乐时光，再提到紧接着来到的成人生活和责任，派任工作的深层意义，以及即将到来的严格训练。

“时候终于到了，”她把目光移向前排，看着他们，“我们要来认知大家的差异性。过去十一年，你们一直努力学习将自己的行为标准化，并压抑自己的冲动，以免与团体格格不入。

但是今天我们却要赞扬个别差异，因为这将决定你们的未来。”

她开始描述这个年龄层有哪些个别的特质，只不过没指名道姓罢了。她指出有人擅长照顾他人，有人喜欢新生儿，有人具有不凡的科学天分，有人特别喜欢从事体力劳动。乔纳思注意聆听，揣摩长老指的是什么人。擅长照顾他人，毫无疑问是指坐在他左手边的费欧娜，她在为老人洗澡时非常温柔；具有科学天分的可能是班杰明，他已经为复健中心设计了重要的仪器。

他听不出首席长老提及的特性哪个像他——乔纳思。

最后，首席长老对委员会的成员致意，谢谢他们过去这一年来面面俱到地观察。长老会的成员全体起立，接受大家的掌声。乔纳思注意到亚瑟有礼貌的用手遮住嘴巴，打了一个小哈欠。

终于到了典礼的高潮，首席长老叫一号上台，开始指派工作。

派令很长，还附带对这个人做了一点说明。一号很开心地接受鱼类养殖所服务员的工作。乔纳思听到首席长老说一号经常到那里当义工，对提供营养给社区大众很感兴趣。

那位名叫玛德琳的一号，在如雷的掌声中回到座位上，身上配戴着崭新的鱼类养殖所工作证。乔纳思露出恭喜的微笑，他很高兴这项工作分出去了。

二号名叫英格儿，即将担任孕母的工作。乔纳思记得妈妈说过，担任这种工作并不光彩，但是他倒觉得委员会的选择很适当。英格儿虽然有点儿懒，却是个好女孩儿，而且体格强壮。经过短暂的训练后，她可以享受三年被娇宠的好日子。她的体格不但适合生孩子，也能胜任往后的劳动工作。英格儿微笑着回到座位。虽然声望不高，孕母的工作还是很重要。

亚瑟开始紧张了，不断回头看着乔纳思，惹得督导人员不得不用眼神警告他：不准乱动，向前看！

三号艾沙克的指定工作是当六岁孩子的老师。这是他盼望的工作，所以乐不可支。现在有三项工作有适当人选了，但没有一项是乔纳思喜欢的。他调侃地想：当然，他是不可能当孕母的。

他把工作项目细细地想了一遍，剩下的工作中，他可能分派到哪项呢？其中有很多是他没兴趣的。不管如何，接下来轮到亚瑟了。

乔纳思专注地看着亚瑟上台，扭捏地站在首席长老身边。

“我们都认识亚瑟，也很喜欢亚瑟。”首席长老说。亚瑟咧嘴笑了笑，用一只脚去搔另一只脚，观众不禁轻笑了起来。

“委员会在考虑亚瑟的指派工作时，很快就发现有些工作很明显地不适合亚瑟。比方说，”她开始微笑，“我们就不考虑让亚瑟当三岁孩子的老师。”

观众哄堂大笑。亚瑟也跟着大笑，虽然样子看起来有点儿不好意思，却似乎很高兴能引起众人的注意。三岁孩子的

老师得特别留意孩子正确的遣词用字。

“事实上，”首席长老忍不住“噗嗤”一声笑了出来：“我们还想去追究一下责任，到底是谁担任亚瑟三岁时的老师呢！打从他开始学习语言，我们就不停地开会讨论他的问题。”

她带着浅浅的笑意说：“尤其是关于‘沙拉’和‘打打’之间的差异性。记得吗，亚瑟？”

亚瑟羞赧地点点头，观众再度大笑。乔纳思也不例外。虽然当时他才三岁，但对这些事记得很清楚。

社区里有一把专用来管教不听话小孩儿的戒尺。这把戒尺薄薄的，很有弹性，打下去很痛。育儿中心的专家们都受过良好的训练技巧：犯小过，轻轻打一下手心；第二次犯错，就加点力道，在脚上打三下。

可怜的亚瑟，打从学步开始，不是说话太快，就是乱用词语。三岁的时候，有一次在吃点心时间，他很想喝果汁、吃饼干，当他排队领点心的时候，竟然把“蛋蛋”说成“打打”。

乔纳思记得很清楚，那情景仿佛还在眼前：小亚瑟在队伍中很不耐烦地扭着身子，然后用稚嫩可爱的声音大叫：

“我要打打。”

其他的三岁小孩，包括乔纳思，全都紧张地叫了起来，纠正他：“蛋蛋！亚瑟，你要的是蛋蛋！”但是错误已经形成了，而小小孩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精确地使用语言。既然亚瑟要求“打打”，育儿中心的工作人员便拿起戒尺，“啪”的一声，在亚瑟的手上打了一下。亚瑟缩了一下，呜呜咽咽地小声更正：“蛋蛋。”

但是第二天早上，他再度犯错，接下来的一个礼拜也是一样。他就是改不过来，每次，都换来更严厉的痛打，结果腿上留下一道道清晰的伤痕。后来有好长一段时间，他索性不再说话。

“有好一阵子，”首席长老继续说，“我们的亚瑟非常沉默。但是他终于学会了！”

她笑容满面地看着他：“当他再度开口时，遣词用字精确多了。现在他已很少犯错，即使犯错也会及时更正和道歉。他的幽默感是永不枯竭的。”观众低声表示同意。亚瑟开朗活泼的个性社区里无人不知。

“亚瑟，”她提高音量，准备发表正式的派令，“你被分配到娱乐中心担任主任助理。”

她微笑着把工作证戴在他的身上。亚瑟转身走下讲台，所有的观众齐声欢呼。当他回到座位上时，首席长老低头注视着他，说出那句她已说了三次，而且还会继续对所有晋升为十二岁的孩子说的一句话。只不过，这句话对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意义。

“亚瑟，”她说，“谢谢你奉献了你的童年。”

分配工作继续进行，乔纳思专心观看和聆听着，由于好朋友获得理想的指派工作，让他大大松了一口气。可是，就快要轮到他上台了，他显得越来越不安。坐在第一排的十二岁孩子全都领到工作证了，他们坐在位子上把玩着。乔纳思知道每个人脑海中想着的是随之而来的训练，比如医生、工程师、法官，这些工作都需要经过多年的努力和研究才能胜任；其他工作，比如劳工和孕母，训练时间就短多了。

十八号，坐在他左边的费欧娜，已经上台了。乔纳思知道她很紧张，但费欧娜是个冷静的女孩儿，在整个典礼进行中，她始终安静、沉稳地坐着。

在众人热诚的欢呼声中，费欧娜接受照顾老年人的工作。让这么一位善解人意、温和有礼的女孩子来担任这项工作，实在是太理想了。费欧娜再度坐回乔纳思身边时，嘴角

浮现着满足、愉快的笑意。

当掌声渐息、首席长老拿起下一个档案夹注视着台下时，乔纳思准备好要走上台去。终于轮到他了，他平静下来，深深吸了一口气，用手顺了顺头发。

“二十号，”他听见她清晰的语调，“皮亚瑞。”

她跳过我了，乔纳思愣在那里。他有没有听错？没有。全体观众突然间安静了下来，他知道全社区的人都发现首席长老漏掉一个号码，从十八号直接跳到二十号。在他右边的皮亚瑞带着惊讶的表情，从座位上站起来，走向讲台。

错了，她弄错了。不过乔纳思知道这只是他一厢情愿的想法，她不可能犯错的，尤其是在这么重要的十二岁典礼上。

他觉得头晕脑涨，没办法集中注意力。他没有听到皮亚瑞获得什么工作，只隐约感觉到掌声响起，皮亚瑞戴着工作证回到座位上。接着是二十一号、二十二号。

分配工作按照号码顺序继续进行着。乔纳思恍恍惚惚地坐着，听着号码一路进展到三十号……然后四十号，慢慢接近尾声。每叫一个号码，他的心就怦怦乱跳，他的脑袋开始胡思乱想……也许接下来就会叫到他了。难道是他忘了自己

的号码吗？不可能。他一直是十九号，他就坐在标示着十九号的座位上啊。

可是她跳过他了。他看见同学们对他投来关注的眼神，但很快地又赶紧移开。他也看见督导员脸上担心的神情。

他缩着肩膀，让座位里的自己看起来小一点。他希望自己消失不见，逐渐隐没，根本不存在。他不敢转身看人群中父母的神情，他受不了看见父母脸上蒙上羞愧的阴影。

乔纳思低下头，苦苦思索着，他到底做错了什么？

08 记忆传授人

观众席里流荡着一股不安的气氛，人们对最后一项指派工作报以掌声，但是掌声稀稀落落的，不像先前那样热烈、整齐……大家困惑地窃窃私语。

乔纳思机械地、无意识地拍着手，原本期待、兴奋、骄傲和为朋友感到无比快乐的情绪，早已消失无踪；现在他只感到羞辱和恐惧。

首席长老等到不安的掌声停歇后，才又开口说话。

“我知道，”她用充满活力又十分优雅的声音说，“大家都很担心，以为我可能弄错了。”

她笑了。大家听见她这句亲切的声明，马上从不安的情绪中解脱出来，呼吸顿时舒畅了许多，现场一片安静。

乔纳思抬起头。

“让大家忧虑不安，”她说，“我郑重向整个社区道歉。”

她的声音在观众席中回荡。

“我们接受你的道歉。”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

“乔纳思，”她低头看着他，“我要特别向你致歉，很抱歉让你坐立不安。”

“我接受你的道歉。”乔纳思的声音微微颤抖。

“现在请你到台上来。”

今天稍早，他在家里换衣服的时候，还练习了一下该怎样满怀自信地上台，现在那些全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他光是站起来，往前走，爬楼梯，走过平台站到首席长老身旁去，都觉得举步维艰。

她把手放在他紧张的肩膀上，要他放松。

“乔纳思没有分派到工作。”她对所有的人说。乔纳思心里一沉。

她继续说下去：“乔纳思被选上了。”

他眨了一下眼睛，那是什么意思？他可以感觉到观众的内心也同时升起了这个疑问。

她用坚定、命令式的语气说：“乔纳思被选上担任我们下一位记忆传承人。”

接着他听到大家——每位在座的居民——因为震惊而猛

吸一口气，每个人的脸上都充满敬畏的神情。

不过，他还是不懂。

“这样的遴选是非常非常罕见的。”首席长老告诉大家，“我们社区里只有一位记忆传承人，由他负责训练接班人。”

“现任的记忆传承人担任这个职务已经很久了。”她继续说，乔纳思随着她的目光看过去，长老委员会的成员都坐在一起，首席长老的目光落在正中央一位长老身上，奇怪的是，那位长老却又仿佛不属于这个组织。乔纳思以前从未看过这位长老，他蓄着胡子，眼珠子也是淡色的，他热切地注视着乔纳思。

“上次的遴选失败了。”首席长老神色黯淡地说，“那是十年前的事了，那时乔纳思还在学走路。那次的经历带给大家莫大的痛苦，我不想再多加叙述。”

乔纳思不知道她指的是什么，但是感受得到低沉的气氛——大家在不安地挪动着身子。

“这一次我们不再匆促行事，”她继续说，“我们经不起再一次的失败。”

“有时候，”她用比较轻快的语调化解礼堂里沉重的气氛，“即使我们已经竭尽所能、密切观察，还是无法充分掌

握某些指派工作。有时我们会担心，即使经过训练，有人还是无法达到预定的标准。毕竟，十一岁还只是个孩子。比如我们认为某人具有赤子之心和耐性，很适合担任养育师，没想到训练之后，才发现他只是愚蠢和懒散。所以在训练过程中我们会继续观察，做必要的修正。

但是记忆传承人受训时不受监督或修正，这在规则里头写得很清楚。他必须在隔离的状态下，由现任的记忆传承人全权主导，这是一项神圣荣耀的使命。”

隔离？乔纳思越听越不安。

“所以遴选必须非常谨慎，得全体委员毫无疑问才行。如果在遴选过程中有长老做了不确定的梦，就足以把候选人从名单中除去。”

“很多年前，乔纳思就已被指认是记忆传承人的可能人选。我们密切观察他，也没有长老做过不确定的梦。”

“他充分展现了担任记忆传承人必备的特质。”

她把手搭在乔纳思的肩膀上，开始说明是哪些特质。

“聪明。”她说，“我们都知道，乔纳思从入学以来，一直是班上顶尖的学生。”

“正直。”她接着说，“乔纳思跟我们一样，都犯过一些

小错，”她对他微微一笑，“我们希望他能勇于认错，迅速改过，他的确做到了。”

“勇气。”她又说，“我们当中只有一个人接受过记忆传承人的严苛训练，他就是我们委员会中最重要的成员——现任的记忆传承人。他一次又一次地提醒我们，一定要具备勇气。”

“乔纳思，”她转身面向他，不过所有的人都可以听到她的声音，“在训练过程中，你必须承受身体上的痛苦。”

恐惧轰然袭上乔纳思心头。

“那是你不曾经历过的痛苦。没错，你曾从自行车上摔下来，擦伤膝盖；没错，去年你的手指头也被门给压伤过。”

乔纳思同意地点点头，他回想起那些意外事件和伴随而来的痛苦。

“但是，很快你又得面对这样的经历，”她温和地解释，“在训练过程中，你会历经巨大的痛楚，那些痛楚超出我们的想象，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经历。记忆传承人自己也无法形容，只是一再提醒我们要让你知道：你需要很大的勇气去面对，很遗憾我们无法事先为你做些防范的准备。”

“不过，我们确信你有这样的勇气。”她对他说。

他一点也不勇敢，至少现在就不是。

“第四个主要的特点，”首席长老说，“就是智能。乔纳思尚未学会，但通过训练，他将逐渐获得这项能力。

我们确信他具有获得智能的潜能，这也是我们正在积极发掘的。

最后，记忆传承人还必须具备另一项特点，关于这一点，我只知名称，但没办法加以描述。因为我不了解，社区中的成员也没人了解。也许乔纳思知道，因为现任的记忆传承人告诉我们，乔纳思已经具备这项他称为‘超眼界’的能力。”

首席长老用质疑的眼光看着乔纳思，观众的焦点也都集中在他身上。现场寂静无声。

在那一瞬间，他怔住了，内心无比沮丧。他也不知道啊，那到底是什么能力呢？他根本不清楚。现在他必须承认：“没有，我没有这项能力。”祈求大家的宽恕和原谅，还要解释清楚选上他是一大错误，他根本不是那块料。

但是当他往人群望过去，看着一张张的脸孔，幻象又产生了，就跟上次的苹果事件一模一样。



人群变了。

他眨眨眼，一切又恢复原样。他挺了挺肩膀，在那一刹那间，他第一次肯定自己具有这样的能力。

她还看着他，所有人的目光也集中在他身上。

“我想是吧！”他告诉首席长老和大家，“我自己也不了解，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但是，有时候我的确会看见一些不可思议的东西，也许这就是超眼界。”

她的手臂从他肩膀上放下来。

“乔纳思，”她不仅是对他，也是对他所属的整个社区说，“你将接受训练，成为我们下一任的记忆传承人。谢谢你奉献了你的童年。”

说着她转身离开讲台，留下他一个人站在台上，面对观众。大家开始自发地低吟他的名字。

“乔纳思，”一开始只像个耳语，短促可闻，“乔纳思，乔纳思……”

渐渐地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快：“乔纳思、乔纳思、乔纳思……”

随着逐渐增强的唱颂声，乔纳思明白，大家就跟接纳新生儿凯尔博一样，已接纳了他和他的新角色。他的内心充满



感激和骄傲。

但是，在这同时，他也感到无比惶恐。他不了解自己为什么会被选上？他对自己的未来毫无概念。

未来他会怎样呢？

09 特殊规则

在他十二年的成长岁月中，乔纳思首次体悟到什么叫做隔离和与众不同。他记得首席长老说过：他的训练是在隔离的状况下，单独进行的。

虽然训练尚未展开，但是在离开大礼堂时，他已经领略到被分隔开来的滋味。他握着资料夹，穿过人群，寻找家人和亚瑟。大家纷纷让路给他，注视着他，并低声耳语。

“亚瑟！”他在停车场看见朋友，赶紧大叫，“我们一起骑回家吗？”

“当然啦！”亚瑟的笑容一如往昔，亲切又熟悉，但乔纳思隐隐觉得亚瑟好像迟疑了一下。

“恭喜啦！”亚瑟说。

“我才要恭喜你呢！”乔纳思回答，“当她提起‘打打’这件往事时，真是有趣儿，你获得的掌声比谁都多。”

刚晋升为十二岁的孩子这时也聚集过来，小心翼翼地把资料夹放入自行车后的提篮里，准备回家后再拿出来研读。过去这几年，孩子们晚上都得背诵学校功课，总是一边背，一边无聊地打哈欠。今晚可就不同了，他们是用期待的心情来背诵未来的工作规则。

“恭喜你，亚瑟！”有人大叫，同样又迟疑了一下才说，“也恭喜你，乔纳思！”

乔纳思和亚瑟也礼貌地恭贺对方。乔纳思看见爸爸和妈妈在自行车旁，远远地望着他。莉莉已经坐上后座，系好安全带了。

他挥挥手，他们也笑着挥挥手。他注意到莉莉表情很严肃，大拇指含在嘴里。

在回家的路上，他跟亚瑟的交流只是几个小笑话和一些无关紧要的话。

他在家门口下车，对亚瑟大叫：“明天早上见，娱乐中心主任助理！”

亚瑟继续往前骑：“好的，再见！”

亚瑟大声响应的瞬间，他再一次感觉到他们长期建立的友谊，似乎有些走调。也许是多虑了，跟亚瑟在一起，不

可能有什么改变的。

那天的晚餐静得出奇，只有莉莉叽叽喳喳，提出一大堆有关未来义工生涯的规划。她说她要先到育婴中心服务，因为她已经是喂加波吃饭的专家啦。

“我知道，”当爸爸对她投来警告的眼光时，她立刻补充说，“我不会提他名字的，我会假装自己不知道。我等不及了，好希望明天赶快来呢！”她快乐地说。

乔纳思不安地叹了一口气：“我可以等！”他喃喃自语。

“大家都很尊敬你的工作，”妈妈说，“爸爸和我为你感到骄傲。”

“那是我们社区最重要的工作。”爸爸说。

“但是几天前，你说指派的工作是最重要的工作！”

妈妈点点头：“这不一样。这不是工作，真的。我想都没想过，也没想到……”妈妈停顿了一下，“因为向来只有一个记忆传承人。”

“但是，首席长老说十年前做过一次遴选，结果失败了。她指的是什么？”

爸爸和妈妈迟疑了半晌，最后爸爸叙说了上一次的遴选结果：“上次的情况跟今天很像——同样充满悬疑，乔纳思。

当所有的十一岁孩子都获得指派的工作后，他们才宣布那位被选中的人……”

乔纳思插嘴问：“他叫什么名字？”

妈妈回答，“是一个女生，不是男生。但是我们不能再提她的名字，也不能再用这个名字为新生儿命名。”

乔纳思很震惊。如果有哪个名字“再也不能提起”，那可是奇耻大辱啊。

“她怎么了？”他紧张地问。

爸爸妈妈面有难色。“我们不清楚，”爸爸很不自在地说，“我们再也没有见过她。”

屋子里静悄悄的，他们只是默默地彼此望着。最后妈妈站了起来，说：“你获得了最尊贵的荣耀，乔纳思，最尊贵的荣耀。”

乔纳思独自在卧室里，铺好床，打开了自己的资料夹。他注意到有些同学的资料夹好大一沓，上头印满了字。他猜想班上那位科学家——本杰明，一定是轻松地读着一页又一页的规则和说明。他也想象得到，费欧娜一定是带着微笑，看着单子上所列的未来该学的方法和该尽的义务。

但是他的资料夹只有薄薄的一张，他读了两遍：

乔纳思

记忆传承人

一、每天下课后，直接到养老院后面的安尼斯入口处报到。

二、每天训练结束后，立刻回家。

三、从现在开始可不受规则约束，有权向任何一位市民发问，并保证获得答案。

四、禁止谈论训练内容，包括双亲和长老会在内。

五、从现在开始，不再跟别人分享梦境。

六、除非疾病或伤势与训练无关，否则禁止申请任何药物。

七、不得申请解放。

八、可以说谎。

乔纳思愣住了。他跟朋友的友谊怎么维持？他那些不花脑筋的球类游戏呢？沿着河岸骑自行车散心呢？对他来说，那是一段既快乐又重要的时光。他们为什么要剥夺呢？这些简单、合乎逻辑的指示，他可以理解，因为每个十二岁的孩子都一定会被告知：到哪里、如何去以及何时接受训练。但

是他还是有一点失望，很明显的，在他的课表里，完全没有任何休闲时间。

可以不受规则约束这条也令他相当吃惊。不过，再读一次后，他知道并不是强迫他违规，只是允许他有更大的选择权。他很确定，他永远也不会利用这条来为所欲为。他早已习惯遵循社区的规则，一想到要探人隐私，他就浑身不自在。

至于不再分享梦境这条，倒不成问题。他很少做梦，分享梦境对他来说本来就不容易，他很高兴可以免除这项义务。只是以后早餐时该怎么办呢？如果他做梦了，是否跟过去一样，只要告诉家人他没做梦就好？这就是说谎了。还有，最后一条规则说……哎，这最后一条规则他还没准备去理它呢。

对于药物的限制，他感到很为难。居民用药一向非常便利，就连孩子都可通过双亲拿到。上次他的手指头被门压伤，他赶紧忍痛通过广播通知妈妈。她一要求止痛药，药物马上送到。几乎是在同一时间，他手上的剧痛立即消除，只剩轻微的颤动，现在只能靠回忆才能唤起上次的体验。

再读一次第六条规则，他了解压伤手指可归类为“跟训

练无关”的伤势。虽然打从那次意外后，他就对厚重的大门特别留意，也很确定不会再旧事重演。可是如果真的再度发生，他还是可以申请药物治疗。

现在每天早上所吃的药丸，也跟训练无关，所以他还是继续吃。

可是一想到首席长老说训练过程必须承受很大的痛楚，他就打从心里不安。她还说那是难以形容的痛楚。

乔纳思用力吞了一下口水，实在很难想象那会是怎样的痛楚，而且还能服药。这实在超出他的理解。

他对第七条规则毫无异议，因为他从未想过要申请解放。

他强迫自己再读一次最后一条规则。打从启蒙开始接受教育，打从开始学习使用语言，他就没说过谎。这是学习正确用语不可或缺的环节。他四岁时，有一次在学校午餐前说了一句：“我饿死了。”

结果马上被带到旁边，上了一堂精确使用语言的课程。在课堂上他学懂了他不是“饿死了”，而是“肚子很饿”。在社区里没人会饿死。过去也从来没人饿死，未来更不可能有人会饿死。说“饿死了”，就等于是说谎。当然，这是一

个不经意地说谎。要大家精确地使用语言，就是希望大家不会不经意地说谎。他了解这一点吗？他们问他。他果然了解。

在他的记忆里，他再也不敢说谎。亚瑟不会说谎，莉莉不会说谎，爸爸妈妈不会说谎，没有人会说谎，除非……

一个念头突然浮现乔纳思的脑海里，连他自己都吓了一大跳：是否其他人——大人——在晋升为十二岁时，都收到同样可怕的指令呢？

是否他们都被指示：可以说谎。

他的内心受到很大的冲击。现在，他有权向任何人提问——而且一定会有答案——就用想象的吧（虽然还是很难想象），他可以问某个大人，也许就问爸爸：“你说谎吗？”

不过，他也无从知道他所获得的答案是不是真的。

10 储存记忆的人

“我从这里进去，乔纳思。”他们把自行车停在画好停车位的区域，走到养老院门口时，费欧娜说。

“不知道为什么，我竟然觉得紧张。”她说，“我以前常到这里啊。”她把玩着手上的资料夹。

“嗯，现在不一样了。”乔纳思提醒她。

“连自行车上的名牌都不一样。”费欧娜笑了起来。维护人员趁着半夜，帮每位十二岁的孩子换上新名牌，上头标示着：受训中的居民。

“我不想迟到。”她一边迈上台阶，一边迟疑地说，“如果我们同时结束，我就和你一起骑车回家。”

乔纳思点点头，挥挥手，便绕过建筑物，朝安尼斯走去，那是一栋附在建筑物背后的小侧楼。他也跟她一样，不想在受训的第一天就迟到。

安尼斯的外观毫不起眼，门口也很寻常。他握住厚重的门把手，这才注意到墙上有个蜂音器，于是他改为按铃。

“什么事？”声音从蜂音器上方小小的扩音器传出来。

“我是，嗯，乔纳思。我是新的……我是说……”

“请进！”“咔嚓”一声，门开了。

接待室很小，只有一张桌子，一位女接待员正忙着处理文件，抬头看到他进来，竟然站了起来。这个举动着实令他大吃一惊。以前从没有人因为他的出现而主动起立致意。

“欢迎，记忆传承人。”她很恭敬地说。

“哦，”他很不自在地回答，“叫我乔纳思就好了。”

她微微一笑，按下一个钮，他听见她左边的门“咔嚓”一声开了。“您可以进去了。”她告诉他。

她好像注意到他的不自在，也了解他不自在的原因。因为社区里的门都不上锁；至少乔纳思知道的门就都不上锁。

“上锁是为了维护记忆传承人的隐私，因为他需要全神贯注。”她解释着，“以防万一有居民闲逛到这边来找自行车修理部之类的。”

乔纳思笑了笑，稍微松了一口气。这位女士看起来很友善，事实上也的确很友善。社区里流传这样的笑话：自行车

维修部门是个不太重要的小单位，经常搬家，大家常常搞不清楚它到底在哪里。

“这里一点也不危险。”她告诉他。

“但是，”她对墙上的时钟瞥了一眼，“它不喜欢等人喔。”

乔纳思赶紧打开门，发现自己来到一间装潢典雅、舒适的起居室，就跟他自己家里的形式很像。社区里每户人家的家具都是规格化的：实用、结实，每个物件都有特定的功能——一张睡觉的床，一张吃饭用的桌子，一张念书用的书桌。

在这间宽敞的房间里，该有的家具样样不缺，只不过每件家具都跟他家里的略有不同：椅子和沙发的坐垫比较厚也比較豪华；桌脚不像家里的那么直挺挺的，而是较为纤细、略有弧度，并且雕饰了小花纹；床铺位于房间另一端的凹室，上头罩着一条华丽的床单，上面绣满精细的图案。

最显著的不同是书。在他家里，只有家家必备的几套书：一本字典，以及厚厚的社区说明手册，详列每间办公室、工厂、建筑物和委员会的介绍。当然，还有社区的法则大全。

家里那些书是乔纳思唯一看过的书，他从不知道还有其他的书。

这个房间的墙壁却完全被书架覆盖，从墙脚到天花板，满满的都是。这里一定有几百本、甚至几千本的书，每本书的书名都用闪亮的印刷字体装饰得光亮耀眼。

乔纳思注视着这些书，他想象不出内容会是什么？是超越管理社区的其他法则吗？是对办公室、工厂和委员会更多的描述吗？

他只敢花一秒钟的时间张望，因为桌子旁边的椅子上，坐着一个人，正打量着他。

他迟疑地往前移动，站在这位先生前面，略微鞠个躬，然后说：“我是乔纳思。”

“我知道，欢迎，记忆传承人。”

乔纳思认得他。在典礼中，他虽然也身着长老服饰，却与其他长老大不相同。

乔纳思怯生生地望着那双灰色眼珠中自己的影像。

“先生，很抱歉，我不太了解您的意思……”

他等着，但是老人并未说出标准响应语——我接受你的道歉。

过了一会儿，乔纳思继续说：“但是我认为……我是说我想，”他更正自己的用语，一边提醒自己：精准的语言很



重要，在这位先生面前更要谨慎。“您才是记忆传承人，我只是，嗯，我刚被指定，我是说，昨天才被选上的。我还不是记忆传承人。”

老人若有所思地望着他，眼神中有感兴趣、好奇、关心、或许还带有一点同情的意味。

最后他终于说话了，“至少在我认为，从今天这一刻开始，你就是记忆传承人。我担任记忆传承人这份工作已经很久了，这是一段漫长的岁月，你也看得出来，不是吗？”

乔纳思点点头。老人满脸皱纹，眼睛虽然闪现犀利的光芒，却掩不住疲惫，眼周围镶着黑眼圈。

“看得出来，您年纪很大了。”乔纳思尊敬地说。大家对长老总是推崇备至。

老人微微一笑，摸摸自己脸上松弛的肌肉：“事实上，我没有外表看起来那么老。”他告诉乔纳思，“这份工作让我加速老化。我知道我看起来好像很快就会被解放，但是事实上，我还有好长一段人生要走哩。

不过，当你被选上时，我非常高兴。他们花了很长时间来进行这一次遴选。距离上一次的遴选失败已经十年了，我的能量正逐渐耗弱，我必须保留气力来训练你。未来的工作



很艰辛、痛苦，而且只有你跟我。”

“请坐下。”他指了指身边。

乔纳思坐到柔软的加垫的座位上。

老人闭上眼睛，继续说：“当我十二岁时，跟你一样被分派了这一职务。当时我很害怕，我相信你现在也一样。”他张开眼睛，盯着乔纳思，乔纳思点点头。

那双眼睛再度闭上：“我来到这个房间，开始接受训练，那已经是好遥远以前的事了。我觉得当时的记忆传承人好老，就跟你现在对我的感觉一样，他也跟我现在一样疲惫不堪。”

他突然坐直了身子，又张开眼睛：“你可以随便发问。因为平常禁止谈论，所以我不擅长描述这些过程。”

“我了解，先生，我看过了指导说明了。”乔纳思说。

“那就不再详细叙述了。”老人低声轻笑，“我的工作很重要，地位崇高，但这并不代表我是完美的，要不然上次训练接班人就不会失败了。请尽量发问，好帮助你进入状态。”

乔纳思的内心有成千上万个疑问，就跟墙壁上的书籍一样多，但他一个也提不出来。

老人叹了一口气，好像要先整理一下思绪，接着才又开口：“训练过程很复杂，不过我先简单说好了，我的工作就是要把我所有的记忆都转移给你，所有过去的记忆。”

“先生，”乔纳思迟疑地说，“我很乐意聆听您一生的故事和您的记忆。”赶紧又补充说：“很抱歉，我插嘴了。”

老人不耐烦地摇摇头，“在这里用不着说抱歉，我们没有时间了。”

“是的，”乔纳思继续说，很不自在地发现自己又插嘴了，“我真的很感兴趣，我只是不明白这件事有这么重要吗？我可以在社区里工作，再利用休闲时间来拜访您，听您诉说您的童年啊。我很喜欢这样，事实上，我在养老院做义工时就这么做了，那些老人都很喜欢说自己的童年，听起来非常有趣。”

老人摇摇头：“不，不是这样。”他说，“我说得不够清楚。我要传输给你的不是我自己的过去，不是我的童年。”

他往后靠，将头枕在有软垫的椅背上：“我要给你的是整个世界的记忆。”他叹了一口气，“在你之前，在我之前，在上一任记忆传承人之前，在他好几代之前的所有记忆。”

乔纳思的眉头皱了起来：“整个世界？”他问，“我不懂，

您是说这个世界上不是只有我们？不是只有这个社区？您是说还包括其他的地区？”他试着在内心捕捉这样的概念，“很抱歉，先生，我还是不明白。也许我不够聪明，您说的‘全世界’跟‘在他好几代之前’，是指什么？我以为这个世界只有我们，我以为只有现在。”

“还有很多很多远远超出这个范围的其他地方，超出现在，再往前推、往前推、一直往前推更多的记忆。在我被选上之后，我接收了所有的记忆。在这个房间，我一个人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经历那些过往事件，这就是智能的来源，也是我们塑造未来的依据。”

他停了停，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这担子好重。”

乔纳思不由得对老人产生了深切的同情。

“就好像……”老人沉吟了一下，好像正在寻找最恰当的字眼来描述，“就好像驾着雪橇在大雪中下坡一样，”最后他终于说：“起初因为速度加上冷峻清新的空气，让人觉得刺激兴奋，但是雪越下越大，不断堆积，覆盖在滑板上，慢慢的，你越来越难前进，而且……”

他突然摇摇头，瞧了乔纳思一眼：“你对这些毫无概念，对不对？”

乔纳思一脸困惑：“先生，我完全不懂。”

“你当然不懂。你不知道什么是雪，对不对？”

乔纳思摇摇头。

“雪橇？滑板？”

“不知道，先生。”乔纳思说。

“下坡？这些名词你都不知道？”

“都不知道，先生。”

“那么，就从这里开始好了。我还在想该从哪里开始比较恰当呢。到床上来，把上衣脱掉，脸朝下趴着。”

乔纳思不安地照做。他可以感觉到赤裸的胸膛紧贴着柔软、华丽的床单。老人站起来，走到墙边的扩音器旁。社区里的每户人家都装有这种扩音器，只不过这个房间的扩音器竟然多了一个“开关”，老人灵巧地一扳，啪的一声，开关就“关”上了。

乔纳思差点儿停止呼吸，老人竟然有“关掉”扩音器的权力！他这一惊非同小可。

接着老人飞快地走到床边，坐在乔纳思身旁的椅子上。

乔纳思一动也不动，等着即将发生的事。

“闭上眼睛，放松，不会痛的。”

乔纳思想起自己可以多发问：“先生，请问您要做什么？”他希望自己的声音没有泄露内心的紧张。

“我要将雪的记忆传送给你。”老人说完，就将双手放在乔纳思赤裸的背上。

11 记忆传送

起初乔纳思不觉得有什么特别，只感觉到老人的手轻轻地触摸他的背。

他尽量放松，保持规律的呼吸。整个房间静悄悄的，乔纳思有点担心自己会在受训的第一天就出丑，因为他快要睡着了。

就在这时，他哆嗦了一下。他知道是触摸他的那只手突然间变冷了。在这同时，他发现吸入的空气也变得很冷。他舔舔嘴唇，感觉舌头一阵冰凉。

他大吃一惊，却一点也不害怕，反而觉得全身上下充满活力，他再吸一大口气，让冰凉的空气流窜到身体各处。现在，他感觉得到寒冷的空气在周遭回绕，拂在他的手上，笼罩在他的背上。

老人的触摸似乎不见了。

现在他有了一种全新的感觉。是针扎吗？不，针扎不会这样柔软又没有痛楚。细小的、冰冷的、羽毛般的触感，落在他的身上和脸上。他再伸出舌头，捕捉一次次寒冷的接触。那种感觉很快就消失，但很快地又一个接一个从不同的地方冒出来。他不禁笑了起来。

他知道自己躺在床上，躺在安尼斯的房间里；却又觉得自己端坐在某个地方，身体下不是柔软华丽的床单，而是平坦又坚硬的地面。他的手虽然一动也不动地放在身边，却感觉到是握着一根粗糙、潮湿的绳子。

虽然眼睛闭着，他却看得见景象。他看见四周白茫茫一片，晶莹、旋转的结晶体自空中缓缓飘落，聚积在他的手背上，好像一层冰冷的软毛。

他的呼吸清晰可见。

现在他终于了解老人所说的“雪”是什么东西了。穿透层层雪花，他可以眺望到极远的地方。他现在身在高处，地上是厚厚的积雪，他因为坐在一个坚硬、平坦的物体上，才能突出雪地。

雪橇，他突然明白了，他正坐在一部雪橇上。他的脚下是蜿蜒地势的最高点，但雪橇却安稳地停在上头。最先



闪现在他脑海的是“土堆”这个词，但是新的知觉告诉他这叫“山丘”。

然后，雪橇载着他穿越纷纷飘落的雪花，往前滑行。乔纳思立刻明白自己正在下坡。没有任何说明，完全是他亲身体验出来的。

当雪橇开始急速下降、冰冷的空气拂过他的脸庞时，他穿越的物质叫做雪，他脚下的工具叫做雪橇，而推动雪橇前进的就是滑板。他终于完全了解了。他整个人沉浸在喜悦中：速度、清新的冷空气、完全的静谧，还有平衡、兴奋、祥和的感受。

下降的速度慢慢趋缓，在接近土堆——不对，应是山丘——的底端时，雪橇前进的速度变慢了，上面也堆满了雪花。他用身体推动雪橇前进，不想这么快结束这段刺激的旅程。

但是积雪挡住去路，雪橇上的薄滑板再也前进不了了，他停了下来。他坐了一会儿，冰冷的手握着绳子，喘着气。他试探性地张开眼睛——不是坐雪橇时的眼睛——看见自己躺在床上，动也没动过。

老人依然坐在床边打量他：“怎么样？”他问。



乔纳思坐起身子，试着说出真实的感受，好一会儿才回答：“不可异议。”

老人用袖口抹去额头的汗水，“哎，”他说，“真累啊。不过，希望你明白，即使只传送你这样小的经历，我也觉得负担减轻了。”

“您的意思是……我可以问问题吗？”

老人点点头，鼓励他发问。

“您的意思是您现在已经没有那段记忆了——那段坐雪橇的经历——再也没有了？”

“没错，所以我这副臭皮囊稍微变轻些了。”

“但是那段经历很有趣啊！现在您完全没有了，被我拿走了！”

老人笑了笑：“我只是给你一趟在某个山丘上、某次下雪的时候、驾一辆雪橇的旅程记忆。在我的记忆库里，有全世界各地的滑雪经历。我可以一个一个地传送给您，即使传送上千次，我还会剩下一大堆。”

“您是说，我——我是指我们——还可以再来一次？”

乔纳思问，“我非常乐意。我想我应该会拉绳子操控雪橇。这次我没试，因为这次的经历对我来说太新奇了。”

老人边笑边摇头：“也许改天再来玩吧！时间所剩不多了，不能只顾着玩。我只是想让你了解如何转移记忆。”

“现在，”他换了副严肃的表情，“再躺下来，我想要……”

乔纳思照做，他渴望再获得一点新的感受。但就在这当儿，脑海里突然涌现出许多疑问。

“为什么现在没有雪、雪橇和山丘了呢？”他问，“以前有吗？我爸妈年轻的时候玩过雪橇吗？您呢？”

老人耸耸肩，勉强一笑：“没有，”他告诉乔纳思，“那是非常古老的记忆，这也是我这么费劲的原因——我必须回到好几代以前把这段记忆拉回来。在我刚晋升为记忆传承人时，前一任的记忆传承人也是回到古代才把这段记忆拉回来传给我。”

“为什么雪和其他东西通通不见了呢？”

“因为气候受到控制的缘故。雪会妨碍农作物生长，限制耕作时间。它那飘忽不定、难以预测的动向还会影响交通，非常不实用，所以在建立同化社区的时候，就被废除了。”

“山丘也是一样，”他补充说，“搬运物品的时候，爬山越岭非常不便，还会减慢卡车、公共汽车的速度，所以……”

他一挥手，好像这样就可以让山丘消失：“也被同化了。”他下个结论。

乔纳思惋惜地说：“真希望那些东西一直都在。”

老人微微一笑：“我也这么想，”他说，“但是我们无法选择。”

“但是，先生，”乔纳思建议，“既然您拥有那么大的权力……”

老人纠正他：“是荣耀，”他坚定地说，“我获得很大的荣耀。未来你也一样。但是你会发现那跟权力是两码事。

现在安静地趴下来。既然谈到气候，我就再给你一些这方面的经历。为了测试你的接收程度，这一次，我不事先说明，看你能不能自己领悟这个名词。刚才我已经事先告诉你雪、雪橇、下坡和滑板。”

用不着指示，乔纳思主动闭上眼睛。他再度感觉到背上那双手。他等着。

感觉来得好快。这一次那双手不再发冷，而是释放出略带潮湿的暖意。暖和的感觉慢慢扩散，先横越肩膀，往上到达脖子，再漫延到脸庞。即使是穿着衣服的部位，也可以领略到那愉快、满布全身的温暖。他舔舔嘴唇，感觉到空气又



热又潮。

他没有移动，这里没有雪橇，所以他的姿势维持不变。他独自一个人，躺在户外的地上，暖意来自遥远的上方。虽然不像上次驾雪橇那般刺激，但是感觉非常愉快、舒服。

突然，他领悟到用来形容这种感觉的字眼：阳光。他还察觉到是来自天空。

就在这时，感觉消失了。

“阳光！”他大喊，一边张开眼睛。

“很好，你确实领受到这个字眼了。这样我的工作就轻松多了，不必多做解释。”

“而且它来自天上。”

“没错，”老人说：“以前就是这样。”

“在同化之前，在气候控制之前。”乔纳思补充。

老人笑了起来：“你的接收力很强，学得又快。真高兴跟你一起工作。我想今天就到这里为止，我们有个很好的开始。”

乔纳思却有些困惑：“先生，”他说，“首席长老告诉我——她也告诉了每一个人——而您也跟我提过，受训的

过程非常痛苦：所以我被吓到了。但是它一点也不痛啊，我还觉得很享受呢。”他带着调皮的神情看着老人。

老人叹了一口气：“我特意选择愉快的经历开始。上一次的失败教训让我获得智能，知道应该这么做比较好。”他深深地吸了几口气，“乔纳思，训练的确很痛苦，但现在还不是时候。”

“我很勇敢，真的很勇敢。”乔纳思坐得更加挺直。

老人定定地望了他好一会儿，微笑着说：“我看得出来。好吧，既然你问了这个问题——我想我也还有体力再做一次传送。”

“再躺下来，这是今天最后一次了。”

乔纳思很开心地服从指示。他闭上眼睛，等着，再度感觉到那双手。接着，他又感觉到那股暖意，感觉到阳光从天空泼洒而下。这一次，他躺在舒适无比的暖意下，慢慢地感觉到时光的流逝。他知道真实的自己只不过是过了—、两分钟，但是他那正在接收记忆的另一部分，却已经在太阳底下待了好几个小时。他的皮肤开始觉得刺痛，他忍耐不住，挪动了一下手臂，才稍微弯曲，手肘内侧立刻传来一阵灼痛。

“哎呦！”他大叫一声，在床上换个姿势。“哎呦呦！喔喔……”他缩起身子，就连张嘴说话脸部都疼痛不堪。

他知道有适当的字可以形容这种感觉，但是他被痛苦淹没了，说不出来。

突然，痛苦结束了。他张开眼睛，不舒服地蜷缩着身子。
“好痛。”他告诉老人，“我掌握不到那个词。”

“这就是晒伤。”老人告诉他。
“好痛！”乔纳思说，“但是我很高兴您把它转移给我。
真的很有趣。现在我比较有概念了，知道为什么它会带来痛苦。”

老人没有回答，沉默地坐了一秒钟才说：“起来吧，你该回家了。”

他们两人一起走到房间中央。乔纳思穿上衣服。“再见了，先生。”他说，“谢谢您给我上了第一课。”

老人点点头，看起来很疲惫，还有一点感伤。
“先生？”乔纳思怯生生的说。
“什么事？你还有问题吗？”
“我还不知道您的大名呢。我本来认为您是记忆传承人，但是您又说我现在才是记忆传承人。所以我不知道该怎么称

呼您。”

老人坐回椅子，动了动肩膀，好像要藉此消除身体的疲惫。他似乎筋疲力尽了。

“就叫我传授人好了。”

12 看见颜色

“你睡得好熟，是不是，乔纳思？”第二天吃早餐的时候，妈妈问，“没有做梦吗？”

乔纳思微微一笑，点点头，他还没准备好该怎样说谎，又不想说出真相。“我睡得很熟。”他说。

“真希望他也可以。”爸爸坐在椅子上，弯下腰逗弄加波挥动的小拳头。婴儿篮就放在他脚边的地板上。加波头旁边的角落放着的填充河马，睁着空洞无神的眼睛看着这一幕。

“我也希望，”妈妈看了加波一眼，“他晚上好吵喔。”

乔纳思整晚都没有听到小宝宝的哭声，因为他真的睡得很沉。不过他说没做梦，却不是真的。

在梦中，他一次又一次地驾着雪橇滑过冰雪覆盖的山丘。在梦里，好像都有目的地，只不过他弄不清到底要去哪里，只知道雪橇被强烈的风雪挡在某处。

醒来后，他内心仍然充满渴望，希望到达远处，找到那个正在等待他的东西。那种感觉很美妙，很让人欢喜，回味无穷。

但是他不知道怎样抵达那个地方。

他努力摆脱残存的梦境，收拾好功课，准备上学。

学校今天看起来有点儿不一样。课程没变：语言与沟通、贸易与工业、科学技术、民事法则和管理。但在休息时间和午餐时，刚晋升为十二岁的孩子们，叽叽喳喳地谈论着自己第一天的受训情形。大家同时开口，抢着说话，再迟疑地为自己的插嘴道歉；接着在描绘新体验的兴奋中，又忘情地再度插嘴。

乔纳思只是聆听。他牢记着不能跟别人谈论他的训练内容的规则。反正也无从谈起，因为在安尼斯的经历根本无法描述。谈到雪橇，就不能不提到山丘和雪，但是对于从没有经历过高度、风或如羽毛般雪花的人，又从何体会山丘和雪呢？

即使已经受过那么多年的精确语言训练，他也实在不知道要用什么字眼来形容阳光。

所以乔纳思的最佳选择就是安静、聆听。

下课后，他依然和费欧娜一起骑车到养老院。

“昨天本来想跟你一起回家的。”她告诉他，“你的自行车还在，我等了好一会儿，后来时间不早了，我就自己回家了。”

“很抱歉让你久等。”乔纳思说。

“我接受你的道歉。”她公式化地回答。

“我多留了一会儿。”乔纳思解释。

她默默地蹬着自行车。他知道她正在等他告诉她原因，并告诉她第一天受训的情形。她不能主动发问，不然就显得莽撞无礼了。

“你在养老院当过那么久的义工，”乔纳思试着转移话题，“不懂的事应该不多了吧？”

“哦，要学的还多着呢！”费欧娜回答，“有行政管理、饮食规则、违规处分……你知道吗？老年人也有戒尺呢，就跟幼儿一样。还有职业伤害治疗、娱乐活动、药剂学……”

目的地到了，他们停下自行车。

“比起学校，我更喜欢这儿。”费欧娜坦言道。

“我也是。”乔纳思附和，把自行车推进车位。

她停下来站立一会儿，好像是希望他再往下说。接着她

看看表，挥挥手，朝入口处走去。

乔纳思在自行车旁站了一会儿，突然愣住了。“超眼界”的现象再度出现。这次是发生在费欧娜身上。刚才他看着她的背影，发现她发生了变化。乔纳思努力在心中重现刚才那一幕，发现费欧娜不是整个人，而是只有头发起变化，而且只一瞬间。

他快速想了一下，现在这种现象越来越常发生了。第一次是发生在几周前的一个苹果上；第二次是发生在大礼堂观众的脸上，这不过是两天前的事；然后就是今天，现在，费欧娜的头发上。

乔纳思皱皱眉头，走向安尼斯。他决定去问传授人。

乔纳思一进门，老人就抬起头来，微微一笑。他已经坐在床边，看起来有活力多了，好像刚充过电。

“欢迎光临。”他说，“我们得开始了，你迟到一分钟。”

“很抱歉……”乔纳思立即住口，一张脸涨得通红，他想起在这里是不用说抱歉的。

他脱掉上衣，走到床边：“因为发生了一件事，所以我迟到了。”

“有什么问题你就问。”



乔纳思先在心中想清楚，以便说个明白：“我想那就是您所谓的‘超眼界’。”他说。

传授人点点头：“你说说看。”

乔纳思向他报告苹果事件，以及看到观众的脸瞬间起变化的情形。

“然后就是今天，刚刚在外面，发生在我朋友费欧娜的身上。准确地说，她本人没有变化，但是她身上有样东西起了一秒钟的变化。她的头发看起来不一样，不过跟形状、长度无关，怎么说呢……”乔纳思犹豫了半晌，觉得很沮丧，自己竟然形容不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最后，他只能说：“我不知道它是怎么发生的，又为什么会变化。这就是我迟到一分钟的原因。”说完，他一脸茫然地看着传授人。

出乎意料的，老人问他一个好像跟“超眼界”无关的问题：“昨天，当我将驾雪橇的记忆传送给你的时候，你有没有四处张望？”

乔纳思点点头，“有啊！但是因为半空中有飘落的雪花，所以不太容易看见其他东西。”

“你有没有仔细瞧瞧雪橇？”

乔纳思回想了一下，“没有，我只知道它在我身体下面。昨晚我也梦见了。不过，只感觉到它的存在，不记得是否看見了。”

传授人陷入沉思。

“遴选之前，我观察过你，察觉到你可能具有这项能力，而你的描述也证实了这一点。只不过，你的情况跟我不同。”传授人告诉他：“当我像你这么大——即将成为新的记忆传承人时——我开始经历这些现象，不过形式跟你有点不同。对我来说……算了，现在先不提，因为你还无法了解。”

不过，我可以想象你所看见的变化。让我来做个小实验，证实我的猜测。躺下来吧！”

乔纳思再度躺在床上，双手放在身体两侧。现在他已经觉得很自在了。他闭上眼睛，等着传授人那双熟悉的手放到他背上。

但是，这回传授人改用语言引导他：“回想一下你坐在雪橇上的情形，就在开始，你坐在山丘顶端，准备滑行之前。就是这个时刻，低头看看雪橇。”

乔纳思困惑地睁开眼睛：“对不起，”他很有礼貌地问，“您不给我这段记忆吗？”

“现在它是你的记忆了，再也不属于我了。我已经把它传送出去了。”

“那我怎样唤起这段记忆？”

“你可以回想去年或者是你七岁、五岁的时候吧，对不对？”

“当然可以。”

“方法一样。社区里的每个人都有他自己这一代的记忆，但是现在你可以回到更久远的过去。试试看，集中精力。”

乔纳思重新闭上眼睛，并深深地吸一口气，在意识底层搜寻雪橇、山丘和雪的记忆。

他一下子就找到了，根本没费多少力气。他再度坐在山丘的顶端，置身大雪纷飞的世界。

乔纳思笑得合不拢嘴，吐出像蒸气般的呼吸。他想起先前接受的引导，便低头往下看。他看见自己握着绳索的一双手飘满了雪花。接着他看见腿，便把腿移向旁边，好看看下头的雪橇。

他怔住了，眼睛瞪得好大。这次不再是匆匆一瞥的印象，而是持续的画面。他眨眨眼，再度瞪视着雪橇——它跟苹果、费欧娜的头发在一瞬间所产生的幻象，具有相同的

神秘的特质。可是雪橇没有起变化，它从头到尾都是那个样子。

乔纳思张开眼睛，他还是躺在床上。传授人好奇地望着他。

“没错，”乔纳思慢慢地，说，“就是我在雪橇上看见的东西。”

“让我再做个试验。看书柜那边。你有没有看见桌子后面，柜子顶端最上面那一排书？”

乔纳思用眼睛搜寻，他望着那些书，书果然起了变化。但变化一闪而过，在下一秒钟又恢复正常了。

“又发生了，”乔纳思说，“书也起变化了，但是稍纵即逝。”

“我的猜测没错，”传授人说，“你开始看见红色。”

“那是什么？”

传授人叹了一口气：“怎么解释呢？曾经，在大家都拥有记忆的年代，每个东西除了现在保留的形状和大小，另外还有一项叫做‘颜色’的特质。

颜色的种类非常多样，红色就是其中的一种。那也就是你现在开始看见的色彩。你的朋友费欧娜拥有一头红发，这

很罕见，以前我就注意到了。所以你提到费欧娜的头发时，提供给我一个线索，推测你可能开始看见红色了。”

“那我在大礼堂看见的那些脸呢？”

传授人摇摇头：“不，肌肉不是红色的，但含有红色调。事实上，从前有段时间，人们的肌肤有很多种颜色，这点以后你在记忆中会发现。后来我们走向同化，所有的肌肤就只有一个颜色了。你看见的就是红色调。苹果或你朋友的发色应该比较深或鲜明，至于人的脸色应该比较淡。”

传授人突然低声轻笑：“我们还无法完全掌控‘同化’，遗传专家一直在努力解开这个结。我想象费欧娜这样的红头发一定会把他们搞疯。”

乔纳思专心聆听，努力消化、理解。“那雪橇呢？”他问：“它同样是红色的，却不会起变化。传授人，它自始至终都是红色的。”

“因为它是来自过去的一段记忆，那时候颜色是存在的。”

“它好……噢，真希望有更贴切的词来形容！红色好漂亮！”

传授人点点头：“是很漂亮。”

“你看得见颜色吗？”

“什么颜色都看得见，所有的颜色。”

“以后我也可以吗？”

“当然，在你接收了记忆以后。你已经拥有超眼界的能力，接着你就会获得智能，了解颜色以及其他更多的事情。”

乔纳思现在对智能还不感兴趣。现在吸引他的是颜色。

“为什么其他人看不见？为什么颜色会消失呢？”

传授人耸耸肩：“是我们的人做了这样的选择，选择同化。这已经是我之前很久、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我们放弃阳光的同时，也放弃了颜色和差异性。”他想了一下，“我们因此控制了很多事物，但也放弃了很多事物。”

“我们不应该这么做！”乔纳思愤怒地说。

传授人很惊讶乔纳思的反应这样激烈，他苦笑了一下：“你的推论下得很快。我花了好几年才想通这一点，也许你会比我早开窍。”

他瞄了一眼墙上的时钟：“现在躺下来吧，我们还有很多事要做。”

“传授人，”乔纳思一边问，一边挪动身体，“在您成为记忆传承人的过程中，您的情况是怎样呢？您说您也有超眼



界的现象，只是方式跟我不同。”

那双手来到他的背部：“改天吧，”传授人温和的说，“改天再告诉你。现在我们得工作了。我已经想到帮你建立色彩概念的方法了。现在闭上眼睛，不要动，我要给你彩虹的记忆。”



13 异于常人的生活

日子一天又一天、一周又一周地过去。通过记忆的传授，乔纳思认识了各种色彩，甚至开始在平常生活中看见各种色彩（他的生活再也不平常，也无法恢复平常了），只不过他的色感总是无法持久。比如他曾在中央广场的草地以及河边的草丛中，瞥见一抹绿意，还看见卡车运载着边界外农场的橙色南瓜，即使隔得老远，他还是看见刹那间闪耀出的鲜亮色彩。但都一闪即逝，随即恢复平淡无奇的外表。

传授人告诉他，要花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学会保留这些色彩。

“我好想早点儿永久留住色彩！”乔纳思生气地说，“什么东西都没有颜色，实在不公平！”

“不公平？”传授人好奇地望着乔纳思，“解释一下你的想法。”

“嗯……”乔纳思必须停下来好好思考，“如果什么东西都一样，就没有选择的机会了。我很想一早醒来就可以做选择，比如穿蓝色上衣或红色上衣。”

他低头望着自己没有任何色彩的衣服：“但是，所有的衣服都一样，永远如此。”

说着他微笑了起来：“我知道穿什么衣服并不重要，关系也不大，但是……”

“重要的是选择权，对不对？”传授人问。

乔纳思点点头，“我的弟弟……”他赶紧修正：“不，他不是我弟弟，他只是接受我们家特别照顾的小宝宝，他的名字叫加波。”

“哦，我知道加波。”

“就他的年纪来看，他学得很快。如果把玩具放在前面，他就会去抓——我爸爸说他正在学习控制小肌肉——他真的好可爱。”

传授人点点头。

“但是，现在我看得见颜色，至少有时候看得见啦。我就会想：如果我拿出的是鲜红色、鲜黄色的玩具，不知他会选择哪样？”

“他可能会选错。”

“噢，”乔纳思沉默了一秒钟，“我了解你的意思。小宝宝选什么玩具还无所谓，但是以后就至关重要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不敢让人们自己做选择。”

“不安全？”传授人提示。

“绝对不安全。”乔纳思很肯定地说，“如果他们可以自己选配偶，却选错了呢？”

“又如果，”他继续说，觉得自己的想法很荒谬、很可笑，“他们可以自己选择工作呢？”

“好可怕，不是吗？”传授人说。

乔纳思轻声低笑：“非常可怕，也很难想象。我们一定要保护大家，避免错误的选择。”

“这样安全多了。”

“对，”乔纳思同意，“安全多了。”

当话题转移后，乔纳思感到一种莫名的沮丧。

近来他常生气：对同学的安于现状生气，为何大家无法像他一样去享受色彩呢？他也对自己生气，生气他无法为大家带来改变。

他曾瞒着传授人——因为他担心会被拒绝——偷偷地将

自己崭新的知觉告诉朋友。

“亚瑟，”有一天早上他说，“你仔细看这些花。”那时他们站在档案管理中心附近的一座天竺葵花圃边，他把手搭在亚瑟的肩膀上，专注地想着红色的花瓣，并尽可能将时间拉长，希望能把红色的知觉转移给这位朋友。

“怎么回事？”亚瑟不自在地问：“哪里不对劲？”他把乔纳思的手推开。因为伸手碰触别人，是非常鲁莽的行为。

“没事。我只是在想这些花快枯萎了，我们应该通知园丁多浇一点水。”乔纳思叹了一口气，转身离开。

有一天晚上，他做完训练回家，脑海里塞满了新知识。那天传授人选择了一段令人既惊骇又焦虑的记忆。在他双手的触摸下，乔纳思发现自己置身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里，那里非常炎热、狂风呼啸、蓝天如洗，周围有几束稀稀落落的青草、几丛灌木和几块岩石，不远处是一片宽阔、低矮的树林。他听见嘈杂音，一阵武器爆裂声让他意识到“枪”这个字，喊叫声四起，不知什么东西倒下来，发出轰然巨响，还将大树的枝干给压断了。

呼喊声此起彼落，他躲在灌木丛后面偷看，想起传授人曾告诉他：以前的人肤色不一样。在这群人中就有两位肤色

是深褐色的，其他人则是浅色。他靠得更近，看见地上躺着一头大象，动也不动，这些人砍下它的长牙，鲜血四溅。他不知所措地呆立着，体悟到红色的另一个象征。

这些人走了，坐上车子，加速往地平线的方向驶去，旋转的车轮弹起小石子，其中一颗击中他的前额，猛地一阵刺痛。但是记忆继续向前，乔纳思只得忍痛跟到底。

这时他看见另一头大象从躲藏的树丛中走出来，慢慢踱到那只遇害的大象身旁，低头凝视，用蜷曲的鼻子抚摸那巨大的尸身；然后它抬起鼻子，扯下一些树叶，覆盖在那伤痕累累的身躯上。

最后它抬起头，举起象牙，对着空旷的大地怒吼。吼声中有无尽的愤怒和忧伤，乔纳思从未听过这样的声音。

他张开眼睛，痛苦地躺在接收记忆的床上，那声音犹在耳际萦绕。就连骑车回家的路上，怒吼声依然充塞他的心田。

“莉莉，”那天晚上，当莉莉从柜子上拿下她的填充大象玩具时，他问她：“你知道以前有活生生的大象吗？”

她看着手上破旧的玩具，露齿一笑：“当然有啦，乔纳思。”

爸爸帮莉莉解开蝴蝶结，梳理她的头发。乔纳思走过

去，将手搭在他们两个人的肩膀上。他费力地想将一小段大象过去的形象，例如它们的躯体如何的雄伟硕大，以及它在朋友临终前体贴地抚触和照顾等记忆传送给他们。

爸爸只是继续梳着莉莉的长头发，莉莉却对哥哥的触摸感到不耐烦，拼命扭着身子。“乔纳思，”她说，“你弄痛我了。”

“很抱歉，莉莉。”乔纳思喃喃说着，将手移开。

“我接受你的道歉。”莉莉满不在乎地回答，一边轻抚着手掌那只没有生命的大象。

“传授人，”有一次在准备工作时，乔纳思问，“您有没有配偶？您不是可以申请一位吗？”虽然在这里可以不受礼教约束，他还是觉得这个问题有些唐突。但是传授人向来鼓励他发问，就连最私密的问题都不觉得受窘或被冒犯。

传授人微微一笑：“没错，没有规定说我不能申请配偶。我也的确有配偶。你忘了我已经多老了，乔纳思。我以前的配偶现在跟其他没有孩子的成人住在一起。”

“哦，当然了。”乔纳思忘了传授人已经上了年纪。社区里的成人一旦老了，生活形态就不一样了，他们不用再去维

系一个家庭。所以等到乔纳思和莉莉长大成人，他们的爸妈就会去跟没有孩子的成人一起住。

“乔纳思，如果你想要，以后也可以申请配偶。不过我要先警告你，你的生活方式跟一般家庭不一样，因为这些书禁止一般居民阅读，你跟我是唯一可以翻阅的人，所以你的婚姻生活难度很高。”

乔纳思望着林林总总的书册。在一次又一次的记忆传承后，现在他已经可以看见颜色，不过还没有机会打开任何一本书。他读过墙上每本书的书名，知道里头蕴藏着过去几世纪以来的知识，总有一天，这些书籍会通通属于他。

“如果我有配偶，也许还有孩子，我必须把书藏起来，不让他们看见吗？”

传授人点点头：“我必须严格遵守这项规定。此外，我也不准跟配偶分享这些书。你记不记得规则里说：不准跟别人提起训练的内容？”

乔纳思点点头，他当然记得，现在这已变成最令他沮丧的规则。

“当这里的训练结束，你成为正式的记忆传授人之后，就得面临另一套全新的规则，也就是我现在遵循的规则，其

中有一条你会猜得到——就是不准跟任何人谈论工作内容，除了新的记忆传授人以外。当然，对我而言，那个人就是你啦。

所以你的生命完全无法跟家人共享，这很困难，乔纳思，对我来说很困难。记忆就是我的生活，我的生命，你很了解，不是吗？”

乔纳思又点点头，但他很迷惑，生命不是由每天做的事建构起来的吗，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呢？“我看您散步。”他说。

传授人叹了一口气，“我散步，用餐时间用餐，长老会找我的时候，就出现在他们面前，给他们提供意见或建议。”

“您经常提供意见吗？”乔纳思有点害怕，担心有朝一日他得单独给管理统治阶层提供建议。

传授人摇摇头：“很少，只有面临突发事件时，他们才会传唤我，要我用记忆提供建议，但这种状况少之又少。有时候，我真希望他们能多找我，多运用我的智能，在很多事情上我都可以提供建议。我希望他们能有所改变，但是他们不想改变。生命在这里是这样平常、规律、乏味，这就是他们的选择。”

“那我就不明白了，如果他们不找记忆传授人，为什么还要设这个职位呢？”乔纳思提出看法。

“他们需要我，也需要你。”传授人说，但是没有多加解释，“十年前发生的那件事更提醒了他们这一点。”

“十年前发生了什么事？”乔纳思问，“哦，我知道了，您想要训练一名记忆传授人，结果失败了。为什么？为什么这件事会提醒他们？”

传授人深沉地苦笑了一下：“当新记忆传承人的训练失败时，原本由她接收的记忆便释放出来，这些记忆没有回到我身上，它们……”

他停下来，好像在跟那概念抗争：“我不是很确定，那些记忆回到创造记忆传授人之前的某个地方……”他含糊地打了一个手势，“然后被人们接收到了。很明显的，有一阵子每个人都获得那些记忆。”

“那真是一场大灾难。”他说，“他们真的苦恼了一阵子。最后记忆被吸收完，事情才平静下来。这件事让他们体会到，他们确实需要一位记忆传授人来接收所有的痛苦和知识。”

“但你却得无时无刻不在受苦。”乔纳思指出。

传授人点点头：“将来你也一样，这就是我的生命，也是你以后的生命。”

乔纳思想象自己的未来：“散步、吃饭，还有……”他环视墙上的书，“阅读？就这样？”

传授人摇摇头，“那些只是我平常做的事，我的生命在这里。”

“在这个房间里？”

传授人又摇摇头，将手放在自己的脸上、胸膛上：“不，这里，在我身上，这个装载记忆的地方。”

“科学工程老师告诉过我们大脑是怎么运作的。”乔纳思急切地说：

“我们的大脑里有好多电子脉冲，就像计算机，如果你用电极刺激某部分的大脑，它就会……”他住口不说，因为传授人脸上出现了怪异的表情。

“他们什么也不懂。”传授人苦涩地说。

乔纳思很震惊。打从受训第一天开始，他们就不受规则约束，乔纳思对这一点感到非常自在。但是这句话不一样，比违反规则更加严重，这已是一种指责，如果被别人听到了怎么办？

他飞快地看了一眼墙上的扩音器，生怕长老会跟平常一样监听别人谈话。还好，跟他们每次一起工作时一样，开关是关着的。

“什么都不懂？”乔纳思紧张的嘀咕着，“但是我的老师……”

传授人甩甩手，就好像要把东西拂到旁边：“哦，你的老师受到很好的训练，了解他们知道的科学真相，每个人都接受了完整的职业训练。只不过……没有记忆，所有的东西都没有意义。他们把记忆的重担加在我身上，我的前一任记忆传承人，以及他以前的记忆传承人身上。”

“以及以前、以前、再以前的……”乔纳思很了解地接着说。

传授人笑了，但笑声有些刺耳：“没错，下一个就是你了，真是天大的荣耀。”

“是的，先生。在典礼中他们跟我说过了，至高无上的荣耀。”

有几个下午，传授人没有训练他就让他离开。乔纳思发现只要他抵达时看见传授人弓起身子，轻微的前后摇晃，脸

色苍白，那他很快就会被打发走。

“走吧！”传授人紧绷着脸告诉他，“今天我很痛苦，明天再来。”

在那样的日子里，乔纳思只能怀着担心和失望的心情，沿着河岸骑回家。路上只偶尔见到几位送货员和正在工作的园丁。小一点的孩子下课后都留在育儿中心，大一点的则忙着当义工或受训。

他想测试发展中的记忆，于是望着路边的草丛，想找出绿色；当绿色跃现时，他马上专注捕捉，加深它的形象，并尽可能将它保留在自己的视觉中，直到头痛了，才让记忆飘走。

他凝视着平坦、毫无色彩的天空，将蓝色的记忆引出来，最后终于回想起阳光，并感觉到短暂的温暖。

他站在跨越河面的桥墩下，望着这座只有外出处理公务方可穿越的桥梁。乔纳思曾经在学校旅行中，跨过这座桥去拜访外界的社区。河界以外的地区和这里大同小异，一样都是平坦、井然有序的农田。沿途所见的社区也跟自己的社区差不多，只有房屋样式跟学校的课程略有不同而已。

他很好奇：在更远的、那些他没去过的地方，会是什么

景致？邻近的社区外面有着广大的土地，山丘是不是就坐落在那里？有没有他记忆中看见的那个刮着风沙、大象死亡的地方？

有一次，在他被打发走的第二天下午，他问传授人：“是什么让您如此痛苦？”

传授人沉默不语，乔纳思继续说：“首席长老一开始就告诉我，接收记忆会带来无比的痛苦。您也跟我描述过，上一位记忆传承人在失败后将痛苦的记忆释放出来。但是，我没有受过苦，真的还没受过苦。”乔纳思笑了，“哦，您在第一天让我感受到日晒的痛，但那并不严重。是什么让您如此痛苦？如果您转移一点给我，也许就可以减轻您的痛苦。”

传授人点点头：“躺下来，”他说，“我想，时候到了，我不可能永远保护你。你最后还是得承受一切。”

“让我想想。”他继续说。乔纳思躺在床上，内心不由得忐忑起来。

“好吧！”过了一会儿，传授人说，“我决定了，我们就从较熟悉的事物开始，让我们再次回到山丘和雪橇上。”

他将双手放在乔纳思的背上。

14 安抚加波

这次的记忆跟上次很像，但显然不是先前那座山，这里的山势陡峭，雪也没那么大。

乔纳思察觉到天气更冷了。他坐在山顶上等候时，发现雪橇下面的积雪不像以前那么厚、那么松软，而是质地坚硬，上头覆盖着一层浅蓝色的冰。

雪橇向前移动了，乔纳思开心地笑着，期待能在冰凉的空气中开始令人屏息的滑行。

上次的山丘是雪覆大地，所以滑行顺畅；这次却是冰封大地，滑动不易。他一直往旁边溜过去，速度越来越快。乔纳思拉起绳子，想要好好控制雪橇，但是陡峭的山坡、飞快的速度，让他的双手无法招架，他再也没有自由的快感了，取而代之的是狂乱失控的恐惧。

雪橇一路下滑，拐弯，最后“砰”的一声，撞上山崖。

乔纳思被震得离开雪橇，抛向半空中，双脚扭在一起掉落下来，他听见骨头撞裂的声音，脸则被尖锐的冰块边缘刮伤。终于他停下来了，惊恐地躺着，一动也不能动，除了害怕，什么都感觉不到。

接着，第一波痛苦袭来，他喘了一口气，那痛就像有人拿一把短斧在砍他的腿，将炽热的刀刃慢慢地划入他的神经。在极大的痛楚中，他意识到什么叫做“火”，感觉火焰舔舐着他破裂的骨头和肌肉。他想要移动身体，却做不到，痛苦越来越强烈。

他大声尖叫，却没有任何回应。

他啜泣着转过身，在冰封的雪地上呕吐，鲜血从他脸庞上滴下，跟吐出来的东西混在一起。

“不要！”他大声哭喊着，但是声音被空寂的大地吞没，随风飘逝。

突然之间，他又回到安尼斯房间，整个人蜷缩在床上，脸上沾满了泪水。

现在终于可以移动了，他将身体前后伸展，深深吸了一口气，藉以释放记忆所带来的痛苦。

他坐起来，望着自己好端端的腿，那痛彻心扉的切割感

已经远离，但是腿上、脸上依然十分刺痛。

“我可以吃一片止痛药吗？求求你！”平常止痛药随时可得，无论是身体瘀青或受伤、手指压伤、胃痛，或从自行车上摔下来，擦破膝盖，都可以拿到一罐麻醉软膏或一片药；比较严重的，甚至可以马上打一针，把人及时从痛苦中解救出来。

但是传授人说不行，他的眼睛望向远方。

那天傍晚，乔纳思推着自行车，瘸着脚走回家。相比之下，晒伤的痛真的是小巫见大巫，也不会停留在身上。但是这次的疼痛一直持续着。

它不像刚撞上山崖时那般难以忍受，乔纳思试着勇敢一点，他记得首席长老曾经称赞他很勇敢。

“乔纳思，你怎么了？”晚餐时，爸爸问他，“今天晚上你好安静。你哪里不舒服？要不要吃药？”

乔纳思牢记规则，跟训练有关的伤害通通不准服药，也不能跟别人谈论他的训练过程。

到了“分享时间”，他推说自己累了，因为学校的功课非常繁重。

他早早进了卧室，透过紧闭的房门，听见爸妈和妹妹一

边帮加波洗澡，一边开心地笑着。

他们从不知道什么是痛苦，这让他感到格外的孤独，不禁开始搓揉疼痛的双腿。最后他睡着了，一次又一次，梦见自己被孤伶伶地遗弃在山丘上。

训练持续进行，每天都免不了痛苦。腿部骨折现在看来还算是温和的，因为在传授人的带领下，乔纳思一点一滴地进入过去更深沉、更恐怖的苦难。每一次，传授人基于不忍，都会好心地用一个充满色彩的欢乐回忆作为结束：也许是在碧绿的湖面上轻快地航行，或是一片开满黄花的草地，或是太阳下山的彩霞。

但是这些美丽的景致并不能减轻他的痛苦。

“为什么？”乔纳思问。他刚刚才又经历了一段磨难，没有人关心他，也没有东西吃，他那空洞、膨胀的胃部因为饥饿而剧烈地痉挛。他苦不堪言地躺在床上，“为什么你和我必须保留这些记忆？”

“它带给我们智能。”传授人说，“没有智能，我就不能发挥功能，给长老们提供建议。”

“但是您能从饥饿中得到什么智能？”乔纳思忿忿不平

地说。虽然经历已经结束，他的胃还在阵阵抽痛。

“许多年前，”传授人告诉他，“在你出生之前，一大堆市民向长老委员会请愿，希望能够提高出生率，而不是只生三个小宝宝，最好是指定每位孕母生四个，这样人口就会增加，也有较多的劳工可以派遣。”

乔纳思一边听，一边点头：“听起来蛮有道理的。”

“他们建议，有些家庭可以多容纳一名孩子。”

乔纳思又点点头：“我家就可以。”他指出，“我们今年多了加波。有第三个孩子，很好玩儿。”

“长老会征询我的意见，”传授人说，“他们也觉得好像行得通，但这是新措施，所以他们想借助我的智能。”

“而你运用了你的记忆？”

传授人承认：“最强烈的记忆来自饥饿。这要回到好几代、好几个世纪以前。由于人口过多，到处都有人挨饿。大饥荒饿死了很多，战争接着就来了。”

战争？这是一个乔纳思从没听过概念。但是现在他已经对饥饿很熟悉了，他下意识地摸着自己的腹部，回想起挨饿的痛苦，“所以您跟他们描述什么是饥饿？”

“他们才不想听痛苦的经验，他们只想听建议，所以我

也只是警告他们，反对增加人口。”

“不过您说那是在我出生以前的事。他们很少来询问您的意见，除非——您是怎么说的呢？面临了前所未有的状况。上次他们来找您是什么时候呢？”

“你记不记得有一天飞机飞过社区的上空？”

“记得，我吓坏了。”

“他们也一样，他们本来准备把它打下来，但征询我的意见时，我告诉他们不要急，再等等看。”

“但是您怎么知道？您怎么知道是驾驶员迷路了？”

“我不知道，但是我运用了从记忆中获得的智能。我知道在过去有很多次——实在是太多次了——只要是在匆忙、慌乱和恐惧中摧毁对方，就会为自己带来毁灭。”

乔纳思有点了解了，“那就是说，”他慢慢地说，“您具有毁灭的记忆。而您也会将这个记忆传给我，这样我才能获得智能。”

传授人点点头。

“但过程会很痛苦。”乔纳思已经了然于胸了。

“相当痛苦。”传授人同意道。

“那为什么不让每个人都拥有记忆？如果由大家共同承

担，每个人都分得一小部分，您和我也不用承受这么多的痛苦。”

传授人叹了一口气：“你说得没错，”他说，“但是这么一来，每个人都会感受到痛苦，他们就是不要这样。这也是记忆传授人这么重要、地位这么崇高的真正原因。他们选上我——还有你——来为大家挑起这份重担。”

“这是什么时候决定的？”乔纳思生气地问，“实在不公平，我们来改变它！”

“你认为我们能怎么做？我一直想不出可行的办法，而我还号称是最有智能的人呢！”

“现在我们是两个人啦！”乔纳思急切地说，“我们可以一起想出办法的！”

传授人看着乔纳思，露出一丝苦笑。

“我们何不提议修改社区的法规？”乔纳思建议。

传授人大笑，乔纳思也不得不跟着笑。

“这个决定，早在我和你之前很久很久的时代，就已经制定了。”传授人说，“在上一任记忆传承人以前……”他等着。

“以前、以前、再以前。”乔纳思重复这句耳熟能详的话。

有时候这句话很幽默，有时候却又别具意义、重要非凡。

像现在，这句话就不是个好兆头，他知道，这意味着事情是不可能改变的。

小宝宝加波渐渐长大，并且成功地通过了养育师每个月所做的发展测试。现在他可以坐起来，伸手去抓玩具，还长了六颗牙。爸爸向大家报告：加波在白天的时候也很开心，智力表现正常，只是夜间仍会吵闹，经常发出呜呜咽咽的声音，需要特别注意。

现在加波已经不睡婴儿提篮，改睡婴儿床了。有一天，他洗完澡，抱着小河马，乖乖地躺着。爸爸说：“我额外花了这么多的时间照顾他，希望他们到最后不会解放他。”

“也许这样最好。”妈妈说，“我知道你不介意半夜起床陪他，但是我长期睡眠不足，已经快支持不下去了。”

“如果加波解放了，还会有其他小宝宝来我们家住吗？”莉莉问。她跪在婴儿床旁边对着小家伙做鬼脸，小宝宝也回她一个微笑。

乔纳思的妈妈无奈地翻翻眼珠。

“不可能的，”爸爸笑着说，他抚摸莉莉的头发，“很少

有小宝宝发育像加波这么不稳定。可能要很久以后才会再发生类似的情形。”

“反正，”他叹了一口气，“他们不会这么快下决定。因为最近我们正忙着准备另一桩解放工作。有个孕母怀了双胞胎，下个月就要生了。”

“哦，亲爱的，”妈妈摇摇头说，“如果他们是同卵双胞胎，我希望你不会被指定去……”

“就是我，名单上的下一位就是我。我必须选择一个来养育，把另一个解放掉。做决定并不难，体重是唯一的考量，体重较轻就解放。”

乔纳思听着，突然想到那座桥，不知道河界外的远方是怎样的世界？在那里，是否有个人正等着接收这个较小的被解放的双胞胎？他在那个地方成长，会知道在这个社区有一个跟他长得几乎一模一样的人吗？

他突然浮现一个有点愚蠢的希望，希望莱莉莎——就是那位他曾经帮她洗澡的老妇人——在远方等着接收这个小婴儿。他还记得她闪闪发亮的眼睛、轻柔的声音、低声的浅笑。费欧娜最近才告诉他，莱莉莎在一个很棒的解放庆祝会中离开了。

不过他知道老人不可能再养育孩子。莱莉莎在那里的生活会跟这里的老人一样，非常安详、宁静；她不会想再养育小宝宝，白天得忙着喂食、照顾，半夜还要安抚宝宝的哭闹，多累人啊！

“妈妈！爸爸！”他的脑海里突然出现一个点子，“今天晚上何不把加波的小床放在我房间？我知道怎么喂他、安抚他，这样您和妈妈就可以好好地睡一觉。”

爸爸有点迟疑：“你一向睡得很沉，乔纳思，如果他吵不醒你，怎么办？”

莉莉回答了这个问题：“如果没有人为加波，”她指出，“他就会吵得更大声，把我们通通吵醒。”

爸爸笑了起来：“你说得没错，莉莉小宝贝。好吧，乔纳思，今天晚上我们就先试试看吧。我不当班，也让妈妈好好睡一觉。”

上半夜加波睡得很沉。乔纳思躺在床上睡不着，不时撑起一只手臂，俯看小床上的加波。小宝宝趴着睡，手臂放松地放在头侧，双眼闭上，呼吸平顺、规律。最后乔纳思也睡着了。

接近午夜的时候，加波翻来覆去的声音把乔纳思吵醒了。小宝宝在被单下扭来扭去，两只手臂猛挥，开始呜呜咽咽哭起来了。

乔纳思起身走过去，轻轻拍打加波的背。有时候，这样就可以哄他再睡。但是这会儿他依然烦躁地扭着身子。

乔纳思继续有节奏地拍打着，同时想起传授人不久前转移给他的快乐航行记忆：天色清朗、微风拂面，他驾着白色帆船，倘佯在清澈碧绿的湖面上，乘着清风徐徐而行。

他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转移记忆，但是突然间，记忆的影像逐渐黯淡。原来透过他的手，记忆已传给了小宝宝。加波渐渐安静下来了。乔纳思大吃一惊，赶紧运用意志力把残存的记忆拉回来。他将手从小宝宝的背上移开，静静地伫立在小床边。

他再次回想脑海里的航行记忆。意象还在，但是天空没那么蓝了，船行的速度变慢了，湖水也变得朦朦胧胧，好像罩了一层雾。他沉浸在回忆中好一会儿，最后躺回自己的床上，不再想它。

黎明将近时，小宝宝又哭了。乔纳思走过去，毫不迟疑地将手贴在加波背上，将剩下的湖上时光释放出来。加波再

度睡着了。

乔纳思躺下来沉思。不再拥有航行的记忆，让他有些怅然若失。他知道自己可以再向传授人要求，也许是在大海上乘风破浪，因为他拥有大海的记忆，知道大海是怎样的景致。他也知道海上有船只，只是尚未获得相关的影像。

他不知道要不要跟传授人坦白他把一段记忆转移出去了。他自己还没有资格当传授人；加波也没有被遴选为记忆传承人。

他很惊奇自己拥有这样的能力，他决定不告诉任何人。

15 战争的痛苦

乔纳思一进入安尼斯，就知道这一天他又要先离开了。

传授人僵直地坐在椅子上，脸埋在手里。

“传授人，我明天再来。”说完后，他又迟疑地说，“说不定我可以帮上一点忙。”

传授人抬头看他，一张脸早已扭曲变形：“求求你，”他喘着气说，“帮我分担一些痛苦。”

乔纳思赶紧扶他坐到床边的椅子上，然后迅速脱掉自己的上衣，趴下来。

“把手放到我身上。”他明白传授人现在痛苦不堪，可能需要人提醒。

手贴上了，痛苦也跟着源源而来。乔纳思打起精神，进入传授人痛苦的记忆中。

他来到一个混乱、嘈杂、空气中飘着阵阵恶臭的地方，

天空微露曦光，正是黎明时分，四周弥漫着浓浓的黄褐色烟雾。放眼望去，到处躺着人，呻吟声此起彼落。突然一匹惊慌失措的马，拖着破裂的马鞍，在人堆中乱蹿，不时仰起头，凄厉地嘶叫。最后它绊了一跤，跌倒在地，再也没有爬起来。

乔纳思听见身边有个干涩、沙哑的声音在说：“水……”

他循声望去，看到一个半闭着眼睛、跟自己年纪差不多的男孩儿，脸上和枯涩的金发上到处是泥巴。他瘫软在地上，灰色的制服因为被鲜血浸透而闪闪发亮。

屠杀的色彩竟是如此怪异的鲜明：粗糙、蒙灰的布料上，沾满艳红色的血液，衬得男孩儿金发上掺杂的青草，越发鲜绿。

男孩儿看着他，再次恳求：“水。”他一说话就呕出一股鲜血，浸湿了胸膛上的粗布衣和袖口。

乔纳思的一只手也痛得动弹不得，他从撕裂的袖子上，看见手臂已经皮开肉绽、骨头碎裂。他挪动另一只手，慢慢在身边摸索，终于摸到水壶，正想打开壶盖，阵阵疼痛又传来，他不得不停下来，等到疼痛减缓，再慢慢地旋转盖子。盖子终于打开了，他伸出手臂，一点一点、缓缓地越过那浸染着鲜血的土壤，送到男孩儿嘴边。水滴入男孩儿发出乞求

的嘴里，也流过他污秽的下巴。

男孩儿叹了一口气，头部后仰，下巴松松的往下垂，好像被什么东西吓了一跳。一抹阴沉的空洞慢慢蒙上他的双眼，随后他就完全没了声息。

四周嘈杂依旧：受伤的人不断哀号，有的想喝水，有的哭喊母亲，有的哀求死亡；倒地不起的马儿抬起头，尖声嘶鸣，虚弱地朝空中扬蹄。

远方传来阵阵炮轰声。乔纳思躺在地上，被一阵阵的痛苦淹没。这个时刻，他只能听任人们和动物一个个死亡，体认战争残忍的内涵。

他再也受不了这磨人的痛楚，他宁可一死一了百了。他睁开眼睛，发现自己正躺在床上。

传授人转过头去，好像不忍心看见自己加在乔纳思身上的痛苦：“原谅我，乔纳思！”

16 爱的传导

乔纳思不想回到过去，他不要这些记忆，他不要这样的荣耀，他不要这样的智能，不要这些痛楚。他想要回到他的童年，那会擦伤的膝盖和充满球赛的童年。他独自一人坐在家里，从窗户看出去，看见孩子在玩游戏，市民忙完一天的工作，正骑着自行车回家。他们的生活是这样平静、没有丝毫痛苦，因为他们的沉痛记忆，都由他和过去记忆传授人承担了。

但他别无选择，每天依然到安尼斯报到。

在分担了残忍的战争记忆过后，接下来好几天，传授人显得特别仁慈温和。

“有很多记忆是美好的。”传授人提醒乔纳思。这倒是真的，乔纳思体验了无数快乐、甜美的时光，那是他以前不曾体悟过的。

他参加过一次为一个小孩举办的庆生会。乔纳思这才了解身为独立、特殊、单一个体的喜悦和骄傲。

他参观了博物馆，欣赏色彩缤纷的画作，现在他已经知道所有色彩的名称了。

有一次，他骑着一匹浅棕色的骏马，漫步在洋溢着湿润草香的原野上。他在一条小溪流边下马，和马儿共饮冷冽清澈的溪水。现在他对动物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当马儿离开溪边，亲昵地用头轻推他的肩膀时，他很惊讶动物和人之间可以建立如此亲密的关系。

他曾经穿越森林坐在营火边一整夜。虽然他经历过迷失和孤寂的痛苦，但现在，他体会到孤独的喜悦。

“您最喜欢哪段回忆？”有一次他问传授人，“您不必现在就传送给 我，”他赶紧补充：“只要告诉我那个情景就行了，好让我心生期待，毕竟等到您的工作结束，我还是一样接收得到。”

传授人微微一笑：“躺下来，”他说，“我很乐意现在就转移给你。”

记忆一激活，乔纳思马上感受到欢乐的气氛。以前，他往往必须花点时间才能找到跟记忆的关连性，了解自己的所

在。但是这一回，他立刻融入情境，感受到弥漫在回忆中的幸福与快乐。

屋子里到处都是人，壁炉里燃烧着熊熊火焰，暖烘烘的。窗外，夜幕低垂，大雪纷飞。最奇怪的是，室内布置了一棵树，树上挂满红、绿、黄和各式各样的彩灯。桌上闪亮的金烛台，插满了蜡烛，摇曳着柔和、闪烁的烛光。空气中菜香四溢，欢笑声此起彼落。一只金色卷毛小狗趴在地板上睡着了。

大树下堆满一盒盒用明亮的彩色纸、闪亮的蝴蝶结包扎得漂漂亮亮的东西。一个小孩拿起这一盒盒的东西，递给房间里的其他小孩子和像是父母亲的一对大人，还有安静地坐在沙发上笑吟吟的一对老公公和老婆婆。

乔纳思看着他们拆开包装盒上的蝴蝶结，打开鲜亮的包装纸，掀开盒子，从里头拿出玩具、衣服和书。大家开心地叫着、笑着互相拥抱。

最小的孩子跑过去坐在老婆婆的膝盖上，她轻轻摇晃着他，用脸颊轻磨他的脸蛋。

乔纳思睁开眼睛，心满意足地躺在床上，整个人还沉浸在温暖甜蜜的记忆中。他真想把这些永远珍藏起来。

“你体会到什么？”传授人问他。

“温暖，”乔纳思回答，“还有幸福，还有……让我想一想。家庭，这好像是在庆祝某种假日。还有一些别的东西——我一时也说不上来。”

“你一定可以感受到的。”

“那两位老人是谁？为什么他们会在那里？”房里有老人，让他十分困惑。社区里的老人从没离开过特别为他们设计的养老院，他们在那儿受到最完善的照顾和礼遇。

“他们叫做祖父母。”

“祖父母？”

“对，那是很久以前的称呼，就是父母的父母。”

“以前，以前，再以前？”乔纳思笑了起来，“所以事实上，还会有父母的父母的父母的父母？”

传授人也笑了：“没错，就好像你如果拿着镜子看镜子，就会看见自己正在照镜子，镜中镜又可看见自己在照镜子。”

乔纳思皱起眉头：“我的父母一定也有他们自己的父母！我以前怎么没想到这一点。我的父母的父母是谁？他们现在在哪里？”

“在档案管理中心查得到名字，但是，你不如先想一想，

如果你申请孩子，他们的父母的父母会是谁？”

“当然是我的爸爸和妈妈。”

“那他们会在哪里呢？”

乔纳思想了一下，慢慢地说：“当训练结束，变成真正的大人后，我就会有自己的房子。几年后，等莉莉长大，她也会有自己的房子，也许还会有配偶；如果她提出申请，可能还会有孩子，那时候爸爸和妈妈……”

“没错。”

“如果他们还在工作，对社区有贡献，就会去跟其他没有孩子的成人一起住，不再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然后，时间到了，他们就住进养老院。”乔纳思把自己的想法大声说出来，“接受最完善的照顾和礼遇，最后是一场解放庆祝仪式。”

“你不可能参加那场仪式的。”传授人强调。

“当然不会，我可能连什么时候举行都不清楚。那时，我和莉莉都忙着自己的生活，如果我们有孩子，他们也一样不知道自己的父母的父母是谁。”

“这个模式似乎不错，不是吗？我们的社区一直奉为法宝。”乔纳思问：“如果不接收以前的记忆，我根本不知道

还有其他的生活模式。”

“它们的确不错。”传授人肯定地说。

乔纳思迟疑了一会儿：“我确实很喜欢这段记忆，我也了解为什么它会是你的最爱。但我就是找不到恰当的字眼来形容我对这段记忆的感受，那弥漫在整个房间的气氛是那样强烈。”

“那气氛就是爱！”传授人告诉他。

乔纳思喃喃念了一次：“爱。”这对他来说是一个新概念。

两人沉默了一分钟，接着乔纳思问：“传授人？”

“什么事？”

“我知道这样说很愚蠢，非常非常愚蠢。”

“在这里没有什么话是愚蠢的，信任一切记忆，以及它给你的感受。”

“好吧！”乔纳思低头看着地板说：“我知道你已经不再拥有这些记忆了，所以也许您不了解……”

“我当然了解，我还残留了一点模糊的印象。而且，我还有很多关于家庭、假日、幸福等爱的记忆。”

乔纳思吞吞吐吐地说出自己的感受：“我在想……虽然

这可能不切实际，但是如果可以跟老人住在一起，即使没有办法像现在那么完善地照顾，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当当，但是，我觉得那种住在一起的感受，实在非常美好。我好希望我们仍旧维持以前的家庭方式，好希望您就是我的祖父母，那样的家庭感觉比较……”他找不到恰当的字眼。

“比较完整。”传授人补充。

乔纳思点点头：“我喜欢爱的感觉。”他紧张兮兮地瞄一眼墙上的扩音器，确定没有被任何人听到，“我希望我们仍拥有那些。”他喃喃地说，“当然啦，那样的组织不见得比现在好，我清楚地知道那样的生活方式比较危险。”

“你是指什么？”

乔纳思迟疑了一下，他也不确定自己指的是什么。他只感觉到那种生活方式有点冒险，却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比方说，”他终于找到一个解释，“他们在房间里生火，壁炉里有熊熊大火，桌子上有蜡烛。火那么危险，怪不得会被禁止。”

“不过，”他慢慢地说，好像在自言自语，“我真的很喜欢他们点亮的火光，还有那股温暖的感觉。”

“爸爸妈妈。”晚餐过后，乔纳思说，“我有个问题想问你们。”

“什么问题，乔纳思？”爸爸问。

在从安尼斯回家的路上，他已不知道在心里默念过多少次这个字了，可是当他勉强说出来时，还是觉得很难为情。

“你们爱我吗？”

一阵难堪的沉默立刻弥漫开来……爸爸轻声一笑：“乔纳思，请你说准确一点！”

“什么意思？”乔纳思问。他不知道这有什么好笑的。

“爸爸是说你用了一个非常笼统的字，那个字没什么意义，几乎已经废弃不用了。”妈妈小心地解释。

乔纳思瞪大了眼睛，没有意义？但这是他记忆中最有意义的一件事。

“如果家用语不准确，我们的社区就没办法好好运作。你可以问：‘跟我相处愉快吗？’答案是：‘是的。’”妈妈说。

“或者，”爸爸建议，“‘你以我为荣吗？’答案绝对是：‘是的，我们以你为荣。’”

“现在你了解为什么用‘爱’这个字不恰当了吗？”妈妈问。

乔纳思点点头，“是的，我懂，谢谢您。”他慢慢地回答。这是他第一次对父母说谎。

“加波！”乔纳思轻声呼唤小宝宝。

今晚小床又放到他的房间来了。加波在乔纳思的房间安稳地睡了四个晚上后，爸爸妈妈宣称实验成功，乔纳思实在了不起。现在加波成长得很快，在房间里到处爬，咯咯笑，并试图抓着东西站起来。爸爸高兴地说，只要他睡得安稳，他就可以通过育儿中心的测试，获得升级。等到十二月，他就可以被正式命名，拥有属于他自己的家庭。现在离十二月只剩两个月的时间了。

但是，一旦离开乔纳思的房间，他又不肯睡了，整夜啼哭，只好再送他回乔纳思的房间。

他们决定再多给他一点时间来适应。既然加波喜欢睡在乔纳思的房间，就让他多睡一阵子，直到他养成夜里熟睡的习惯。养育师们对加波的未来非常乐观。

加波对乔纳思的呼唤没有响应，他已经睡着了。

“事情会改变的，加波。”乔纳思继续说，“一定会和现在有所不同。我不知道会怎么变，但是一定有办法让事情变

得不一样。以后会有颜色，还会有祖父母。”屋里一片昏暗，他抬头望着天花板，“每个人都会拥有记忆。”

“你知道什么是记忆吗？”他一边呢喃，一边转头注视着小床。

加波的呼吸既均匀又深沉。乔纳思很喜欢他留在这里，只是对自己暗中进行的事有点儿罪恶感。每天晚上，他都转移一些记忆给加波，有阳光下驾船或野餐的记忆；有小雨打在玻璃窗上的记忆；有光着脚丫在潮湿草地上跳舞的记忆。

“加波！”

小宝宝在睡眠中轻轻地挪动一下身子，乔纳思低头凝视着他。

“未来还会有爱。”乔纳思轻声低语。

第二天早上，头一回，乔纳思没有吃药。通过记忆的洗礼，他的认知逐渐提高，他知道该把药丸给扔了。

17 格格不入

今天全体破例放假一天。听到广播员的宣布，乔纳思、爸爸、妈妈和莉莉都不敢置信地盯着墙上的扩音器。这种事很少发生，像是额外的犒赏。大人不用去工作，孩子不用去上学、受训或当义工，由代班的劳工负责养育孩子、运送食物、照顾老人等必须的工作。整个社区的人都自由了。

正准备出门上学的乔纳思，兴奋地放下手上的作业夹。现在学校对他已经不那么重要，再过不久他的学校生涯就要结束，开始单纯接受成人的训练，他得记诵数不尽的规则和学习操控最新的技术。

他希望爸爸妈妈、妹妹和加波都能度过快乐的一天。他跨上自行车，沿着车道，出发去找亚瑟。

他已经有四个礼拜没有吃药，内心的激情再度出现。愉快的梦境让他有点罪恶感，不好意思，但他知道他无法再回

到过去那种麻木的生活。

强烈的感觉慢慢超越梦境，扩散到他的日常生活中来。他知道这固然跟没有服用药丸有关，但主要是来自于他所接收的记忆。现在他眼里的世界是缤纷的：树林、草地和树丛碧绿苍翠；加波的小脸蛋如玫瑰般粉红，而苹果也始终红艳欲滴。

经由记忆，他看见了海洋、山里的湖泊以及在山林间潺潺流动的溪水。现在他眼前熟悉的景色，也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模样：在缓慢的流水中，他看见了粼粼波光、色彩和过去的历史。他知道河流来自远方，也将流向远方。

每逢假日，他都十分快活，今天意外放假一天比以往更快乐。乔纳思了解，自己正向深沉的感觉迈进。其实，每位居民每天晚上在家进行的谈话分享，就已说明大家的情绪是不尽相同的。

“我很生气，因为有人破坏了游戏区的规则。”莉莉有一次这么说，小拳头握得紧紧的。她的家人——包括乔纳思——耐心地分析别人破坏规则的可能原因，直到莉莉放松拳头，气消为止。

乔纳思现在明了：莉莉的感受不是愤怒，而是轻微的不

耐烦和恼怒。他很确定，因为他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愤怒。透过记忆，他体验到不公和残忍，他的愤怒如火山爆发般澎湃，但这些是不可能在平静的晚餐时提出来讨论的。

“今天我很伤心。”妈妈表达了她的情绪，大家就会赶紧安慰她。

而今乔纳思经历过真正的伤心和悲痛，他知道几句安抚的话不可能抚平这样的情绪。

那是一种深层的不能用言语传达的情绪，只能意会。

今天，他觉得好快乐。

“亚瑟！”他瞥见朋友的自行车斜倚着游戏场边的一棵树，附近则满地都是自行车。一放假，规则也被抛到九霄云外了。

他煞住车，随意把它停在别人的车旁。“嗨，亚瑟！”他大叫，一边四处张望。但游戏区里连个人影也没有。“你在哪里？”

“啪！啪！”附近草丛传来小孩的声音。“砰！砰！砰！”

十一岁的晏雅从藏身的地方踉踉跄跄走出来。她夸张地捧着肚子，一边歪歪扭扭地站不稳，一边呻吟，“我中弹

了！”她大叫一声，摔倒在地，嘴角却带着微笑。

“砰！”

乔纳思站在游戏场旁边，认出亚瑟的声音。他看见亚瑟手持假想的武器，迅速从一棵大树后面隐身到另一棵后面。
“砰！你已经中了我的埋伏，乔纳思！小心！”

乔纳思往后退，蹲在亚瑟的自行车后，以免被人看见。以前他常玩这个游戏，游戏里虽然也分好人和坏人，不过只是无害的消遣，可以消耗孩子过多的精力，最后大家往往精疲力竭，横七竖八的躺在地上。

他以前从没想到这就是战争游戏。

“攻击！”从存放游戏器材的小储藏室后头传出一声大叫，三名小孩往前冲，手上的假想武器已经上膛了。

游戏场的另一边也传来大叫：“回击！”一大群孩子冒出来——费欧娜也在其中。他们半蹲着跑步，边跑边开火。有几位停下来，夸张地抓住自己的肩膀和胸膛，假装被击中。他们卧倒在地，强忍住咯咯的笑声。

乔纳思的内心如波涛般汹涌，不知不觉地朝游戏场走去。

“你被打中了，乔纳思！”亚瑟在躲藏的树后喊叫。

“砰！你又中了一枪！”

乔纳思独自站在游戏场中央。几个小孩纷纷探出头来，莫名其妙地看着他。攻击的队伍也慢慢停了下来，从蹲伏的地方站起来，想看看他到底要做什么。

乔纳思仿佛又看见那位垂死战场、跟他要水喝的男孩儿。他突然有一种要窒息的感觉，几乎喘不过气来。

有个小孩举起假想的来复枪，发出放枪的声音，想要摧毁他，“啪！啪！”所有的人都安静下来，尴尬地站着，现场只听见乔纳思颤抖的呼吸声。他强忍住不哭出来。

什么也没发生，什么都没改变，孩子们紧张地面面相觑一会儿，然后相继走开。他听见大家扶正自行车，骑上车道，慢慢远离游戏场。

只有亚瑟和费欧娜留下来。

“怎么啦，乔纳思？只是游戏嘛。”费欧娜说。

“都被你搞砸了。”亚瑟懊恼地说。

“别再玩这种游戏了。”乔纳思恳求。

“接受娱乐中心主任助理训练的人是我，”亚瑟生气地指出，“游戏不是你的专项。”

“专长。”乔纳思提出更正。

“不管怎样，你都不应该批评我们玩的游戏，就算你是未来的记忆传授人也不可以。”说完，亚瑟警觉地看着他，“很抱歉，我没有对你表现应有的尊敬。”他嘟囔着。

“亚瑟，”乔纳思带着温和、小心翼翼的语气措词，试图表达自己的想法，“你没有机会了解这些事，我自己也是最近才明白。这种游戏很残酷，在过去，曾经……”

“我道歉了，乔纳思。”

乔纳思叹了一口气，多说无益，亚瑟不可能了解的：“我接受你的道歉，亚瑟。”他沮丧地说。

“你要骑自行车沿着河岸兜风吗？”费欧娜咬着嘴唇，紧张地问。

乔纳思看着她，她实在很可爱。在那一瞬间，他觉得自己只想陪着她，悠闲自在地骑着自行车，沿路边谈、边笑。但他知道这样的时光已经被剥夺了。他摇了摇头。过了一会儿，他的两个朋友转过身，走向自行车，他一直目送着他们离去的身影。

乔纳思在储藏室旁边的板凳上坐下来，内心有股强烈的失落感。他的童年，他的友谊，他那无忧无虑的生活转眼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那崭新的、敏锐的感觉，让他无法忍

受其他孩子大叫、嬉笑地玩着战争游戏。不过，他也明白，因为缺少记忆，他们不会懂得他的心情。他很爱他的朋友亚瑟和费欧娜，但是没有那些记忆，他们无法理解他的感觉。偏偏他又不能提供那些记忆给他们。乔纳思很清楚，他什么也无法改变。

那天晚上回到家，莉莉雀跃地叽叽喳喳，说这个假日有多美好，她跟朋友玩游戏，又在户外吃午餐，然后（她承认）她偷偷骑了一下爸爸的自行车。

“下个月才能得到自行车，我实在等不及了。但是爸爸的自行车太大了，害得我摔了一跤！”她及时说明当时的状况，“幸好加波没有坐在儿童座椅上。”

“真的是幸好。”妈妈对她的行动皱了皱眉头。加波听到有人提到他的名字，摇摇手。他在上周学会走路。爸爸说，宝宝迈出第一步是值得庆祝的大事，同时也是接受戒尺教训的开始。现在爸爸每天晚上都带着这根细细的道具回家，以防加波调皮捣蛋。

他现在是一个快乐、自在的学步儿，正在摇摇晃晃地迈着脚步，笑嘻嘻地走过房间。“加！”他兴高采烈地说，“加！”

这是他叫自己名字的方法。

乔纳思的心情又开朗了起来。压抑了一整天，他决定把郁闷抛到一旁。他想他得教莉莉骑自行车了，这样她在九岁典礼后，就可以得意地骑着自行车回家。很难相信十二月又快到了，他成为十二岁快满一年了。

他看着小宝宝努力地迈出步伐，每完成一步，就咧着嘴笑。

“今晚我得早点睡，”爸爸说，“明天会很忙。双胞胎明天出生，测试结果显示他们是同卵双胞胎。”

“一个留在这儿，一个送走。”莉莉歌唱似的，“一个留在这儿，一个送走……”

“您真的要把其中一个带到别的地方吗，爸爸？”乔纳思问。

“不是，我只是做个选择，帮他们量体重，把比较重的那个交给在一旁的助理养育师，然后帮比较轻的那个清洗、打理，再办理解放仪式，然后……”他往下看，对加波露齿一笑，“然后我就跟他挥手说拜拜……”他的语气就像平常跟小宝宝说话一样甜美，同时挥动双手，做出平常说再见的姿势。

加波咯咯笑，也对他挥手说再见。

“然后就有人来接他吗？从别的地方来的人？”

“没错，乔纳思宝贝儿。”

听见爸爸用小时候的昵称叫他，乔纳思难得地白了爸爸一眼。

莉莉陷入沉思中：“如果别的地方的人帮双胞胎弟弟取名为，哦，比方说是强纳生好了。而我们社区的这个双胞胎哥哥，在命名典礼上也被取名为强纳生。那就会有两个名字相同、长相也完全一样的小宝宝。有一天，也许就在他们六岁的时候，其中一班的孩子坐着巴士去拜访另一个社区，遇见另一个一模一样的强纳生，结果大家不小心搞混了，把另一个强纳生接回家，就连他们的父母也分辨不出来，然后……”

她停下来喘口气。

“莉莉，”妈妈说，“我突然有个奇妙的点子，也许等你十二岁的时候，他们会指定你去当说故事的人！我们社区已经好久没有出现说故事的人了。如果我是委员会的一员，一定推荐你担任这项工作！”

莉莉露齿一笑：“我想到另一个更棒的故事，也许我们

都是双胞胎，只不过我们自己不知道而已。所以在别的地方，还会有另一个莉莉，另一个乔纳思，另一个爸爸，另一个亚瑟，另一个首席长老，另一个……”

爸爸不耐烦地打断她：“莉莉，睡觉时间到了。”

18 记忆回流

“传授人，”第二天下午，乔纳思问，“您有没有想过解放的事？”

“你是指我自己的解放，或是解放这个主题？”

“我想两者都有吧！很抱歉，我应该说得更清楚一点，不过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坐起来，谈话时你用不着躺着。”乔纳思已经四平八稳地躺在床上，听到这话，马上坐起来。

“我承认我有时会想到这件事。”传授人说，“每次遭受巨大的痛苦时，就会想到解放，也曾兴起申请解放的念头。不过，新的记忆传承人还没训练完毕，我不能这么做。”

“就是我喽！”乔纳思沮丧地说。他一点也不希望训练结束，成为新的记忆传授人。他很清楚未来除了虚幻的荣耀，将会多么艰辛、孤独。

“我也不能申请解放，”乔纳思指出，“给我的规则里写得很清楚。”

传授人苦笑：“我知道，十年前的失败，他们才想出这条预防措施。”

乔纳思再度听到十年前的失败，但直到现在他还不知道十年前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传授人，”他说，“请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好吗？”

传授人耸耸肩：“表面上很单纯，一位未来的记忆传承人被选上了，过程就跟选你一样，并在典礼中公布遴选结果。观众欢呼喝彩，就跟为你欢呼一样。这位新的记忆传承人又迷惘又有点害怕，也跟你一样。”

“我的父母说她是一个女孩儿。”

传授人点点头。

乔纳思想起他最喜欢的女孩费欧娜，不禁打了个寒战。他不希望费欧娜去承受这种苦，承接记忆的痛苦。“她是什么样的人？”他问传授人。

传授人悲伤地回想着往事：“她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年轻人，冷静、沉着、聪明、好学。”他摇摇头，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你也知道，乔纳思，当她来到这个房间，开始接受

训练……”

乔纳思打断他的话，问：“可以告诉我她叫什么吗？我父母说社区里禁止提她的名字。您可以只跟我说吗？”

传授人面有难色地迟疑着，好像说出这个名字会引起他极大的痛苦。最后，他还是说了：“她叫萝丝玛丽。”

“萝丝玛丽，我喜欢这个名字。”

传授人继续说：“她第一天来找我的时候，就坐在你第一天来坐的位子。她渴望学习，既兴奋又有点儿忐忑。我不断地跟她谈话，尽可能把事情解释清楚。”

“就跟你对待我一样。”

传授人悲伤地微笑：“要解释清楚不容易，因为它超越了我们的体验范围。但我尽力而为。我记得她听得仔仔细，眼睛闪闪发亮。”

他突然抬起头来：“乔纳思，我曾将自己最喜欢的记忆转移给你，自己只留着一些小片断。还记得里面的房间、家庭和祖父母吗？”

乔纳思点点头，他当然记得：“这段记忆蕴涵一种很美妙的感觉，您说那是爱。”

“那你可以了解我对萝丝玛丽的感觉。”传授人说，“我

爱她。”

“我对你也有同样的感觉。”他补充说。

“她后来怎么了？”乔纳思问。

“她开始受训了，跟你一样，接收的成效很好。她兴致很高，非常喜悦地去体验这些新事物……我还记得她的笑声……”

他的声音开始颤抖，最后小到听不见。

“发生什么事了？”过了一会儿，乔纳思又问，“请告诉我好吗？”

传授人闭上眼睛：“将痛苦转移给她，真是让我心碎，乔纳思。但是我必须这样做，就像我跟你一起做的一样，这是我的工作。”

房里静悄悄的，乔纳思耐心等着。停了好一会儿，传授人才继续说下去。

“五个星期而已，我给她骑旋转木马、逗小猫咪玩、野餐等快乐的记忆。有时候我会故意选个能让她发笑的记忆，因为这个房间太安静了，她的笑声弥足珍贵。

“但是她跟你一样，乔纳思。她想要经历所有的事物。她知道这是她的责任，所以跟我要求较难承受的记忆。”

乔纳思屏住呼吸：“你没给她战争的体验吧？才五个星期。”

传授人摇摇头，叹了一口气。“没有，我没有让她体会肉体上的折磨，但是我让她体验孤寂、迷失等精神上的痛苦。我将一个小孩被带离父母身边记忆传给她，那是第一个痛苦的记忆。结束的时候，她整个人都吓呆了。”

乔纳思咽了一下口水，对萝丝玛丽和她的笑声也有了具体的形象。他可以想象她从床上抬起头，一脸惊恐的模样。

传授人继续说：“我之后再给她一些喜悦的经历。但是自从她了解什么是痛苦后，一切就都改观了。我可以从她的眼神看出来。”

“她不够勇敢吗？”乔纳思试探地问。

传授人没有正面回答：“她坚持要我继续下去，说我不可以宠坏她，说那是她的义务。当然，我也知道她是对的。”

“我不忍心将肉体的痛苦加在她身上，但我让她感受贫穷、饥饿、恐惧等精神上的痛苦。我必须这样做，乔纳思。这是我的工作，而且她已经被选上了。”传授人以恳求谅解的眼光看着他。乔纳思轻抚他的手。

“一天下午，我们结束当天的训练——那是一段很艰苦



的记忆时——我用了跟对待你一样的方法，传递一些快乐、欢欣的回忆。但是欢笑时光已然远离。她非常安静地站起身，皱着眉头，好像正在下什么决定。然后她走向我，双手环抱住我，亲亲我的脸颊。”传授人拍拍自己的脸颊，似乎回想起十年前萝丝玛丽轻轻的一吻。

“那天她离开这里，离开这个房间，却没有回到住处。广播人员通知我，她直接跑去找首席长老，要求解放。”

“但那是违反规定的！受训的记忆传承人不可以申请解……”

“乔纳思，只有给你的规定才提到这一点，给她的可没有。她要求解放，他们一定得答应。从此我没再见过她。”

乔纳思这才明白，原来当年的失败是这么一回事。很显然的，这件事对传授人的打击非常大。不过，看起来并不怎么可怕啊。自己是绝对不会这么做的，无论未来的训练有多难，他都不会要求解放的。传授人需要一名继承人，而他已经被选上了。

乔纳思突然想到一件事，萝丝玛丽在受训没多久就解放了。如果他发生了什么意外，又会怎么样呢？他已经接受了一整年的记忆了。

“传授人，”他问，“我不能要求解放，但是如果我发生了什么意外，比方如果我也跌到河里去，跟四岁的小凯尔博一样呢？当然，这不是个好比喻，因为我是游泳好手。但是如果我不会游泳，又跌到河里不见了呢？那就没有新的记忆传承人了，而你又已经把一大堆很重要的记忆都传给我了，即使他们重新选一位记忆传承人，只靠你留下的那少许记忆够吗？如果……”

说着他突然笑了起来：“我怎么讲起话来跟莉莉一样。”

传授人严肃地凝视着他：“离河流远一点，朋友。”他说，“我们在转移记忆五星期后，失去了萝丝玛丽，造成了社区的大灾难。如果这时失去你，我不知道我们社区要怎么办？”

“为什么会是大灾难？”

“我跟你提过。”传授人提醒他，“她走了以后，记忆回流到人们身上。如果你掉到河里不见了，乔纳思，你的记忆不会跟着你消失，记忆是永恒存在的。

萝丝玛丽只保有五星期的记忆，而且大部分都是很美好的记忆，可是她却被少部分的恐怖记忆击倒了，我们社区也差点被打垮，因为那些感觉是大家从未经历过的！



当时我完全笼罩在失去她的伤痛、失败以及愤怒的情绪中，甚至没有试着去协助大家度过难关。”

传授人沉思了一会儿，最后说：“你也知道，如果他们现在失去你，所有你接收到的记忆，都会回到大家的身上。”

乔纳思做个鬼脸：“大家一定恨死这样的事情发生。”

“这是一定的，大家不知道该怎么对付。”

“我也是因为有您在一旁协助，才知道怎么处理的呀。”
乔纳思指出这一点。

传授人点点头，缓缓地说：“假设我可以……”

“你可以怎样？”

传授人仍在沉思中，过了半晌才说：“如果你在河里溺毙了，我想我可以用帮助你的方式，来帮助整个社区。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概念，我必须再多想想，哪天我们再详谈，现在先打住。

我很高兴你是个游泳好手，乔纳思，不过还是离河远一点。”

他笑了一下，但是笑声并不轻快。他的心思好像已经飘到远方，眼神充满忧虑。



19 解放真相

乔纳思瞄了一眼时钟，发现时间已经过了大半。要做的事情总是那么多，他和传授人很少像刚才那样单纯聊天。

“很抱歉我问了那么多问题，浪费了时间。”乔纳思说，“因为今天我爸爸要解放一名新生儿，所以我才会问起解放的事。今天有一对双胞胎出生，他必须做个选择，解放其中一个，留下体重较重的宝宝。”乔纳思又瞄了一下时钟，“他应该已经完成了，那是今天早上的事。”

传授人神情非常凝重：“我希望他们不要这样做。”他几乎是自言自语。

“因为社区里不能有两个一模一样的人啊！否则就要天下大乱了！”乔纳思轻声一笑。

“真希望我可以在一旁观看。”他又补上一句。他想看看爸爸怎么举行解放仪式，怎么帮较轻的新生儿清洁、打理一

切。爸爸是个体贴的人。

“你可以看。”传授人说。

“不行,”乔纳思告诉他,“小孩不能观看,这是秘密进行的。”

“乔纳思,”传授人告诉他,“你不是仔细读过训练规则吗?别忘了,你可以问任何问题。”

乔纳思点点头:“我记得,但是……”

“乔纳思,当我们一起工作一段时间后,你就是新的记忆传授人。你可以读书,你会获得所有的记忆,你将接受一切。这是受训的一部分,如果你想看解放仪式,你尽管提出要求。”

乔纳思耸耸肩,“好吧!不过这次太晚了,我确定仪式已在早上举行过了。”

传授人告诉他一些他还不知道的事:“所有秘密进行的仪式都会录像存放在机密档案室里。你想看今天早上的解放仪式吗?”

乔纳思迟疑了,他担心爸爸知道了会不高兴,因为那是秘密仪式。

“我觉得你应该看。”传授人坚定地告诉他。

“好吧,请告诉我怎么做。”乔纳思说。

传授人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墙上的对讲机旁,“咔哒”一声,把开关扳到开的位置。

对讲机马上传来声音:“您好,记忆传授人,请问有什么吩咐?”

“我想看今天早上双胞胎的解放仪式。”

“请稍候,记忆传授人。谢谢您的指示。”

乔纳思望着开关上面的屏幕,原本空白的画面开始闪现锯齿状的线条,接着出现一些数字,接下来是日期和时间。他既震惊又高兴,没想到使用这么方便,自己以前竟然不知道。

突然间,屏幕上出现一个没有窗户的小房间,地板上铺着褪色的地毯,里头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还有一个橱柜,桌上放了某种仪器——乔纳思认出那是一个磅秤:他在育婴中心当义工时曾经见过。

“只是一间普通的房间嘛。”他说,“我还以为会在礼堂举行,好让大家都参加,就像所有的老人都去参加解放仪式一样。会不会是因为他才刚出生,不……”

“嘘!”传授人说,眼睛看着屏幕。

屏幕上，乔纳思的爸爸穿着养育师的制服，进入房间，他的手臂上抱着一个用柔软的毯子包裹着的新生儿。另一个没有穿制服的女孩儿尾随在后，手上用相同的毯子包着另一名新生儿。

“那是我爸爸。”乔纳思自然而然地压低声音，生怕吵醒小家伙似的，“另一个人是他的助手，还在受训，但很快就要完成训练了。”

两位养育师打开毯子，将一模一样的双胞胎放在床上。他们全身赤裸，一看就知道是男孩儿。

他全神贯注地看着爸爸轻轻地举起其中一个，放到磅秤上量体重，再举起另一个。

他听见爸爸在笑：“很好，”爸爸对助手说：“我还以为他们连体重都一样，那麻烦可就大了。不过这一个，”他将其中一个重新包好，交给助手，“刚好六磅。你把他清洗干净，穿上衣服，带到育婴中心。”

助手抱着新生儿走出门口。

乔纳思看见爸爸弯腰对床上扭着身子的新生儿说：“至于你呢，小家伙，你只有五磅十盎斯，小虾米一只。”

“他都是用这种声调跟加波说话的。”乔纳思微笑着说。

“专心看。”传授人说。

“现在帮小宝宝清洗，让他舒舒服服的。”乔纳思说，“爸爸早告诉我了。”

“安静，乔纳思。”传授人用怪异的声音下了命令，“注意看。”

乔纳思不再出声，专心看屏幕。他对仪式本身很好奇。

爸爸转身打开橱柜，拿出一支针管和一个小瓶子。他小心翼翼地将针头伸入小瓶子中，不一会儿针管便注满透明的液体。

乔纳思同情地缩了一下身体，他忘了新生儿还得打针。他自己很讨厌打针，虽然他知道这是必要的。

出乎意料的是，爸爸竟然很小心地将针头插入小宝宝的脑门儿，小宝宝的脉搏在脆弱的肌肤下跳动着，他扭动全身，发出嘤嘤的哭泣声。

“他为什么……”

“嘘！”传授人低声制止。

他的爸爸正在说话，乔纳思这才想到，他可以听到他原先提问的答案。爸爸用他那种特殊的音调说：“我知道，我知道，这很痛，小家伙。但是我必须找到静脉，你手上的静

屏幕上，乔纳思的爸爸穿着养育师的制服，进入房间，他的手臂上抱着一个用柔软的毯子包裹着的新生儿。另一个没有穿制服的女孩儿尾随在后，手上用相同的毯子包着另一名新生儿。

“那是我爸爸。”乔纳思自然而然地压低声音，生怕吵醒小家伙似的，“另一个人是他的助手，还在受训，但很快就要完成训练了。”

两位养育师打开毯子，将一模一样的双胞胎放在床上。他们全身赤裸，一看就知道是男孩儿。

他全神贯注地看着爸爸轻轻地举起其中一个，放到磅秤上量体重，再举起另一个。

他听见爸爸在笑：“很好，”爸爸对助手说：“我还以为他们连体重都一样，那麻烦可就大了。不过这一个，”他将其中一个重新包好，交给助手，“刚好六磅。你把他清洗干净，穿上衣服，带到育婴中心。”

助手抱着新生儿走出门口。

乔纳思看见爸爸弯腰对床上扭着身子的新生儿说：“至于你呢，小家伙，你只有五磅十盎斯，小虾米一只。”

“他都是用这种声调跟加波说话的。”乔纳思微笑着说。

“专心看。”传授人说。

“现在帮小宝宝清洗，让他舒舒服服的。”乔纳思说，“爸爸早告诉我了。”

“安静，乔纳思。”传授人用怪异的声音下了命令，“注意看。”

乔纳思不再出声，专心看屏幕。他对仪式本身很好奇。

爸爸转身打开橱柜，拿出一支针管和一个小瓶子。他小心翼翼地将针头伸入小瓶子中，不一会儿针管便注满透明的液体。

乔纳思同情地缩了一下身体，他忘了新生儿还得打针。他自己很讨厌打针，虽然他知道这是必要的。

出乎意料的是，爸爸竟然很小心地将针头插入小宝宝的脑门儿，小宝宝的脉搏在脆弱的肌肤下跳动着，他扭动全身，发出嘤嘤的哭泣声。

“他为什么……”

“嘘！”传授人低声制止。

他的爸爸正在说话，乔纳思这才想到，他可以听到他原先提问的答案。爸爸用他那种特殊的音调说：“我知道，我知道，这很痛，小家伙。但是我必须找到静脉，你手上的静

的解放。”他的声音充满苦涩。

仿佛有人在撕扯乔纳思的胸腔，巨大的痛楚一波波涌现，最后爆发成撕心裂肺的哭喊声。

20 计划远离

“不！我不要回家！你不能强迫我！”乔纳思又哭又叫的，用拳头捶打着床铺。

“坐起来，乔纳思。”传授人坚定地告诉他。

乔纳思听话地坐在床边，低垂着头，一边擦泪，一边发抖。

“今晚你可以留下来，跟我说话。现在我要通知你的家人，你必须安静下来，不可以让人听见你的哭声。”

乔纳思猛然抬头：“也没人听见小双胞胎在哭！只有我父亲！”说着他又趴下来啜泣。

传授人静静地等待，最后乔纳思终于冷静下来，缩成一团，肩膀仍旧颤动不已。

传授人走到墙边对着对讲机拨开开关。

“您好，记忆传承人，请问有何吩咐？”

“请通知新记忆传承人的家人，说他今晚要留在这里加强训练。”

“我会照办的，先生。谢谢您的指示。”

“我会照办的，先生。我会照办的，先生。”乔纳思用冷酷、挖苦的声音说：“只要你吩咐，我会照办的，先生。我会杀人，先生。老人？或是体重较轻的新生儿？我很乐意杀他们，先生。谢谢您的指示，先生。我可以为您效劳吗……”他好像停不下来了。

传授人牢牢地抓住他的肩膀，乔纳思猛然停下来，看着他。

“听我说，乔纳思，他们也无能为力，他们什么都不知道。”

“以前您也说过这句话。”

“我这样说，因为这是事实。这就是他们的生活，特别为他们创造出来的生活。如果你没被选为我的继承人，你的生活也跟他们一样。”

“但是，他对我说谎！”乔纳思又哭了。

“别人告诉他要这么做，他什么也不懂。”

“你呢？你也对我说谎吗？”乔纳思愤怒地提出这个尖

锐的问题。

“我被赋予说谎的权力，但我不曾对你说过谎。”

乔纳思瞪着他：“解放都是这样子吗？只要是违规三次的人？还有那些老人？他们也杀老人吗？”

“对，事实如此。”

“费欧娜呢？她爱老人啊！她正在接受看护的训练。她知道吗？当她发现她必须这么做的时候，她要怎么办？她会有什么感觉？”乔纳思用手背抹掉脸上的泪。

“费欧娜早就练好解放的技巧了。”传授人告诉他，“你的红头发朋友很能干，工作非常有效率。她的生活里没有‘感觉’这回事。”

乔纳思用手臂环抱住自己，身体前后摇晃：“我该怎么办？我不能回家！我做不到！”

传授人站起来：“首先，我要订我们的晚餐，然后吃饭。”

乔纳思不自觉地用发怒、讽刺的语气说：“再来一段感觉分享？”

传授人发出怜悯、痛苦又空洞的笑声：“乔纳思，只有你和我是拥有感觉的人，过去这一年来，我们彼此分享这些感觉。”

“对不起，传授人，”乔纳思悲惨地说，“我没有憎恨您的意思。”

传授人拍拍乔纳思拱起的肩膀：“等吃过饭后，”他说，“我们来定个计划。”

乔纳思困惑地抬起头：“定什么计划？没有用的，我们什么也不能做。长久以来就是这样，在我以前，在您以前，在您前面那一位以前，以前，以前，以前，再以前……”他故意拉长这句熟悉的用句。

“乔纳思，”停了一会儿，传授人说，“没错，这样的状况看起来好像是天经地义了。但是记忆告诉我们，以前并不是这样的。人们也曾经有过感觉。你跟我都经历过，所以我们也知道。我们知道他们曾经有过骄傲、悲哀、还有……”

“还有爱，”乔纳思补充，他想起那幕令他深深感动的家庭场景，“还有痛苦。”他再度想起那名士兵。

“拥有记忆并不痛苦，真正的痛苦是孤寂，找不到人分享这些记忆。”

“我一开始就分享您的记忆。”乔纳思说，试着让他开心起来。

“的确。过去这一年来有你跟我一起共同度过，让我更

加确认，事情一定要改变。多年来，我一直有这样的念头，但总觉得改善无望。现在，我头一次想到了可能有转机。”传授人慢慢地说：“是你让我想起这个方法的，就在……”他瞄了时钟一眼，“两个小时之前。”

乔纳思看着他，仔细聆听。

现在，夜深了。他们谈了又谈，谈了又谈。乔纳思身上裹着传授人的罩袍，这种长袍只有长老才有资格穿。

他们的计划有可能成功，只是有可能。如果失败了，他可能被杀。

但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如果留下来，他的生命同样毫无意义。

“好的，”他告诉传授人，“就这么办。我应该做得到。无论如何，我尽力就是了。但是，我希望您跟我一起走。”

传授人摇摇头：“乔纳思，”他说，“过去这些世代，整个社区一直仰赖记忆传授人来为他们保存记忆。过去这一年，我已经把很多记忆转移给你了。我不能再要回来，一旦给出去，就不能再要回来。

所以，如果你逃跑了，成功走掉了——乔纳思，你要知

道，你再也不能回来……”

乔纳思严肃地点点头，这是最难的决定，“是的，”他说：“我知道。不过，如果您跟我一起走……”

传授人摇摇头，示意他安静：“如果你走掉了，成功越过边界，你到了别的地方，那么整个社区就要自行背负这个大负担，接受你为大家承担的记忆。”

我相信大家有这个能力，也能从中获取一些智能，但是冲击绝对是很大的。十年前我们失去萝丝玛丽时，她的记忆回到大家身上，引起一阵恐慌。那些记忆跟你获得的记忆比起来，实在是小巫见大巫。当你的记忆回到大家身上时，他们会需要帮助。还记得你开始受训时，面对从未有过经历，我是怎么帮助你的吗？”

乔纳思点点头：“初次面对那些记忆，实在太吓人，伤害也太重了。”

“那时候，你需要我；以后，大家也会需要我。”

“没有用的，他们会再去物色一个人来代替我，重新立一位新的记忆传承人。”

“但没有人能够立刻接受训练。当然，他们会加速遴选，但是我想不出来有谁刚好具备这些特质……”

“有个小女生的眼珠子也是淡色的，但是她只有六岁。”

“没错，我知道你指的是谁，她叫凯萨林。但是她年纪太小了，所以大家被迫要承受这些记忆。”

“我要您跟我一起走，传授人。”乔纳思要求。

“不行，我一定得留在这里。”传授人坚定地说，“我也很想去，乔纳思。但是他们对所有的记忆毫无防备能力，我一走，社区里就没有人可以帮助大家，大灾难就会降临。他们会自我毁灭，所以我不能走。”

“传授人，”乔纳思建议，“您和我，不必为其他人想太多。”

传授人带着疑问的笑容看着他，乔纳思困窘地低下头。他们当然要为其他人着想，这才是这一切计划的真意啊。

“而且，无论情况如何，乔纳思，”传授人叹了一口气，“我都完成不了了。我现在非常虚弱，你知道吗？我已经看不见颜色了。”

乔纳思心碎了，他紧紧握住传授人的手。

“你看得见颜色，”传授人告诉他，“也拥有勇气，我会帮助你获得更多力量。”

“一年前，”乔纳思提醒他，“当我刚晋升十二岁，刚开

始看见颜色，您告诉我，您开始时的征兆跟我不一样，我到现在还不懂那是什么。”

传授人一听，面色顿时开朗了起来：“没错，你知道吗？乔纳思，虽然你现在具备了这么多知识，拥有这么多记忆，学习了这么多东西——结果，为什么你还是不懂？因为我有点自私，还没有转移这方面的记忆给你，我想保留到最后一刻。”

“保留什么呢？”

“当我还是个小男孩儿，比你还小的时候，我就开始感受到了。但我不是‘超眼界’，情况和你不相同，我经历的算是‘超听觉’吧。”

乔纳思皱眉头，努力想要弄清楚：“您听见的是什么呢？”

“音乐。”传授人微笑着说，“我开始听见一些非常奇妙的声音，那叫做‘音乐’，我会在你离开前给你一些。”

乔纳思使劲儿地摇头：“不要，传授人，我希望您保留下来，在我走了以后可以有音乐陪伴您。”

第二天早上，乔纳思回到家，开心地向父母问好，而且

很轻松地撒谎说昨晚有多忙、多愉快。

他的爸爸微笑着，也轻松地说着谎，表示昨天又忙碌又愉快。

在学校，他一边上课，一边在脑海里演练整个计划。昨天他和传授人一遍又一遍地推敲，直到深夜。

距离十二月的典礼还有两个礼拜，传授人会在这段期间，将有关勇气、力量的记忆传授给乔纳思。因为一定要有这两种记忆，他才能在远方生存。他们都知道这是一段艰辛的旅程。

乔纳思准备在典礼前一天的半夜悄悄离家。这可能是计划中最危险的一环，因为违反重大规定：除非公派外出，否则任何社区居民不准在晚上离开住处。

“深夜里，”乔纳思说，“食物回收员收完晚餐的剩菜，道路清洁员又还没开始工作，所以不会有人看见我，除非有人因紧急公务外出。”

“万一被人发现，怎么办呢，乔纳思？”传授人问：“我虽然有各种逃跑的记忆，历史上也有很多避难事件，而且每件事的时空背景都不一样，可就偏偏没有跟这次类似的情况。”

“我会非常小心的，”乔纳思说，“不会被人发现。”

“你是受训中的记忆传承人，地位崇高，我想他们应该不至于太为难你。”

“我会说是记忆传授人吩咐我去办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才这么晚外出，把责任推给你。”乔纳思开玩笑地说。

两个人都紧张地笑了笑。不过乔纳思很确定，他可以带几件衣服，神不知鬼不觉地从家里溜出来，静悄悄地骑上自行车，来到河边，把自行车和叠好的衣服藏在草丛里。

接着，他就步行，无声无息地穿过黑暗，来到安尼斯。

“这里没有晚班的工作人员，”传授人说，“门没上锁，你直接进来就行了，我会等你的。”

他的父母醒来后，会发现他已经走了。他们会在乔纳思的床上找到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他沿河骑车散步，会在典礼前回来。

他的父母会有点生气，但不会警觉到出事了。他们会觉得他做事有欠考虑，打算等他回来再数落他。

他们越等越气，最后等不及了，只好先带莉莉去参加典礼。

乔纳思非常肯定地说：“不过，他们不会对任何人提起

这件事，免得别人知道了，说他们没把孩子教养好。不管怎样，大家的焦点是典礼，没有人会注意到我的缺席，更何况我已经过了十二岁，正在受训，不用跟同学坐在一起，所以亚瑟会认为我跟父母，或是跟您在一起……”

“而你的父母会假设你跟亚瑟，或是跟我在一起……”

乔纳思耸耸肩：“总之要花点时间，大家才会发现我不见了。”

一大早，传授人会请广播员帮他叫一部车和司机。他经常拜访其他社区，跟他们的长老开会；他的活动范围远达附近地区，所以这样的举止一点都不奇怪。

传授人通常不参加十二月的典礼。上一次他所以出席，是因为乔纳思被遴选上，这件事又跟他有密切的关系。至于他平常的生活，本来就跟社区的运作不相干。不会有对他的缺席有意见，或对他选在这天离开感到突兀。

等到司机和车子抵达后，传授人会找个理由将司机支开，再帮乔纳思躲在车子的行李箱里。传授人会在接下来的这两周从三餐中省下一些食物，让乔纳思带到路上吃。

典礼开始，所有的社区居民都在礼堂里。那时，乔纳思和传授人早已上路了。

快到中午时，乔纳思的缺席才会引起大家的关切。但是典礼不会因此中断——因为这不在计划中。不过他们会派人到社区各处搜寻。

在他们找到他的自行车和衣服之前，传授人已经回来了；而乔纳思在那之前，也已经独自一人踏上旅途了。

传授人回来后，会发现整个社区陷入迷惘和慌乱中。由于从未碰到过这样的事件，没有记忆可供参考，更没有智能判断该怎么做，他们只好向传授人求助。

他会来到人潮聚集的大礼堂，步上台阶，严肃地宣布，乔纳思已经坠河失踪了，并马上举行哀悼仪式。

“乔纳思，乔纳思……”他们先是大声地呼唤，就像上次呼喊凯尔博一样，再慢慢让乔纳思从他们的生活中淡出。方式是传授人引导大家念诵，通过全体复述他的名字，让声音渐慢、渐柔，直到他仿佛从大家心里消失不见，直到他变成大家口中偶发的一句呢喃。在漫长的一天结束之前，他就永远地消失，再也不会被提起。

大家的注意力会转移到来袭的记忆，传授人会协助大家度过难关。

“当然，我了解他们很需要您。”在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和计划后，乔纳思说，“但是，我也很需要您。请跟我一起走。”即使已经知道答案，他还是不放弃希望。

“当我协助整个社区作出改变，让生活更完整后，我的工作就结束了。”传授人温和地回答。“我非常感激你，乔纳思，如果没有你，我永远也想不出该如何改变。你现在必须扮演好逃跑者的角色，而我的角色就是留下来。”

“但是您不想跟我在一起吗，传授人？”乔纳思悲伤地请求着。

传授人抱住他：“我爱你，乔纳思。”他说，“但是我还有别的地方要去。当这里的工作结束后，我想去跟我的女儿在一起。”

乔纳思本来忧郁地盯着地板，听到这里不禁惊讶得抬起头：“我不知道您有女儿，传授人！您只跟我说您有配偶，我从不知道您也有女儿。”

传授人微笑了起来，点点头。相处了这么长一段时间，乔纳思第一次看见他露出真正快乐的笑容。

“她的名字叫萝丝玛丽。”传授人说。

21 逃亡

一定会成功的。经过一整天的思考，乔纳思一遍又一遍地告诉自己，他们一定会成功的。

但是到了晚上，事情发生了变化，整个计划——所有他们精心设计、仔细推敲的细节——都前功尽弃。

那天晚上，乔纳思被迫开始逃亡。当黑幕笼罩大地，整个社区沉寂下来时，他就得赶紧离开住处。这样做相当危险，因为附近有工作人员在走动，他尽量藏身在阴影中，无声无息地移动，穿过漆黑的房子和空荡荡的中央广场，朝河流的方向前进。越过广场，他可以看见养老院和后面的安尼斯矗立在夜空下。但是他不能停下脚步，已经没有时间了，每一分钟都至关重要，只要多争取一分钟，他就能逃离社区越远一点。

他来到桥上，弓着身子，快速地蹬着自行车前进。他可

以看见桥下幽暗、翻腾的河水。

将社区远远地抛在后面时，他一点也不害怕或后悔，这点连他自己都很诧异。但是就这样跟亲密的朋友分离，却让他感到无比的哀伤。他知道身处逃亡的险境中，必须保持安静。但是他希望，传授人‘超听觉’的能力，能够听见他发自内心深处的呐喊和道别。

一切的转变就发生在晚餐时刻。他们一家人一如往昔般共进晚餐，莉莉叽叽喳喳说个不停，爸爸、妈妈报告（和说谎，这点乔纳思很清楚）当天的所见所闻。加波很开心地在地板上玩耍，一边咿咿呀呀地儿语，并且不时开心地看看乔纳思。昨晚乔纳思没回来，现在看见乔纳思回来，他显得特别高兴。

爸爸低头望着这个小人儿：“好好玩，小家伙，”他说，“这是你最后一晚在我们家做客。”

“您是什么意思？”乔纳思问。

爸爸失望的叹了一口气：“你也知道，今天早上你回来的时候没有看见他，因为昨晚我们让他在养育中心过夜。我本来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可以趁你不在时，做个测试，因为他最近都睡得很熟。”

“测试结果不好吗？”妈妈同情地问。

爸爸苦笑了一下：“你说得太客气了，根本就是一场大灾难。他哭了一整夜，夜班工作人员束手无策。我去上班的时候，大家全累垮了。”

“加波，你这个调皮鬼。”莉莉指责地板上笑嘻嘻的小人儿。

“所以啦，”爸爸继续说，“我们必须赶紧做个决定。下午大家开了会，连我都赞成让加波解放。”

乔纳思放下叉子，盯着父亲：“解放？”

爸爸点点头：“我们已经尽力了，不是吗？”

“是啊，我们尽力了。”妈妈表示同意。

莉莉也点头赞成。

乔纳思勉强让自己的声音平静下来：“什么时候？他什么时候举行解放？”

“明天一早。要开始准备命名大典了，我们得尽快处理这件事。明天早上就要跟你说再见了，加波。”爸爸用他那甜美、歌唱式的声音说。

乔纳思抵达河的对岸，忍不住停下车子，回头张望。养

育他十三年的社区，在远远的后头，沉浸在睡梦中。黎明后，他熟悉的那套规律的生活模式，依旧会持续下去，即使没有他，也照样运行不辍。在那里，生活中没有值得惊奇的事物，没有不方便或不寻常，也没有颜色、痛苦和过去。

他继续快速地蹬着自行车，沿着道路前进。已经不能回头了。他严重违反规定，如果被捉住，后果不堪设想。

第一点，他在晚上离开住处。

第二点，他偷拿社区的食物。这是重罪，就算他拿的是放在家门口的剩饭剩菜，也一样。

第三点，他偷了爸爸的自行车。黑暗中，他站在停车处迟疑了一下。本来并不想拿爸爸任何东西，因为他不确定自己会不会骑这辆较大的车子，他一向习惯自己的自行车。但是，没有这辆车不行，因为它的后座有儿童座椅，他把加波带了出来。

后座的小脑袋轻轻抵着他的背，随着车子的跳动，轻轻地起伏。加波被牢牢地绑在座位上，睡得正熟。离家前，他曾将手贴在加波的背上，将最能安抚人心的记忆送给他：夜晚时分，棕榈树下缓缓摇晃的吊床；慵懒的潮水以催眠式

的节奏，轻轻冲刷着附近的海岸……记忆一点一滴渗进小宝宝的心里，让他睡得既安稳又深沉。当乔纳思将他抱到座椅上时，他一点都没受到惊动。

乔纳思知道几个小时后他逃跑的消息就会爆发开来，所以他拼命地、坚决地骑行着，希望自己不会随着时间的增加而感到疲惫。现在没有时间去等待传授人给他记忆，让他产生力量和勇气了。他只能凭借与生俱来的本能，一路支撑下去。

他绕着社区边缘前进，远处的屋舍一片漆黑。他和社区间的距离越拉越大，路面也越来越空荡，他的腿从酸痛到几乎全麻了。

黎明时刻，加波开始扭动。现在他们来到一个隔离的地段，路边树木林立。他经过一片车痕累累、路面颠簸的草地，骑近一条溪流。加波清醒了，随着自行车上下的震动，不断咯咯地笑着。

乔纳思给加波松了绑，把他从自行车上放到草地上，让他开心地在草叶嫩枝间探索，并小心地将自行车藏在隐密的草丛中。

“吃早餐了，加波。”他解开食物包装袋，把两个人喂饱，

并用杯子装满溪水来喝，然后坐到溪流边看着小宝宝玩。

他筋疲力尽，知道自己必须睡一觉，让肌肉休息一下，才能在晚上继续骑车。白天赶路，很容易被发现。

他们很快就会出来找他的。

他发现树林深处有个藏身的地方，便带着小宝宝过去，把他抱在怀里，躺下来。加波开心地挣扎着，以为是在玩搏斗游戏，以前他们在家里常玩这种搔痒、嬉乐的游戏。

“对不起，加波，”乔纳思告诉他，“我知道现在是早上，我也知道你才刚醒过来。但是，我们现在得睡觉才行。”

他将小家伙的身体拉向自己，轻抚着他的背，并轻声细语地安抚着，然后再转移一段深沉、满足、耗尽精力的记忆。加波的头垂了下来，过了一会儿，便在乔纳思的胸膛上睡着了。

这两位逃亡者，就这样在睡眠中安度第一个充满危机的日子。

飞机是最叫人害怕的东西。过了好几天了——乔纳思不知道到底是几天——整个旅程开始有了规律的模式：白天躲藏在草丛或树林里，找水，小心分配剩余的食物，在野地上觅食，好补充食物。晚上骑车赶路。一骑好几里的路程，使

得他腿部肌肉绷得很紧，一旦安顿好，想睡个觉，就浑身酸痛。不过，他的双腿也因而结实了不少，越来越不需要动不动就休息了。有时候他会把加波放下来，让他做做运动，两人一起沿着马路跑步，或一起在黑暗中穿越原野。每次他回到车边，将这个合作默契、十分顺从的小伙伴放回车上时，他的腿也得到了充分的休息，可以配合上路了。

因此，他靠着自己的体力就足以应付。逃亡前，原本传授人要传给他的那些能量，现在都不需要了。

但是当飞机接近时，他真希望自己接受了“勇气”的训练。

他知道那是飞机侦察队。机队低空飞翔，引擎声嘈杂无比，足以把他从梦中惊醒。有时他惊恐地从藏身处往外望，差一点儿就跟搜索队打上照面。

他知道他们看不见颜色，所以他们的肌肤和加波的淡金色鬈发，隐藏在无色的草丛中，就像个灰色的污点。他记得在科技课程中学过，搜索飞机是利用热感应搜寻器来探索人体温度，如果灌木丛中有两个人抱在一起，搜寻器的感应会更快速。

所以每次一听见侦察机的声音，他就伸手到加波身上，

将下雪的记忆转移过去，他自己也保留一些。他们就这样一起让身体变冷。飞机一走，他们冷得发抖，只好紧紧地互相拥抱，直到再度睡着。

乔纳思在转移记忆时，察觉到他的记忆越来越淡，也越来越模糊了。这是他希望的，也是传授人的计划：他离社区越来越远，记忆就会日渐消退，慢慢地回到人们身上。但是，目前他还需要这些记忆，因为侦察机不断出现，他得紧抓着这些有关寒冷的记忆，才能存活下去。

侦察机是白天出动，不过，即使是晚上赶路时，他也依然会警觉地聆听是否有引擎声。有时候乔纳思还没注意到，加波就听见了，马上大叫：

“飞机！飞机！”偶尔侦察机群会在晚上他们赶路的时候出现，乔纳思就会加快速度，冲进最近的大树下或草丛中，丢下自行车，让自己和加波降温。它们有时真的飞得好好近啊。

他骑着自行车冲过黑暗，冲过隔离地带，将社区远远抛在身后，进入没有标志、无人居住的区域。他依然保持警戒，留意附近可以藏身的地点，以免引擎声一出现，就慌了手脚。

飞机出现的频率渐渐少了，偶尔出现，速度也没放慢，就好像搜索行动只是走走过场，并不抱希望。终于，一整天、一整夜，侦察机不再出现了。

景观渐渐变了，刚开始很细微，并不容易察觉，只觉得道路窄了，也更崎岖了，很久没有人维修的样子。接下来，骑在自行车上也不容易平衡了，前轮老是碾过一些石子和坑洞。

有一天晚上，乔纳思撞上石头，跌了下来。他赶紧伸手护住加波，幸好小宝宝牢牢地绑在座椅上，没有受伤，只不过在自行车倒地的时候吓了一跳。但是乔纳思的手腕扭到了，膝盖擦伤了，鲜血从他擦破的裤管滴了下来。他痛苦地直起身子，扶起自行车，并仔细检查加波的身体。

他逐渐淡忘了对侦察机队的恐惧，开始在白天上路，但是新的恐惧又出现了，因为不熟悉的景致，隐藏着他难以理解的危险。

树木越来越多，道路边的森林漆黑、浓密又神秘。溪流

22 亲身体验

不时出现，他们也经常停下来喝水。乔纳思小心地洗着受伤的膝盖，碰到擦伤的皮肉时，忍不住缩了一下。原本肿大、疼痛的膝盖，在冷冽的山涧溪流浸泡下，终于慢慢地消肿、不痛了。

他重新体认到，加波的安全全靠他的毅力。

有一天，他们看见从没见过的瀑布，也看见从没见过的野生动物。

“飞机！飞机！”加波大叫。乔纳思虽然已经好几天没有看见飞机，耳边也没听见飞机引擎的声音，他还是不加思索地冲进树林，将自行车停在灌木丛里，然后伸手捉住加波。加波胖胖的小手指向天空。

他惊恐地抬起头来。还好，不是飞机。他从没亲眼见过这样的生物，但透过他那日益消退的记忆，他认出那是经常出现在传授人记忆库中的动物——鸟。

很快，路边出现了很多飞上飞下、啁啾鸣叫的鸟。他们也看到鹿。有一次，看见一只有着红棕色皮毛、一条粗尾巴的小动物，站在路边好奇地看着他们，一点也不害怕。乔纳思不知道叫什么，就放慢自行车的速度。他们彼此好奇地张望着，直到那只小动物转身，跑进森林里不见了踪影。

所有的事物是如此新奇，让他内心充满敬畏。过去的生活单纯到每桩事都可以预期，现在竟然是每转个弯都会遇见令他惊奇的事物。他一次又一次地放慢自行车的速度，充满欣喜地看着路边的野花，欣赏着身旁小鸟婉转的歌唱，或风儿吹动林间树叶的姿态。在社区生活的十三年间，他从未经历过这般生动的幸福与快乐。

但是，他的内心也同时隐藏着绝望的恐惧。最大的恐惧是他们可能挨饿。现在他们远离耕作区，已经不太可能找到食物了。他们上次在最后一个耕种区收集来的马铃薯和胡萝卜，存量不多，吃完以后，就什么都没有了。最近，他们经常饿着肚子。

乔纳思跪在溪边，想用手去抓鱼，但徒劳无功。于是改用石块砸，结果还是无效。他失望极了，但依然绞尽脑汁，利用加波毯子上的绳子，缠住一根根弯弯的枯枝，做出一张代用鱼网。

经过无数次的尝试，这张鱼网竟然捕到两条滑溜溜的小银鱼。乔纳思找了一块尖锐的石头，把鱼切成小段，一些喂加波，自己也吃一些。他们还吃了一些莓子。本来还想捉一只鸟，但是没有成功。

到了晚上，加波安稳地睡在他身边，乔纳思却睡不着，饥饿折磨着他，让他想起以前在社区时，每天每户人家都可以收到餐点。

他试着运用逐渐模糊的记忆，自己创造出一份大餐，还加上短暂的扑鼻香味：陈列着大块烤肉的宴会；摆满了厚厚奶油蛋糕的庆生会；结实累累的水果迎着阳光垂挂在枝头。

但是当记忆退去的那一刻，痛苦、噬咬心田的空洞立即漫上他的心头。乔纳思突然闪过小时候的记忆，他曾经因为用错一个“饿死了”的词，而被严厉地责骂。大家告诉他，你绝不可能饿死。

现在他就快要饿死了。如果他仍留在社区里就不会有这样的遭遇。事情就是这么简单，他曾希望可以选择；但真正面临选择的机会时，他却选错了。他选择离开，所以现在要挨饿。

如果他留下来……

他继续思考，如果他留下来，他会在其他方面挨饿，也会因为生活中缺乏感觉、色彩和爱而处于精神上的饥饿状态。

加波呢？加波如果还留在那儿，根本连命都没了。所以

那里不是选择留下的地方。

吃不饱，让乔纳思骑起自行车来，犹如在打一场硬仗。他同时体认到他正在翻越长久以来梦寐以求的事物：山丘。他奋力地蹬着自行车，受伤的膝盖传来阵阵抽痛，但他还是拼命向前。

气候也跟着变了，一连下了两天的雨。乔纳思不曾看过雨，虽然他在记忆中经历过，也很喜欢雨，很享受那冰凉的感受。但现在可不同了，他和加波又冷又湿，衣服一直干不了，就连偶尔露个脸的太阳也无济于事。

在这段漫长、可怕的旅程中，加波都没有哭，直到这一刻，饥寒交迫，身子虚弱，他才哭了出来。乔纳思也哭了，除了和加波相同的理由外，他流泪是因为害怕自己救不了加波！他已经不在乎自己了。

22 向往的地方

黑夜慢慢地笼罩下来，乔纳思越来越肯定，目的地就在前方不远处。只是，没有任何感官支持他的感觉。除了无数条迂回交叉展开在前面的狭窄道路，他什么都看不见，什么都听不见。

他感觉得到“别处”就在不远的地方，却不确定自己是否到得了。冰冷的空中开始飘下无数回旋的小白点，模糊了他的视线，他的希望也更加渺茫了。

加波身上只裹着薄薄的毯子，他弓起身子发抖，却仍乖乖地坐在后座上，不做声。乔纳思担心地停下自行车，将孩子抱下来，心疼地发觉加波的身子非常冰冷、虚弱。

现在他们站在寒冷的山丘上，双脚快要瘫软了。乔纳思打开上衣，将加波搂进赤裸的怀里，再将那条破烂、肮脏的毯子盖在两人身上。加波抵着他，无力地蠕动着，发出微弱

的呜咽声，四周再度恢复到无边的沉静之中。

那模糊视线的小东西，突然触动了乔纳思久已遗忘的记忆，他想起这小白点是什么了。

“这叫做雪，加波！”乔纳思轻声说，“雪花从天空飘下来，好美啊！快看！”

这个好奇、机警的小孩现在没有反应了。乔纳思在夜色中看见他小小的脸蛋靠在自己的胸膛上，原本鬈曲的头发早已黯淡无光、污秽不堪，苍白的脸颊上留着两道小泪痕。他双眼紧闭，一片雪花正好落在他轻轻颤动的眼帘上，带来瞬间的闪光。

他再度蹬着自行车用力往前踩，一段陡峭的山丘赫然耸立眼前。即使是大晴天，想骑上这座山丘都非常困难，更何况现在雪越下越急、越下越大，遮蔽了整条狭窄的道路。乔纳思用麻木、疲惫不堪的双脚努力蹬着踏板，但是前轮几乎没有在转动。最后自行车停了下来，再也无法前进了。

乔纳思下车，任由自行车翻倒在雪地上。他好想也倒在自行车旁，和加波一起投进大雪柔软的怀抱，贴向夜晚阴暗的胸膛，沉入温暖舒适的梦乡。

但是已经走这么长的路了，他一定要继续走下去。

原有的记忆已经被他抛得远远的了，脱离他的保护，重新回流到社区人的头脑里。他还保有什么记忆吗？他还拥有最后一丝的暖意吗？他还有力气去传送记忆吗？加波能不能接收得到？

他将双手放在加波的背上，试着去回想阳光。一开始，似乎什么反应也没有，就在他的能量快耗尽的当儿，突然有一丝细微的热感爬上他冻僵的双脚和腿上。他的脸庞开始发红，手上原本紧绷、冰寒的肌肤，也开始放松了。他多么想保留这股热气，让自己曝晒在阳光下，不再忍受寒冷的痛苦。

但这念头稍纵即逝，他迫切地想把这股暖意跟怀中的小人儿分享。传送的过程让他痛苦万分，他还是尽力把温暖的记忆转移到他手上那瘦弱、颤抖的身躯上。

加波抖动了一下。好一会儿，他们就这样拥抱着彼此。虽然身边依然是令人目眩的白雪，却感觉自己在温暖中获得重生的力量。

乔纳思开始步上山丘。

记忆短暂得令人扼腕。在黑夜中，他没走几步，暖意就消失了，他们再度回到冰冷的天地中。

但是他的内心已经警醒了。即使他只被温暖了片刻，却足以赶走所有的倦意和沮丧，重拾求生的意志。他移动没有知觉的双脚，快步前行。这座山丘故意刁难似的特别陡峭，白雪和疲惫还是阻碍他的前进。他没走多远，就绊倒在地。

膝盖是那样沉重，他再试一次。他的意识又捕捉到另一个温暖的记忆，他赶紧留住它，让它扩大，再传送给加波。通过这短暂的温暖，他的精神和力气又提振起来，他站了起来，继续往上爬，怀里的加波也跟着动了一下。

但是记忆很快又消退了，只留给他更冰冷的现实。

要是他在逃跑前，从传授人那边接收到更多温暖的记忆就好了！不过，现在想象这些假设的状况已于事无补，当务之急是专心移动脚步，让加波和自己能保持温暖，继续前进。

他往上爬，停下来，再利用片断的记忆，让两个人重获温暖，那段记忆很有可能是仅存的了。

山顶看起来如此的遥远，他也不清楚山后头是什么，但眼前别无选择。他迈着沉重的步伐继续往上走。

快接近山顶的时候，情况有了转变。他不再获得温暖，感觉上更虚弱、更寒冷。同时他并非不再感到举步维艰，一

双冻僵的脚、累极了的双腿，就快要抬不起来了。

但是，突然间，他觉得好快乐。他回想起快乐的时光，他想起自己的爸爸妈妈，想起妹妹。他想起朋友，亚瑟和费欧娜。他想起传授人。

欢乐的回忆在他全身弥漫开来。

他抵达山顶了。他可以感觉到覆满白雪的双脚现在是踩在平坦的土地上了，再也不用往上爬了。

“我们快要到了，加波。”他轻声地说，内心涌出莫名的信心。“我记得这个地方，加波。”这是真的！这不是一个微弱、模糊的回忆，这次不一样。这是一个他可以永远保留的记忆，一个属于他自己的记忆。

他抱紧加波，轻快地抚摩他，给他温暖，让他继续活下去。寒风凛冽，大雪依然纷飞，模糊了他的视线。但是某个地方就在眼前，只要穿越这层眩目的风雪，他们就可以寻到温暖和光亮。

乔纳思运用最后一丝力气，以及内在那种奇特的知识，找到了山顶上那架久候他们的雪橇。他用麻木的双手摸索着绳索。

他们开始往下滑。

乔纳思觉得自己正逐渐失去意识，他集中意志力让自己在雪橇上坐正，手里紧护住加波。滑板迅速地滑过雪地，风儿扑向他的脸庞，当他们笔直地滑过一个路口时，目的地似乎已经在望，那是一个他等候已久、包括了他们的未来和过去的所在。

在下滑的路途中，他强迫自己睁开眼睛。他看见灯光了，他终于认出那是什么，他知道那是从窗口透出来的灯光，在屋里有棵大树，树上悬挂着红灯、蓝灯和黄灯，一家人正在欢庆爱的喜悦，共创美好的回忆。

雪橇一路下滑，再下滑，速度越来越快。突然间，他很肯定，欢乐已在前方和下头等着他，也在等着小宝宝。头一次，他听见了美妙的音乐，也听见了人们的歌声。

穿越广大的时空，乔纳思仿佛听见他远离的那个地方也响起了美妙的音乐，不过，也许那只是回音罢了！